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六卷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六編



水東日記

水東日記序

水東日記序

同里後學俞允文撰

水東日記者，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之所著也。其書專於記事，嚴古綜今，闡諸軍國，號爲通博，書凡四十卷。以其書成於淞水之東，名爲水東日記云。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舉進士，拜兵科給事中。英帝北狩，六師陷土木，九月郕王即位，虜益屯逼都城。公時屢奏封章，皆當世急政。尋轉都給事中，山西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兼管屯田、獨石馬營等處軍務。公方有功於邊，以父憂去職。英帝復起公喪中，令無遂服，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至，則徙征蠻府梧州，兩廣接比要害處以制外蠻，通鹽利，令商賈得出境市鬻。憲帝即位，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公至，益開田，歲歲增倍，買戰馬千八百餘匹，繕治屯堡七百餘所。上嘉公忠勤，且錄兩廣功，賞賜甚厚。遷禮部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郎，卒，賜諡曰文莊。公精明經術，練達制度，廉恭孝友，兼體數器，當板蕩艱危之秋，而尤能奮忠言嘉謨以匡翼其主。自初官，通歷三十餘載，更事三世，凡國家大議，無不關決。於公眷遇甚篤，然位不滿德，

年不迨老，而諸公咸有不盡用之歎。公生平所居潔清，門無裸客，惟購書萬卷，日耽翫以自頤，殆癡寢食，故其它所著述，於諸公爲多。公之玄孫恭煥，文雅溫藉，能遵其祖德，因出斯籍，屬余題敘其首，遂謹述公之豐功偉德被於當時，而足以儀範後世，與著述之所詣，匪若閔誕破碎以廣異聞而已。

此先高祖日記，始刻於常熟徐氏者。先高祖身歷三朝，忠廉大節，名重天下。博學好古，平生著述甚多，此特一種耳。記中凡事關軍國及前輩遺文軼事，足爲史家徵信，卽片言瓌語可助談塵者，亦復採錄，宜爲海內所珍賞，非他小說家比也。徐氏刻行已久，嘉靖中始持板求售，先君命予購之，止三十八卷，取家藏本校閱，遺後二卷，癸丑歲補刻完之。予小子荏苒無成，不克仰繼先緒，願惟先世著述，流傳未廣，實子孫之責，因命工印行，特綴數語，以示後人，用致過佚之懼云。括蒼山人玄孫恭煥識。

先君官杭州抽分日，有奏議、日記之刻，方擬副刊全集，會差滿不及爲，日記卽此本是也。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六編

索隱

宋

江南野史

十卷

宋·龍袞撰

三十六編

第一册

一頁

續松漢記聞

不分卷

宋·洪皓撰

三十六編

第一册

一頁

泊宅編

十卷

宋·方勺撰

三十六編

第一册

一頁

明

流寇志

十四卷

明·彭孫貽撰

三十六編

第一册

一頁

荆溪外紀

二十五卷

明·沈敕撰

三十六編

第二册

一頁

水東日記

四十卷

明·葉盛撰

三十六編

第三册

一頁

假庵雜著

一卷

明·歸昌世撰

三十六編

第三册

一頁

清

南亭筆記

十六卷

清·李伯元撰

三十六編

第四册

一頁

春明夢錄

二卷

清·何剛德撰

三十六編

第四册

一頁

客座偶談

四卷

清·何剛德撰

三十六編

第四册

一頁

聽雨閒談

不分卷

清·桐西漫士撰

三十六編

第五册

一頁

燕程日記

不分卷

清·程穆衡撰

三十六編

第五册

一頁

金陵覽古

不分卷

清·余賓碩撰

三十六編

第五册

一頁

餘生記略	不分卷	清·陳孚益撰	三十六編	第五冊	一頁
使濱日記	不分卷	清·徐炯撰	三十六編	第五冊	一頁
使濱雜記	不分卷	清·徐炯撰	三十六編	第五冊	一頁
嘯亭續錄	五卷	清·昭鍾撰	三十六編	第六冊	一頁
京師坊巷志稿	二卷	清·朱一新撰	三十六編	第七冊	一頁
京城古蹟考	不分卷	清·勵宗萬撰	三十六編	第七冊	一頁
日下尊聞錄	五卷	清·無名氏撰	三十六編	第七冊	一頁
北平考	五卷	清·無名氏撰	三十六編	第七冊	一頁
不下帶編	六卷	清·金埴撰	三十六編	第七冊	一頁
宋稗類鈔	一至四卷	清·潘永因撰	三十六編	第八冊	一頁
宋稗類鈔	五至八卷	清·潘永因撰	三十六編	第九冊	一頁
中華民國					
新世說	八卷	民·易宗夔撰	三十六編	第十冊	一頁
洪憲紀事詩	不分卷	民·劉成馬撰	三十六編	第六冊	一頁
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二卷	民·劉成馬撰	三十六編	第六冊	一頁
續洪憲紀事詩補注	不分卷	民·張伯駒撰	三十六編	第六冊	一頁

水東日記目錄

卷第一

- 正旦冬至節導駕(一) 晦庵小學定本(一) 王忠毅打得勝鼓(二) 徐元玉王通進策(三) 奏効各有機會(二) 翰林文字潤筆(三) 土木六科點差(四) 記殺馬順等事(四) 奏請午朝(五) 奏黜寺丞馮必政(五) 漢晉唐宋戶口數(六) 京都賀節禮(六) 議王琦事(七) 太祖御製文集(七) 三楊兩王(八) 奏選官舍操習(八) 會奏遣使迎復(八) 沈簡庵詞翰品行(九) 王孟端遺事(一〇) 會議迎復儀注(一〇) 糾彈不承密旨(二) 試題不知出處(三)

卷第二

- 太上聖節請朝賀(一三) 葬地蛇盤兔(一三) 于節庵先世行狀(一四) 讀卷填榜名次(一四) 開平王祠(一五) 尹鳳岐詩諷時事(一五) 楊鴻臚讀卷求

代(二六) 妄稱細作(二六) 趁航船(二七) 奏彈內官善增(二七) 弋謙
(二七) 編次文集(二八) 看議何觀(二八) 李祭酒天幸脫禍(三〇) 解胡觀
放榜對答(三〇) 龔遂榮揭帖(三〇) 南都人物之盛(三一) 題秋胡圖詩
(三一) 顧都御史聲望(三三) 姚榮公小像(三三) 過枝(三三) 墓次焚黃
(三三) 晦庵論易服色(三三)

卷第三

二四

詹孟舉篆書(三四) 曹雲西(三四) 避天字(三四) 詹孟舉挽袁華詩(三五)
張漢傑拒叛賊(三五) 吳思庵遺外孫詩(三六) 論王子明寇平仲(三六) 僧
無言(三六) 僧景燮宗潮(三六) 諸公才學心量(三七) 廉夫題風雨歸牧圖
(三七) 黃希聲(三八) 前輩存心(三八) 燕山(三八) 黃狀元墓(三九)
吾訓導請俸(三九) 莊伯和談諧(三九) 李無易家舊物(三九) 蔣司訓(三九)
莊公瓊書畫(三九) 沈夢萱試榜文起語(三九) 小李(三九) 朱文公論
用韻(三九) 郁氏錢氏先墓(三九) 郭定襄整暇(四〇) 余尚書遺事(四〇) 長
陵所賞書畫家(四〇) 霹靂(四〇) 鴉鵲石(四〇) 不棄殘紙(四〇) 誤用古
人爵諡字義(四〇)

卷第四……………三七

- 做宋王十季三詩(三七) 車字尺遮切(三七) 蘇松依私租額起稅(三七) 劉洗馬謔語(三八) 瞿泰安(三八) 錢子予(三九) 陳祭酒至誠(四〇) 王抑庵誦古詩自寬(四〇) 盧公武兄弟(四〇) 范啓東述前輩語(四一) 歐蘇書蹟多少(四一) 聶大年警句(四一) 楊洪委任其重(四二) 記會議異同諸事(四三) 國朝狀元官位(四四) 請唯(四四) 鮮于困學壙志小像(四五) 土官名同實異(四五) 仄多平少(四六) 大學經傳次序(四六) 晦翁論追禮外氏書(四六) 方言暗合古韻(四七)

卷第五……………四八

- 左都御史(四八) 總督軍務(四八) 胡忠安自述三事(四八) 時將不敢專殺(五〇) 廣西先後守將優劣(五〇) 聶大年桃符(五二) 鄭武安剛正(五二) 徐興安論將(五三) 敕詞與部奏違異(五三) 英廟友愛至德(五三) 張夏各推所長(五五) 氏族大全多誤(五三) 珠池採珠法(五四) 採珠數(五四) 范德機書海角亭記(五五) 劉廉夫左遷絕句(五五) 內閣機宜不密(五五)

廣西帥府隸鄭宰(五) 楊文敏論進諫有方(五) 近事所始(五) 于節庵遺事(五) 吳思庵小學集解(五) 李祭酒哭姪詩(五) 盧重齋遺事(五) 奏旌脫綱王晟死節(五) 山歌(五)

卷第六

參贊軍務(六) 馬良失寵(六) 紀載張大太過(六) 大同賊婦節烈(六) 魏軒兩公清操(六) 兩術士兩弁退讓(六) 六科衙門(六) 喜信和勇(六) 都御史獨處夾室(六) 嶺北廣西淫祠(六) 試錄(六) 學士進官(六) 奇夢(六) 都察院堂扁(六) 周新遺事(六) 春帖徵兆(六) 洪武大臣賜第(六) 不序經解(六) 奏止議事官人朝(六) 陳祭酒篤於故舊(六) 節省貢使供給(六) 郊壇修東城記(六) 卓筆峰兩詩(七) 王元章畫梅(七) 陶九成著書(七) 生物足供人用(七) 教官不得任御史(七)

卷第七

後人把滑(七) 沐敬抗直(七) 玉堂賞花集(七) 交趾僞學士誇誕

(七三) 歐公再塔之謬(七三) 陳登謔語(七四) 歐公與姪帖(七四) 不信
尅擇(七五) 陳僖敏寬厚(七五) 司馬歐陽兩公薦士(七五) 歐公撰范文正
碑(七六) 詩有唐氣(七六) 黃少保才識(七六) 大臣思寵之盛(七六) 書
簡後具禮(七七) 圖記(七六) 張雲門書印譜後(七六) 制勅符璽(七九)
玉帶生卷(八〇) 俳優語(八一) 豐文慶復清敏故園(八一) 沈孟端(八二)
陳嗣初文章(八二) 金英嗣南遷議(八二) 何文淵自經(八三) 喜寧之叛
(八三) 蔡琰南歸圖(八三)

卷第八

劉詹事遺事(八四) 張文翔(八四) 衣和庵主(八五) 交誼厚薄(八六) 鄭氏
先世回定儀狀(八六) 蘇公清虛堂詩(八七) 顧魏二公歸榮令終(八八) 方
希直不拜佛(八八) 范氏家譜世系(八八) 陳古庵經紀梁氏(八九) 楊文貞
公遺囑(九〇) 論黃霸丙吉(九一) 宰相須福德才量(九二) 東坡赤壁賦真
蹟(九三) 元金臺集刻本(九三) 張養浩全集(九三) 韓令公真贊(九三)
詫異等字(九三) 興學勤教(九三)

卷第九……………九五

- 圭齋題彭氏程文（九五） 酌定白鹿書院記（九六） 夏忠靖鳴吻詩（一〇〇）
院畫皆有名義（一〇一） 東里抑庵春帖（一〇一） 劉三吾與陳南賓書（一〇一） 宋儒
批選文章（一〇三）

卷第十……………一〇四

- 崔清獻與吳彥書帖（一〇四） 黃山谷發願文（一〇五） 描朱（一〇五） 乘轎事原
（一〇六） 蘇人文學之選（一〇六） 崑山塘浦水利（一〇七） 占命決王石位壽
（一〇七） 塑工傳名（一〇七） 范裴崔周詩詞（一〇八） 納還使北進冬衣疏（一〇九）
范公歐公手書（一〇九） 碑銘不著撰書人名（一〇九） 蘇秉衡論詩（一一〇） 乖覺
乖角（一一〇） 柏子庭注磬疏（一一〇） 石川張子才詩（一一一） 彭狀元失朝
（一一一） 東里送楊彥謚詩（一一三） 官制異常（一一三） 俗語見唐詩（一一三） 大
言無實（一一三） 山谷跋黃夢升墓銘（一一四） 奏本題本（一一四）

卷第十一……………一一五

- 記王軫父家書事（一一五） 元寶（一一八） 仁廟賜徐善述書詩（一一八） 戲言取怨

(一三〇) 虞文靖朱宜人墓碣(一三二) 晦菴考定歐公事蹟(一三三) 呂忠肅遺詩

(一三三) 阮太監修營勞績(一三三)

卷第十二

..... 一三四

商氏先世公牒(一三四) 宋薦錢時省節繳狀(一三四) 胡石塘送諸生詩序(一三七)

張伯緒格言(一三六) 楊文敏碑誌等不同(一三六) 姚鉉文粹自序(一三九) 日

記故事(一三一) 劉貢父詩話(一三一)

卷第十三

..... 一三一

鄒奕等詩文(一三二) 謝友規文賦(一三五) 唐孫府君誌石(一三九)

卷第十四

..... 一四〇

宋元絳閔忠詩石刻(一四〇) 王抑庵絕句(一四二) 題清風嶺詩(一四二) 厲布衣

(一四三) 廬陵李布政楨(一四三) 波羅蜜樹實(一四三) 耽梨手卷(一四三) 二程

遺書(一四五) 西湖俗謠(一四七) 推命論相近事(一四八)

卷第十五

..... 一五〇

陸放翁家訓(一五〇) 楊大理詩譚(一五七) 呂尚書駝峰之戲(一五八)

卷第十六

.....一五九

宋名臣言行錄(二五九) 銅鼓(二六一) 編類詩集誤收(二六三) 打呵欠(二六三)

真清二韻不通用(二六三) 進士題名錄(二六三) 武安陽武兩侯遺事(二六四) 毛

牛饕羊(二六四) 榮辱進退等事有命(二六五) 文字等語識宜避(二六五) 廬山野

燈(二六六) 東里還家詩(二六七) 議論詩中用事(二六七) 劉宗器送行詩(二六八)

江氏譜記賴布衣事(二六八)

卷第十七

.....一六九

釋清澹廣輿疆里圖(二六九) 都御史題名(二七〇) 御史遷謫(二七一) 兩廣地圖

(二七二) 兩廣方岳郡守題名(二七三)

卷第十八

.....一七八

各姓宗圖(二七八)

卷第十九

.....一八八

孔氏父子奉上諭記(二八八) 太宗重修孔廟碑文(二九〇) 太祖召杜敷勅旨

(二九二) 宋文鑑編書始末(二九三) 黎恬記何忠詩并和(二九五) 呂公磯(二九六)

卷第二十一 一九七

虞文靖復楊子牧帖 (二九七) 雪菴長語西齋和陶集 (二九七) 范文正公家書

(二〇二) 三蘇文集(二〇三) 文山文集(二〇四) 記辛未廷試事(二〇四)

卷第二十一 二〇六

周益公詞科舊稿跋(二〇六) 鄉飲酒禮(二〇八) 王叔英禱雨文(二〇九) 黃氏日

鈔(二二二) 吳正道六書之學(二二三) 小說戲文(二二三) 李易安春詞(二二四)

卷第二十二 二二五

周禮序(二二五) 府衛官旗軍人數(二二九) 守衛四城官軍揭帖(二三〇) 楊文貞

歸田趣詞(三三二)

卷第二十三 三三三

文潞公新修文廟記(三三三) 夏忠靖謔語(三三五) 許可用鄉賢祠堂記(三三五)

銀青金紫(三三七) 巧對(三三八) 王交山論寇準李綱(三三八) 李性學文章精義

(三三〇) 孟氏祖庭圖記(三三二) 惹苴仁治疝疾(三三三)

卷第二十四 三三三

釋老侮孔子圖(二三三) 熊天慵修大成殿記(二三三) 清風嶺碑(二三五) 史官以
心術爲本(二三六) 李安成十九首註(二三七) 正統辨(二三八) 東里寧國府學記
(二三九) 高元之變離騷(二三九) 魏國公臨喪有禮(三四一)

卷第二十五

二四二

歌風臺詩(三四三) 太清樓特宴記三幅(三四三) 清和恭靖圖書(三四四) 俞行之
題西湖畫(三四五) 場屋文字無疵者少(三四五) 用古人語(三四六) 謝子蘭辨惑
編(三四六) 袁伯長家世(三四六) 文丞相子陞(三四七) 蘇天爵元文類(三四七)
碑刻撰書人皆非實(三四八) 唐英衛二公墳制(三四九) 吳思庵題錢氏畫像
(三四九) 寰宇通志(三五〇)

卷第二十六

二五二

錄諸子論詩序文(三五三) 于王兩公高致(三五六) 南京兩法司故事(三五九) 張
泰拒石彪索瓶(三五九) 江浙文物之盛(三五九) 岳季方答客語(二六〇)

卷二十七

二六一

姚文公陳希亮碑(二六一) 李杜器識不同(二六三) 幼善屬對(二六三) 虞邵菴三

像(二六四) 高昌王世勳碑(二六四) 曹濮河水之患(二六五) 烟墩收貯糧食柴水
(二六五) 糾劾多出上旨(二六六) 三母俱被榮命(二六六) 堂上官出自甲科(二六七)
結銜有一定之序(二六七) 偏忌不喜甲科(二六七) 桂孟平六詩(二六八) 懷來石
橋遺址(二六九) 宣府儒學聖像(二七〇) 于節菴夫婦畫像(二七〇) 史記所載
非實(二七一)

卷第二十八

楊文貞敘譜至多(二七三) 文章正宗敘論(二七三) 許文忠交吳閑閑(二七六) 許
中丞舊第(二七七) 殺虎及射野豕法(二七八) 舊碑石(二七九) 前元加封孔子制
碑(二七九) 論興安(二八〇) 禽聲類人言(二八〇) 稟受厚薄(二八一)

卷第二十九

六科舊僚題名(二八二)

卷第三十

社稷設壇石主爲正(二九六) 城隍神(二九六) 于少保文山像贊(二九七) 虞雍公
誅蚊賦(二九八) 晦庵答王子令二書(三〇一) 傳神(三〇三)

卷第三十一 三〇五

江南渾潮塞北風沙(三〇五) 偷驢賊(三〇五) 圭齋許氏贈公碑(三〇六) 集句成

讖(三一一) 海市(三一二) 土薄歲人少(三一二) 緝事軍(三二三)

卷第三十二 三二四

石亨新第(三三四) 晦庵真蹟(三三四) 山西疆里圖(三三四) 龔鈍庵民風詩

(三七七) 虞雍公奏議序(三三九)

卷第三十三 三三二

蘭亭禊圖詩序石刻(三三二) 韓魏公墳(三三八) 巡按御史(三三八) 西園雅集圖

臨本(三三九)

卷第三十四 三三〇

禱祈道釋文(三三〇) 太監陳蕪思寵(三三〇) 白樂天畫像(三三一) 西園雅集人

數(三三一) 宣府衛所屯堡等數(三三二) 蘇外同事諸將(三三四)

卷第三十五 三四〇

中堂事記紀行錄(三四〇) 元重建羊太傅碑(三四五)

卷第三十六 三四八

詩林廣記參評(三四八)

卷第二十七 三五八

記瀛國公事(三五八) 虞臺嶺觀音堂記(三五九) 廣寧伯父子名諱(三六〇) 王憚

徵夢記(三六三) 楊文敏御賜圖書(三六五) 葬穴昭穆(三六六) 達達試馬(三六六)

馬蓮花子(三六七)

卷第二十八 三六八

太宗時任事十臣(三六八) 黃東發社會記(三六八) 海角亭記全文(三七〇)

卷第二十九 三七三

寰宇通志序表凡例(三七三)

卷第四十 三七八

詳記瀛國公事(三七八) 楊鼎自述榮遇數事(三八二) 脫脫封諡(三八四) 人肉油

點不圓(三八五) 代邸金符冊寶(三八五) 劉江本名榮(三八五)

水東日記卷一

正旦冬至節導駕

冬至正旦節早，禮部鴻臚寺及科道導駕等官最先入左掖門，至中左門立候，天將明，趨進華蓋殿前穿廊，禮部尚書祭祀，復命行禮訖，導駕陞奉天殿受朝。嘗記昆陵胡公奏尚書，尚音爲上。其末云「行禮畢，請上位看馬」兩言，大聲直說，不類奏事也。

晦庵小學定本

晦庵與劉清之書云：「小學近畧修改，又別爲題詞韻語，庶便童習。」又一書云：「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畧，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云。」嘗竊以爲所謂首篇者，卽今所題數語，所謂末卷下篇，卽今外篇嘉言、善行二篇是已。今觀北京國子監小學書板，元至正十三年重刻元統癸酉 燕山嘉氏本，有祭酒王思誠、監丞危素、助教熊太古等題識，其晦庵所題，乃在卷末，目曰朱

文公題小學書後，而題辭則在卷端，是矣。吳思庵集解則曰小學書題置之題辭之前，意者本朱子大全，然大全編次倫序不能精當，恐亦未可憑也，不知思庵當時曾見此本否。

王忠毅打得勝鼓

王忠毅公爲京尹時，公退卽坐後堂，召鼓手打得勝鼓以爲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樹功名，豈亦昔人喜聞擊鼓用兵之詩者耶？

徐元玉王通進策

己巳之變，徐元玉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趣問計，以南遷對，英怫然不悅。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壕爲太監興安所鄙，一事似皆未爲得也。

奏効各有機會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卽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聞，而澄忌之。適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

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巡視兩浙鹽法，俾治處州賊，奏賊平當代，適處州奏賊復起，當劾。盛謂廷舉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後耶？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參政厚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爲士論所短，因奏逮治之，廷舉尋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閩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無善舉，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還之，命下纔數日，計其還必再餘月也，一日午後偶暇，爲草疏，適書人又皆具，既成，視日尚未暮，遂封進。少頃得旨，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楷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添易原疏首尾而廷諭之，楷繇是罷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事適相類，因併記之。

翰林文字潤筆

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猶然，此莫可曉也。嘗記一日過錢原溥翰檢第，強予宿，初不知其意。黎明起，而其夙所約張士謙先生來，一相者繼亦來，相者目先生良久，首曰：「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氣力。」先生大笑而却之，曰：「吾永樂中爲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時年嚮壯，有志文翰，晝夜爲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非如今人來乞一詩，則可得一贊見幌帕。向非吾弟貿易以資我，我

何以至今日耶！繇此觀之，當時潤筆亦薄已。

土木六科點差

己巳七月十五日，六師明日在行，六科議，兵刑二科文書多，獨用二人，兵科都給事中姚銑，其次則盛，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輝，其次卽季聰。皆治裝矣，未申間忽禮科約具奏，乞點差，蓋章瑾憚行，聞都察院、尚寶司得旨俱用次一人，因有此舉。俄而六科奏下，俱掌印官行，而姚、鮑因得盡節，瑾竟以此得罪謫死。乃知一行一止，死生榮辱，固自有定，私智小數之人，乃欲以區區心力勝之，不亦愚乎！

記殺馬順等事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當別有處。」衆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免冠有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叩首。已而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號膝行而前，去袍服纔咫尺。忽王給事中竝衆中起，摔馬順至前，曰：「姦臣黨在是！」於是駕起門掩，一閃間，足履之下，屍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軍衛官候左掖門，諱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較尉摔

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駕既行，使人于門內伺外人何爲，而惟聞此言，以爲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駕出後，門禁頗嚴，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殺兩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磚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與作樣子。」門官不能答，儀公氣亦足多云。

奏請午朝

季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一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划龍船，朝下卽事射魚，酣笑爲樂，或日昃始休。奈何？予因有午朝之請。奏既入，內批卽下，刻日受朝。頗聞此事蓋太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情乎當時外間諸公所見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記。

奏黜寺丞馮必政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初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丞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佻矯妄，士倫耻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以爲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學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繇其道，當黜，以示懲。會上

親擢舊宮臣張文爲南京太常寺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從六科言，削職爲民，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漢晉唐宋戶口數

漢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興復，至永壽中，亦僅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纔百四十餘萬耳。晉武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年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漸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全盛時，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安史之亂耗散，至於武宗會昌中，纔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五代逐處各有數十萬而已。宋太祖建隆初，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至開寶九年，加至三百九萬五千四百，太宗增至四百餘萬，真宗又增至八百餘萬，仁宗天聖一千一十六萬，慶曆二年，至一千三十萬，八年則一千九十六萬餘也。包孝肅云。

京都賀節禮

初，京都最重冬年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置一冊，題名滿幅。己巳之變，此禮頓廢。景泰二年冬至節，禮部請朝賀上皇於東上門，詔免賀。舊凡遇節，鴻臚尚寶中

書、六科直廬相接者，朝下卽交相稱賀。是日，予親見鴻臚佐貳邀大興楊公偕走賀，公曰：「太上爺爺不得一見，尚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寥，不復昔比。

議王琦事

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軌、楊俊爲都指揮王琦奏龍旗寶纛事，予與季聰謀，議既定，二章同上，一章以釋上怒，一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上所怒罪人，欲營救之，非私而何？事壞則我當有辭，我等不預知也。」季聰導之曰：「流俗佛語不有荷擔如來乎？從王琦則於法制有違，不從王琦則得罪君父，軌等處此亦難矣。有司以上付之言官，既不敢言，若言官又不言，軌等其何辜？」俄而得報，衆皆稱快，其正事體一章且留中，於是言者有愧色。事具奏草。

太祖御製文集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奇古簡質，悉出聖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賜劉伯溫書誥等文，及嘗見賜孔祭酒書真跡，皆是也，然多不在集中，則知寶藏天府不啻人刻者尤多。但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曉耳。

三楊兩王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焉。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奏選官舍操習

盛奏選京師官舍家人操習，以備非常，及乞榜禁諭流言，事見奏草。當時有宥密大臣讒盛於中者，曰：「此事因給事中有子與官舍鬪，鶻不勝，被辱懷忿，而有此奏。」時盛有子僅再周歲，亦在原籍，乃知古人無兄盜嫂之謗有之矣。

會奏遣使迎復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請遣使迎復，當從。明日，上立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管印官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爲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玉色稍不怡，曰：「當時大

位，是卿等要我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對，以爲「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舒邊急耳」，辭暢而意婉，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羣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與安匍匐而出，呼羣臣言：「爾等固欲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王公面發頰，大言曰：「大人豈可爲此言？今日羣臣皆在此，皆朝廷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愈厲，與安爲之語塞。既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興安雖短于才，溺于僧佛，誤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廉守，人不易干以私，惟于迎復，則深可罪也。

沈簡庵詞翰品行

大理少卿致仕雲間沈簡庵先生，草聖擅一時，真行皆佳，尤長于詩，有集二十餘卷。先生端厚謹恪，好獎借後進，皆出誠意，而取與則甚嚴。嘗有季訓導者，介先生之友求草書，且欲識姓名，先生忽有思曰：「得非曩許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翌日固請，先生爲易題計某以外之，其介又如此。早年與兄自樂學士同在翰林，遭際列聖，榮遇罕比，而伯仲同居，友弟之行無間言，縉紳中以爲莫及。先生正統中既得請致仕，未朝辭而遽聞變，故言及輒隕涕。

行次直沽，手書近體一律寄予，極其悲憤，卒章有「三秋景物偏蕭索，清淚平添衛水波」之句，今軸藏吾家。

王子孟端遺事

毘陵王紱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訂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稱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籥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扣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駘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會議迎復儀注

上皇駕將旋，禮部累有會奏言迎復事，上屢以虜情多詐為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輿情甚欣慰。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虞儀注之議繇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尚書

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辨？」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爲三法司所憎，云：「爾禮部事當奏卽自奏，何必要我連署耶？」會奏外，惟翰林簡討邢讓一奏首有「前次勅書不具迎復上皇之意」一言，真爲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內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旨以爲「讖朕」者也。

糾彈不承密旨

初，凡有彈糾，必六科先承密旨，十三道則因之，若不繇先言，實自盛等始。都督楊俊有罪，自宣府還，俟其鴻臚報名，卽預進奏，明早舉劾，兵部亦以此爲言，而不知其所託者俊之黨也。俊又結鴻臚，云昏晚得報。以是，盛等早將人朝，始知之。盛與同官捧奏詣左掖門，門內寂然，惟窺見籠燭照地，卽扣門投奏，門隙中中官曰：「此際駕將行，何敢進奏？」盛曰：「今早有當言事，若有誤進奏，駕出不得言，卽有罪，皆不可辭。」中官語塞。遽趨走捧入，既而楊俊就逮，不復得請幸免矣，此前未有也。

試題不知出處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

〔一〕「已而」二字據明弘治本增補。

〔二〕「有集二十餘卷」，明弘治本作「有詩二千餘首」。

水東日記卷二

太上聖節請朝賀

景泰元年，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詔免朝。二年，盛與季聰約，當草疏借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皇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久當誼愈深而禮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爲非便，遂已之。御史盛咏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咏曰：「己不爲，又沮人不爲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惟劉溥原博以予言爲然。近聞盧指揮奏許以來，然後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葬地蛇盤兔

居庸以北，俗擇葬地以驗蛇盤兔爲上，昌平侯楊洪赤城葬母處亦然。意者，地氣溫暖，二物皆穴焉。偶相值而相持，亦適然耳。昧者至爭地盜葬，訐訟連年，感哉！

于節庵先世行狀

于節庵之先世有顯宦，至其父，幼孤貧流落，雖知家世之貴，而不能詳。所知者，黃鶴山有先塋，其兄弟名山壽、海壽耳。節庵既長，爲董鏞先生壻。先生藏書有元黃文獻公潛集三山大字本，載湖南宣慰于九思行狀，可考節庵能知其先，以得此文焉爾。然則人品家世，託之名筆，其效有如此。夫董先生子中書舍人瑛與予鄰居，間語及此事云。

讀卷填榜名次

景泰二年，予爲殿試彌封官，知讀卷事。第一甲蓋闈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送讀卷諸大臣，且曰：「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少頃，闈老收上一等，則判二甲，次二等則判三甲也。第一甲三卷，闈老圈點畢將午，三人者持詣文華進讀，午後填黃榜，明早榜出矣。蓋辰、巳二時，榜中人次第已判定，若曰須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又聞試場卷子，榜中榜外，固有相去不甚遠者，數盡卽止，無如之何。因記周文襄公行部至崑，嘗問及舉子曰：「年少者多遺行，彼氣銳利得，且科第自有命耳。」當時甚訝其言，乃知此老曾見此事，敢爲此言也。雖然，亦豈止科第爲然哉？

開平王祠

獨石城堡，今開平衛治。初，陽武侯薛祿奏築城，遷衛于此。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實奉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角地，以爲必王侯可當此。楊昌平時爲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己巳春，泉水果澁不流，今則復汎溢矣。昌平第潭潭餘百間，都御史李公下予相度，撤其材，以飾樓櫓營壁之經兵火者。其關將軍祠，深麗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得宋學士所撰開平王常忠武公碑文，因唸于衆，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漠北，普道此。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爲開平王祠。」仍環書碑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言，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曰：「昌平爲楊王，昌平爲人，雖多事先聲，要必曾有是說。」

尹鳳岐詩諷時事

尹鳳岐先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節之最能記，予僅記其一首。時應詔舉賢良方正，卽得授八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早去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楊鴻臚讀卷求代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時預讀卷。公素多笑謔，是日莊重自將，持卷一一詳簡視訖，收置端好。衆以公少文，竊窺議之，莫可知其如何。俄而尚書泰和王公讀卷畢，公徐起，手卷子納案上，作一揖，王公握手却之，公又一揖，不交語，斂容而退，於是王公代爲品第而還之。衆繇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然也。

妄稱細作

真定邏卒獲一人，爲虜語甚習，以爲「先被虜見留。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中數日，而今抵此，蓋先爲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奏：虜酋爲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荆等關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欲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涑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家人，居京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作業，被捶楚，潛匿於外，妄爲此言，彼邏者從而傳會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趁航船

吳思庵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奏彈內官善增

景泰二年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熾日甚。且聞大臣中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門，如往年之事王振者。季聰偕六科十三道上言，盡暴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既成，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趁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蓋厚嫉大臣之儉小者也。既奏上，即命錦衣捕治之。後雖復釋，然迄今不復肆云。

弋謙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聲仁廟時。歲己巳，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甯懋、真定同知阮遷、干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犯紫荆口，時石亨爲時倚重，偕于尚書治兵土城外。衆議欲以通副亨，及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

不能也。謙則力言宜專用通，衆導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奏留之，繇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累有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編次文集

古人製作，名集編次，多出於己，各有深意存焉。或身後出於門生故吏、子孫學者，亦莫不然。周必大所識歐陽文忠公集，亦可見己。今人不知此，動輒妄意併轄編類前人文集，如處州葉學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文粹；江西文山先生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四川等處宋學士文，覽者當自見之。其尤謬則蘇州新刻高太史大全集也，太史岳鳴集九百八十七首，後人足成一千首，大全集又合爲二千首。其姑蘇雜咏一書，自有序，乃爲牽裂置諸各體中，如白龍廟迎送神曲，刪去本題并註，引人曲類，題曰迎神曲、送神曲云，奈何！

看議何觀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舊老，少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忤旨，下六科

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葉辭，過罪觀，季聰導之易，不從，亟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葉閱，玉卻以「上促奏，急閱之，恐緩。」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疏謬，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姦，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葉須再易。」玉曰：「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概指王直等爲老猾非宜，或可回悟上心。」季聰言：「所引春秋『公會戎于潛』，亦非胡傳本意。」玉以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對。盛以玉遂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事，不易或可。若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觀嘗考滿，不得陞，私憾吏部，爲此十三道已具此說，葉不具此，已輕矣。」蓋時有大臣新遷吏部者，嫉科道爲此說也。玉素于盛厚，因附耳喻此意，盛曰：「雖不具，具等耳，葉必再易。」玉曰：「君奈何執欲佑觀？」乃謂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上雖怒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至今罪王振、馬順。諸君而爲此，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爲之，而朝廷受不容言者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耶？」玉意若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經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謂「明正觀罪，以爲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爲老猾」，於是衆皆曰好而退。既而奏人，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若干，且調外。後乃知奏惟去冒頭，餘皆如舊，葉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及杖觀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玉，不霄壤異耶？

李祭酒天幸脫禍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繫獄，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鞫焉。俄又命錦衣指揮王某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而先生至，適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上出，有問，某具以對。上稍悟，命仍就獄。蓋王被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於端門左右，而立俟於西長安門外，久之始得之。守衛者曰：「罪人人久矣。」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解胡觀放榜對答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出身不繇甲科，詫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龔遂榮揭帖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羣立傳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趨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登極詔旨，以爲「繇此而觀，上

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爾。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未有書上修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甚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高學士，衆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上意屢以虜情多詐爲疑，此所言若封進，見朝野同情，或可感動上心。」公走，質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以告于少保，于第言：「使封進，亦無妨。」蓋其意亦持兩端。因詣禮科草疏同上，疏謂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俄頃，得旨繳進，時衆候諸塗扣之，胡公欣欣言：「適三法司云不可進，已還之高矣。茲復取來，故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龔千戶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獄。門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具奏，坐不應。尋會赦得釋。聞龔千戶其名遂築，惜不曾識之，而揭帖亦留中矣。

南都人物之盛

南都數年前，一時人物之盛，勳舊之賢，如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豔發，如少卿楊公，志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惜乎，二公嘗請老而不得，近爲南京十

三道官詆其貪戀，時論爲之不平，二公亦因是去矣。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哉！

題秋胡圖詩

題秋胡圖詩二首，其一曰：「郎恩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膺。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其二曰：「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或云後一首趙松雪作，善爲秋胡解紛，前首不知何人作也。

顧都御史聲望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或以爲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我知不善則當去，我何可徒言哉！且晚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爲驗。往往有挽驢駐馬折而遺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憎伏彈壓之實焉。」

姚榮公小像

劉原博嘗見姚榮公小像，僅寸許，周遭皆書公詩句警聯，如詠園扇云：「掩歌聲不散，障月影同圓。」御溝詩云：「靜涵金殿影，清斷玉街塵。」此類甚多。

過 枝

別集詩題有折枝禽鳥者，非也，曰過枝可耳。

墓次焚黃

焚黃之禮，行於墓次，蓋自宋世已然。朱子亦云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得贈謚，其家則惟告廟云，今則世皆然矣。意者，流俗以加有官封，必爲明器人馬僕從類，非祠廟中所可容，亦以義起然爾，無他據也。

晦庵論易服色

「思陵已入土，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爲革去千古之弊；而百官俱用紫衫阜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爲嫌，不肯素服，議者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鑒其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語從吏車帷當易紫以青，適未卽出，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蓋于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此朱晦庵云。

水東日記卷三

詹孟舉篆書

詹孟舉篆書唐人早朝詩四紙，孫叔英得之談以宗家，用筆絕類秦不華王貞婦碑。一題「孟舉」二楷字，皆有姓字圖書印。孟舉篆書，余獨見此云。

曹雲西

松江曹雲西善詩畫，家富盛極一時。其孫幼文號雪林，客授孫至德家。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錫塗之，月夜携客痛飲，稱瑤臺云。其侈靡至是，蓋元氏習俗也。一鄉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玉山可相伯仲，他貴富有餘而文采不足者不與焉。雲林、玉山事當別有記，要之其富而不知節，可爲後世戒耳。

避天字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堯」，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蠡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不無感於往事焉。

詹孟舉挽袁華詩

袁子英晚年惟一子生申，爲縣吏，坐累，并子英徙南京以卒。詹孟舉挽詩曰：「吳門山水隔陳雷，魚雁依然得往來。書後常思洞庭橘，詩中人寄隴頭梅。但知抱道非貧病，誰料生兒是禍胎。老淚盡從枯眼出，西風遙洒鳳凰臺。」葛芳蓀父晉仲翁能誦此詩。袁宗魯云。

張漢傑拒叛賊

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有姻媿，張、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松江錢鶴臯作亂，遣人詣張，請相結納爲應。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叛耶！」大書「叛賊」二字，黏諸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去。漢傑曾孫舉能言之。

吳思庵遺外孫詩

錢知府昕初習舉子業，從節之游，其外祖吳思庵先生作小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隲二文章。」錢故富家，先生此詩，蓋懼其或至於驕而墮，亦規諷之意也。

論王子明寇平仲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寇平仲皆偉然一代人豪，然天書之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能正其終。二公且然，其於王欽若、丁謂，尚奚責焉！

僧無言

至訥無言，福嚴寺僧，善詞翰，所交皆一代名人，趙松雪、馮海粟、柯丹丘、鄭尚左、陳衆仲，最後亦錢惟善輩。有詩文真蹟在孫叔英家，無言卷尚留寺中。

僧景變宗潮

福嚴寺老僧景燮，頗能詩，先人極與相好。嘗中夜對飲，時予八九歲，侍几傍。僧云：「夜深燒燭短。」予應之曰：「話久引盃長。」僧大喜，以予能記杜詩，而予實未讀杜詩也。景燮瘦削，有寒士氣，澗山釋宗潮豐厚而凝重，二僧爲一時鄉里所推，先人嘗云：「潮外而燮內。」云。

諸公才學心量

楊文定公最善王簡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卽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誤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卽已之。曹文襄性敏，大篇下筆卽成，馬狀元尚書措詞頗澁，每爲文襄所譏切，馬不介也。一日錢客，所序文出文襄，反復餘千言。二王先生適在座，文襄舉似之曰：「草草寫成耳。」二先生看讀畢，僉曰：「才長，才長。」諸公才學心量之不能同，此亦可見。

廉夫題風雨歸牧圖

張仲珪先生家藏風雨歸牧圖，楊廉夫題曰：「牧牛值風雨，箬笠幾去手。不在風雨前，不在風雨後。」爲妄人改「手」爲「首」，幸墨蹟濃淡，隱隱可見，不識古人用字意趣耳。

黃希聲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授徒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先叔祖手携家兄仲盞從之學，三日不授書，唯命以正立，必欲堅不動。或怪以爲問，曰：「讀書易耳，爲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爲善教。鄭有林先生初作先祠，客有問資價者，鄭對以工費之詳。適希聲在座，客退，希聲曰：「設後有問，當惟舉木石工價，若飲食日費，略之可耳。蓋好事須從臾，不則恐沮其志也。」

前輩存心

夏忠靖公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始就寢。胡毘陵尚書凡一新服成，必人朝見君，後始常服見客。楊東里少師一日新修廳事，門成，戒兒曹亟治具，邀楊仲舉先生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仲舉蘇州人，宋和王之後，官至禮部尚書。前輩之存心，有如此者。

蒸山

嘗過光福葉子昌家，閱其譜，婿陳璣、宗人夢得皆有序。所錄宋金紫裴恭公墓銘，云葬貞山。盧熊郡志有蒸山，又云裴恭葬真山者，疑爲嫌名，改蒸爲真耳。以予觀之，葉氏銘未必失實，豈本貞山，後人訛爲蒸，而真又譌於刻工耶？時旁多蘇士，有云姑蘇諸山，惟真山可卜雨，有雲氣上騰，則雖晴必雨。豈又以此而爲蒸耶？子昌與予同姓名，尚有宋譜三通，其二裴恭之子侏，其一外氏凌姓者云。

黃狀元墓

鄧尉山中峯東北向，居人相傳地名黃墳，蓋宋刑部尚書黃狀元墓也。贈工部尚書崑山王公永和夫人卒，得葬地於此，勅營墓焉。黃氏故物可見者，一石人半身，裳衣之制儼然，今壘石牆下。塋牆石窻一方，雕刻極工緻，今在王氏庵中。墳下石甃小河，亦極齊整，今於淤泥中，疏出通流。

吾訓導請俸

訓導吾豫，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奏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侍郎曰：「是嘗攬我兵部者，何可與之？」尚書泰和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

亦莫能與也。豫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於兵部，于公見公牘，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遽與準收。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莊伯和詼諧

莊伯和，碩渙名醫，好詼諧。一日，李無易遣家僮持簡詣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和給之曰：「若翁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且書片紙以復曰：「來人面稱名姓，爵馱藥磨兩遭。」無易得之，大笑，即令仍負磨以還。前輩善謔，風味如此。伯和子允恭，誠確老醫，常往來吾家，猶及識之。

李無易家舊物

李無易名庸，一字無逸，碩渙巨姓，頗尚文學。國初，坐累徙雲南，發龍江，寄親友詩曰：「不識雲南路，今過第一關。□□□□□□□□□□。舊驛連新驛，前山接後山。我心無愧怍，天道有時還。」鄉間往往見無易家舊物，孫叔英家有洪武初行鄉飲禮詩卷，余燦序，趙丹林龍角鳳尾金錯刀竹二幅，趙松雪小蓬萊三字刻匾，字本顧玉山家物，顧一孫贅李，字因在焉。字初爲村氓得之，以其背斷草豢豕云。野水舅家中吳紀聞殘帙，即余得之而失去者。先孺人

嫁時青銅大鼻鏡，皆李氏物也。

蔣司訓

山陰花溪蔣貴達老先生顯，司訓崑庠，質實敢言。一日，郡守況侯鍾行部，侯嚴不可近，先生遽進告曰：「頃見郡中新刻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何可經也？」衆爲之驚慄。侯待之殊從容，徐曰：「偶見此本，改則未敢耳。」先生極知愛予，鄉試就考者衆，予以學未至不欲預考，先生強之再三，且擁予入察院門，是年果止予一人在選中。

莊公瑾書畫

莊瑾字公瑾，號采芝，龍江章氏之後，晚居李墟。能詩，善草書，學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尤長於畫，師法夏珪、馬遠，蓋張可觀以後一人而已。爲人雅淡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己，鶴唳竟日。畫或頃刻可成，或數日不欲著一筆。與同里沈夢萱先生契厚，今沈氏收書跡畫本特多，寒山拾得像、春江送別圖，皆不媿古人。詩帖有「酒熟床頭雪滿缸，南墟書屋正春寒。」
□□□□槽鵝掌□□□□凍紫裙等句，其風致可想見也。

沈夢萱試榜文起語

松江李墟沈夢萱先生資深，永樂中舉，略通書史。吏部試招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昆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畫命題，即走筆一律，其警聯有「玉沙十里江村暮，鐵笛一聲烟雨秋」之句。吳思庵先生舉堪任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兩事頗相類。論，今思庵集不載。

小李

程明道先生外舅彭侍郎思永行狀云：「蜀人以交子貿易，藏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稱人中如己物。公捕獲一人，使疏其黨，得十餘輩，黥流之盜遂絕。」此即今京師小李之類。小李云者，意爲昔時此賊之首，猶健訟者所云鄧思賢耳。

朱文公論用韻

朱文公答鞏仲至曰：「用韻多所未曉，古韻雖有此例，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叶，亦是秦語，以『興』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又題黃叔皇楚辭協韻謂：「傅景仁云：『漢書高惠功臣侯表』符『與』『昭』韻，『西南夷』兩粵傳『區』與『驕』韻。蓋本大招『昭』與『遽』同韻。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遽』字入『招』韻，正出此耳。蓋字之從『處』聲者，噓、臄、醜平讀音皆爲彊，然則大招之『遽』當自彊而爲喬，乃得其讀也。」公又有楚辭辯證上下卷，此論尤多，學者不可不知。

郁氏錢氏先墓

予在邑庠時，庠友吳芳廷實家畦菜得故塚，誌石見，題云：「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葬。」常熟醫學訓科郁哲智，其家相傳先世葬崑山高平橋西，但不知其處耳。至是得墓銘拓本，與譜合，欲訟之官，繇是墓歸郁氏，至今封樹蔚然。景泰中進士蘄州錢源者，嘗以公事至崑，訪其祖壙，錢云：「聞之乃祖，吾家墳在學之西北，故郁氏姻也。」學西北郁氏墓旁雖多地，據地者以無所考，不可得。沈通理爲出其家藏雜錄詩文小冊，有洪武七年縣人盧熊所作錢瑞妻章氏墓銘一通，其文曰：「葬縣治西南，郁氏先塋之東北。」據地者始無可辭。錢且訪郁，考其故譜，乃知郁之婿有錢道判官，郁衰，有功於郁，郁因以一子後之，冒錢姓云。兩家今通譜。

此二事出一家，固甚奇，亦可見墓文之不可無也。

郭定襄整暇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一日，達賊迫城下，人心洶洶。自登城視師，酣戰間馬溺于前，左右急呼：「用草裹去！」公笑曰：「草菓好喫，鷄生也。」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

余尚書遺事

余尚書茂本焮，父嘗爲鑄工，茂本既貴，每造謝隣曲，不遇輒曰：「煩爲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鑄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茂本美風姿，有俊才，爲縣學生。御史行香，見茂本曰：「此子外材好，內材何如？」茂本應聲曰：「焮有詩八句，其首句曰：『外材爭似內材高』，餘不能記。」又一日，茂本方與諸生會饌，一微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對此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

長陵所賞書畫家

范啓東言長陵於書獨重雲間沈度，於畫最愛永嘉郭文通，以度書豐腴溫潤，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有言夏珪、馬遠者，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焉。」遷之內父錢塘蔣暉，字法歐陽率更，多清勁，屢不稱旨，暉官久不進，亦坐是云。

霹靂

霹靂於邊墩高處，歲恒有之，震死者或不見其人，其擊屋柱桅杆之類常見。其破處，有痕似鐵線路，或云蟄龍所藏，或云龍變化而起，又或云毒蟲被擊，皆不可知。又云雷神極巧，如人被擊，火或燒其著體衣一層無遺，其外衣仍存。若一傘，或竹骨皆化，惟蓋柄則皆如故。如擊塔廟，數佛並坐，其一粉碎，其傍諸佛儼然，亦有移置他處者，此類甚多。惟擊發之時，雨輒驟，輒有火，有硫黃氣，此則皆然也。先儒於此成說多矣，而亦不悉其故，豈亦以神不當語故耶？

鴉鵲石

中貴有再遭營火者，珍珠皆灰化，玉器窰器，或裂或變淺黑色，惟諸色鴉鵲石愈精明。

不棄殘紙

嘗見胡昆陵應酬詩文藁，皆片紙滿書，聞其雖破紙少許，見輒用補窗罅，不棄也。今日聞王鹽山凡屬公牒藁，皆用所受外封，既謄畢，卽以作繩絞，仍漬以剩蠟，俾照夜，皆儉德云。予每作書牘，或寫鄙作，字誤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雖不喜塗洗，然終不忍易他紙，豈亦性然哉！

誤用古人爵諡字義

文章家誤用古人爵諡文意字義，近世雖名人不免。熊敬方、胡祭酒皆以程明道所答「御吏」之問爲「御史」，馬狀元、陳侍郎以余襄公爲「忠襄」，許道中詩多以「擅場」爲「擅揚」之類是也。

水東日記卷四

倣宋王十李三詩

正統四年，廷試榜出，華亭錢溥原溥倣宋人王十李三之詩，自誦曰：「舉頭暫且窺張大，伸脚猶能踏小張。」或者以其言近於忿，易之曰：「頭上小張纔踏過，舉頭又見大張來。」蓋會試崑山張穆敬之第二，溥第三，廷試第二甲崑山張和節之第一，溥第二，而和則穆之母兄也。

車字尺遮切

予馬營小詩有「天門行看六龍車」，陳少卿和韻有「將軍還數李輕車」，或者非之。不知唐人「飛步登雲車」、「垂鞭直拂五雲車」、「太平天子駐雲車」、「君王正候五雲車」、「來往五雲車」、「應將性命逐輕車」，車字皆尺遮切，味者概以九魚切車字爾。

蘇松依私租額起稅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一均稅額，以爲：「古昔井田養民，而秦

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劉洗馬諛語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瞿泰安

餘姚陳惟寅先生教諭崑山，頗喜談風鑒，嘗曰：「舉子梁昱當甲科，瞿泰安不失副榜，況家貧，宜亟就也。」未幾，部檄先生會試同考，昱、泰安治禮記，先生本房也。比揭曉，泰安名在第五，昱不第。先生嘗謂余曰：「吾宦不達，忝預主司，兢兢焉圖稱任，使榜未出之夕，猶停燭闈首卷，加精考焉。以爲亦天下士，孰意爲吾泰安也，使知爲泰安，吾誠避嫌，當棄之矣。」拆卷

時，尚書以下皆屬目，首得岳正，衆皆曰得人，次陳鑑、次某，衆皆云然。至泰安，吾爲之驚愕，且無一人有言。少間，幸監試白御史圭曰：「此亦當在此，我知之矣，我同官項御史曾推此人。」使無御史言，吾汗流面熱，恨不卽死也。噫！名聞不揚，朋友之過，誠然矣。泰安於經學有工夫，但岳、陳等素有聲太學，泰安舉自鄉縣，未爲都人士所知耳。昱美丰度，有孝行，學亦純粹。蕭祭酒亦許其文必在甲第，竟以國子生選平定知州。泰安官至刑部郎中，與昱先後皆死矣，惜夫！

錢子予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鼓鑿鑿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論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愧謝罪。後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在台郡長房。

陳祭酒至誠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某如此具本，無乃得誑君罪。」公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聞者乃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

王抑庵誦古詩自寬

王抑庵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盧公武兄弟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爲兗州知州，既視篆，即具奏，以印文「克」字誤類「衰」字，上不怡，曰：「秀才無禮，便道我衰哩。」幾被禍。弟熙字公暨，睢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鹽鹽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

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高皇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范啓東述前輩語

范啓東聞之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謂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此可以垂名，可以法後；若琴弈，猶不失爲清士，舍此則末技矣。啓東善花鳥，有談論，館閣名公多重之。老於京師，人稱范葦齋先生云。

歐蘇書蹟多少

歐陽文忠公平生聚觀金石刻，動數百卷，題識真蹟甚多。嘗自言：「平生喜學書，見筆輒書。」又云：「惟賢者之書能久存。」何今世見歐書僅僅少也？惟東坡居士書崖鏤野刻，幾徧天下。予嘗戲謂東坡平生必以石工自隨，不然何長篇大章，一行數字，隨處隨有，獨異於諸公也？

聶大年警句

聶大年詩，三十年來作家絕唱也，有文集若干卷。袁衷主事愛其醉後跌起口占詩云：老

我不勝金谷罰，傍人應笑玉山頽」之句。王翰林稱其「願得明朝又風雨，免教行李出都門」。而吾友張篠庵喜誦其送僧「十年湖海孤舟別，萬里雲霄一錫飛」，以爲不能忘之。但未知大年曾以此爲極致否？

楊洪委任甚重

楊武襄洪爲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上，閣中廬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爲指揮杜衡所誣，以魏尚書源覆旨，而衡貶廣西。繼爲部卒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張英嘗奏今總戎石公，蔚州千戶張宣奏劉侍郎，朝廷皆寘之死。祖宗扶掖人材之心，其盛如此。

記會議異同諸事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會禮科都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篴，相與惋嘆。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日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

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彙明早當就君取觀。」既而盛曰：「兩事須先後言。蓋言羣臣，朝廷寬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萬一止下戒飭之，命再舉，則難。然必得羣臣會奏，庶幾可濟。」因偕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伴贊可行，而無實心，且互爲推讓，無肯居奏牘之首者。

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盛言：「中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學士言事中及之，外人來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奏，官多民擾，中畧及，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叙奏，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儲懋即揮筆批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衆因之，合辭上請，上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鑑力贊會奏，蓋陳亦受謁者也。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奏，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但當觀事體如何，且主上仁明，多有得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而上負朝廷，下負言者耶？」禮部胡公迺易批會奏，竟不果。

他日，因某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爲當准擬。盛曰：「錦衣官較，近已革去，當止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又因馬顯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顯意欲裁戶部額外官，嘗有後言，而對衆又不言。金尚書因畧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嘗聞宣德中，內府工作答應之人，多與軍

職，雖老病不代，支全俸，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當卽查行。」既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食官，當再細與尚書言之。」盛初不虞其僞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葉某在議事處，如有少保責任在己者然，我名之爲葉少保云。」蓋例，凡中外陳言奏，皆禮部於內府會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會議，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無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未嘗有言，盛誠違衆矣。

國朝狀元官位

予爲舉子時，聞同舉者云，國朝狀元多不能至金帶。時陳泰和、馬臨胸、曹恒山皆在內閣，未幾，三人皆進官侍郎，盛矣。己巳以來，商同年繼之，彭純道又繼之，商亦至金帶。今馬、曹逝矣，陳謫戍，商歸田，惟彭預閣事，官太常少卿云。

請 噍

今人燕客杯酌，勸盡飲曰「千歲」，南北士人多亦然。但莫知其字義。意者爲請噍，卽唐人噍酒之說也。

鮮于困學壙志小像

鮮于困學壙志，趙文敏公書，小楷精絕，篆筆出石鼓文。少師廬陵楊公得之吳人。武昌陳士謙家藏，文敏自書哀困學五言古詩一首，行書，亦佳。又有困學小像，亦元人筆，但後書虞文靖公所作贊，非真蹟。兩卷予在科時，常於士謙家見之。欲約吳中書希純描像，士謙臨行草，劉廷美上舍臨小楷，作一卷藏之，竟不果。

土官名同實異

尚書呂震、前左都御史劉觀，皆洪武中人物，熟知政事故實，故廷論之際，每下視諸公。然皆鮮學術，欠清謹，諸閣老嘗短薄之，蓋亦繇此。景泰中，廣西憲司奏土官副巡簡犯贓，王文都御史以爲土官多世襲，當初犯復職再犯，具奏定奪，後經革申明，蕭都御史覆請，又益以「以夷治夷」之言。殊不知諸司職掌所載湖廣、四川、雲南、廣西世襲土官者，如廣西右江之岑、黃，四川之田、楊，宋、元來世長蠻夷，其種類謂之土人，如僛人僛人之云。蓋本邊夷，故凡取問必請旨，發落必具奏。今廣西土官副巡簡雖間有僛、僛，而軍民籍人民爲多。廣西多正統中所授，廣東亦間有之。蓋如陰陽醫官之類，以其爲本土人，且同流官署事，故名土官以別。

之，非彼土官若也。又天順初元，四川重慶民鄧鎮陳言，有云「交易銀兩，罪同黨惡」。寇公乃參爲誕妄之言，不知其爲洪武禁例中語。此大臣所以貴無事，不知漢魏相之爲名相，有以也。

仄多平少

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大學經傳次序

宋黃震東發嘗采董槐丞相之說，以大學經文「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兩節，并「知本聽訟」一節，爲致知格物之傳矣。後來王巽卿又以「近道」兩節釋格物致知，「聽訟」一節添釋新民。草廬吳先生答田副使書固已深非之，至謂不識文義，譬之打破玉盤爲言，當矣。或者又謂草廬嘗摘此三節爲傳之五章，見其門人袁明善所述大學中庸日錄中，何耶。

晦翁論追禮外氏書

先舅氏野水周先生，念先外祖之無後，有歲時祭，甚盛德也。而吾友進士鄭時又以其家

產醫世，承薛氏之業，乃以其幼子立爲薛後，使薛世世享祀有人。予固知其事之近厚，而顧外家諸兄前則未敢啓齒耳。偶得晦翁答汪尚書書，有「宋氏追禮外氏事」，適有會於予心，因錄之。

「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方言暗合古韻

方言語音，暗合古韻者多。今山西人以「去」爲「庫」，閩人以「口」爲「苦」、「走」爲「祖」是也。吾崑山吳淞，江南以歸「呼」入「虞」字韻，而獨江北人則「呼」入「灰」字韻。如是者多，又不可曉也。

水東日記卷五

左都御史

左都御史，自劉觀後不輕授，觀以前亦可數也。近年有陳鑑、王翱、楊善、王文、馬昂、蕭維禎、寇深、軒輗、鑑、翱、善以恩，文以保薦，昂以軍功，維禎、深以超進，輗起自刑部尚書致仕，改本官。

總督軍務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蓋始於王靖遠、薩川之役，已已多事以來，繼之者衆矣。繼靖遠者，侯尚書璉也。于少保在京師，王鹽山、馬滄州之於兩廣，石瓌於關外，於湖、貴，王來、嘗於湖、貴，皆是。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糧始也。

胡忠安自述三事

禮部尚書致仕毘陵胡公，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謬誤矣。」公笑曰：「無之。」因詳舉四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二可傳者。曰：「太宗命某使外，濱行，面諭曰：『人言東官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奏所書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某至南京，且晚隨朝，勅免朝，辭以不敢。蓋凡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侍衛植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賣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媿其心，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回奏，令所從較尉給驛驢齎進也。又一日，侍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汝，但汝官小。」時某爲都給事中。數日，上召吏部，特陞某禮部侍郎。吏部奏：「禮部缺左、右侍郎。」上曰：「左侍郎。」又某爲都給事中，已叨受上知，每缺給事中，輒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進。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須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奏：「比年糧餉，多稽差部屬官，動數員，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而事集。」上曰：「爾等試舉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等若干人。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後言某等侵越，殊

不知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授吏部也。」

時將不敢專殺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參將事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洪、石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尤甚。也先犯土城，亨與于尚書等在軍中，損軍敗將頗多，然將士失律無被譴罰者。兵科以爲言，上命特示亨等，而亦如故。後聞尚書言：「統毅之下，自專誅戮，非宜。」王忠毅公麓川之舉則異是，人多能道之云。

廣西先後守將優劣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士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于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答其把飯，然猶有善處，未嘗有心於掎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爲輕重。其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奏幼子鏞

正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爲謝，則卻之曰：「我豈爲此而爲之！汝殺賊報國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賊甚衆，蓋有以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培植，與柳大異，然猶能文飾籠絡，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畧亦見盛奏中。政之治忽繫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聶大年桃符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嘗署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以此見忤達官。其然，豈其然乎？晚年被徵修前史，至京而卒。予嘗比之梅聖俞，宜也。

鄭武安剛正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而性稍褊，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銜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肯從者，然我至

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鄭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昌時爲斷事云。

徐興安論將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中。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公何如？」曰：「強虜視之嬰兒耳。」又舉負時名二邊將問之，曰：「彼何嘗臨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爲公。」曰：「我非其人。」曰：「然則爲誰？」曰：「無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將佐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爲大將，彼有時名者爲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備他日之用矣。」

敕詞與部奏違異

故事，凡各部請勅行事，該部備詞奏請，既得旨，移文翰林，卽令文淵閣下學士依奏草勅，不能異也。景泰六年正月，獎勵獨石殺賊一勅，獨不然。兵部奏獎勵，勅詞則多譴責，且當時有旨：「發兵是宣府總兵等官所請，無預獨石。」而勅獨石云：「爾等奏要發兵，又全非事實，予甚訝焉。」蓋維時閣老以權臣自任，不復顧憚，惟其意之所欲爲矣。

英廟友愛至德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文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吃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懷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其語尤詳。嗚呼！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張夏各推所長

張學士士謙、夏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游，皆有志作文寫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閣賦」題，士謙夙先就，仲昭見之，即不復下筆。既而士謙以仲昭寫竹石愈己也亦然。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氏族大全多誤

近代雜書著述，考據多不精。如翰墨全書以彭思永為明道母舅，事文類聚以「開門要路一時生」為「侯門要路一時生」之類，至傳寫刊刻皆然，所謂氏族大全尤甚。湯公讓指揮以博

學強記自許，一日，劉草窗家偶及趙明誠，湯以爲趙抃之子。予偶記抃之子屹，明誠則宰相挺之子也。湯大以爲不然。徐元玉在座，亦不能決，曰：「明日當考書，負者作東道耳。」湯退，既詳考得實，乃携氏族大全叫呼而來，曰：「本子誤我矣。」近考廣州十賢，李朝隱一作李尚隱，因訛而爲李商隱，亦出氏族大全云。

珠池採珠法

珠池居海中，蜃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蜃丁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舶環池，以石懸大繩，別以小繩繫諸蜃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繩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採珠數

珍珠初採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次年採九千六百餘兩，每百兩餘四五兩，大約一升重四十六七兩。次年大者五十餘顆，計一斤重，云價近白金五千兩。御史呂洪云。

范德機書海角亭記

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爲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楨文并題額，俱就在文後，不復分書也。

劉廉夫左遷絕句

劉侍郎廉夫，餘同年鄉舉，自負文武才，籌邊論兵，歷歷如見。景泰初爲庶吉士，上書論時事，遂見用。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贊湖、貴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來皆有論薦，還朝，吏部擬遷本科，內批特陞刑部右侍郎。廉夫性嗜酒，不拘細行，頗不滿士論。天順初，改四川參政。聞有詩云：「一封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盡左遷。自笑風流老參政，畫船簫鼓下西川。」

內閣機宜不密

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陞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貞間遇知己，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

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字。又甚而造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暮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斯極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見焉。

廣西帥府隸鄭牢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楊文敏論進諫有方

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公榮曰：「吾見人臣以伉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

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訾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文敏之言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近事所始

近年大臣各醜白金送寺觀，祈報行禮，云始於陳汝言。萬壽節亦然，云始於楊鴻臚。左闕門上紅牆下黃瓦小直房，舊爲內臣所居，今爲大總戎候朝處，云始於石亨。東長安門榨子外各堂上官，團作一揖，而後各就輿馬，亦云始於亨。予前年入京見此，豈皆所謂時變耶？

于節庵遺事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後幾二十年。其人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麝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吳思庵小學集解

耿恒庵云，吳思庵集解小學「翟黑子」章，取熊氏所解「脫」字二十一字，可刪。蓋「吾自導

卿脫」，與下文「吾欲爲卿脫死」脫字同，非但文字可憑，而「我導爾脫」，詞理亦皆無可疑也。

李祭酒哭姪詩

李祭酒先生哭姪詩，所謂「朝餐對案渾無味，暮騎逢人不記名。」其死生骨肉之情，溢出言表，真不媿於祭十二郎文矣。

盧重齋遺事

中書舍人盧儒字爲己，號重齋，崑山人。博學能文，善筆札。文學韓、柳，書法歐、顏，自負甚高，誠亦時流罕及。或請文藥，曰：「吾有腹藥耳。吾昔備顧問翰林，一日上促雪賦急，諸公未卽就，小子一掃，蕭狀元見之，吐舌走去。」其文今多不傳，然其爲人，頗類迂僻。陳孟東者招飲，人門偶見胡仲子文一册，席間飲食外，手讀此文不己，不與衆接一談，雖誚之，不復顧也。一日，鄉顯宦往候之，讀書閣中，久不出。其子姪請之至再，曰：「客候久矣。」遽答之曰：「爾何知彼曾讀何書來！」

奏旌脫綱王晟死節

景泰中，盛奏旌褒用兵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綱、僉事王晟爲首，蓋兩人皆有賢能之譽。又其死，綱出倉卒，晟極慘酷，最灼灼在人耳目也。後數月，偶得御史林廷舉按兩浙時封事藁，亦止以兩人爲首。吏部議覆，不果行。乃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於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義餘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山歌

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多可爲警勸者，謾記一二。「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幃？多少漂零在外頭？」「南山頭上鶉鴉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孃兒女好孤恓。」

水東日記卷六

參贊軍務

參贊軍務等名，始於洪熙初元。以武臣疎於文墨，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以參贊參謀軍務總督邊儲。如大同，則今戶部尚書致仕丹陽沈固；宣府永寧伯處，則戶部侍郎崑山劉璉；山東遂安伯處，則福建布政會稽周頤；廣西則副使劉紹，人稱劉司馬也。固、璉則參政，頤則參議，皆山東布政司。固、璉初滿九年，陞俸二級，再滿考，轉京職。協贊，又其後所稱，至提督重矣。若王靖遠之總督，文臣軍旅之權極矣。天順初，一切革去，都御史白圭在湖廣，摘勅中語署贊理軍務。辛巳，勅盛協同征夷將軍總兵官都督僉事顏彪贊理戎務，同時數勅皆云然，惟顏彪一勅內云軍務，盛仍之云。

馬良失寵

顏征夷云，都指揮馬良最爲上所愛。嘗得騎行禁中，中官以爲言，上曰：「吾欲壓馬爾。」

中官又言：「此當屬御馬監官。」上亦不之罪也。良妻亡，上每慰問之。適數日不出，上有問，左右以新娶對。上曰：「誰耶？」曰：「寧陽侯女。」上喞然曰：「信有之，此厮夫婦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屢杖而疏之。

紀載張大太過

紀載之言，固有張大太過者，適足取疑於人，疑此之過，而并不信彼之實，所損誠非細也。劉靜修讀史一詩，真可謂前人所未道，而後人莫能繼矣。嘗觀岳珂所紀乃祖裨將死，焚出箭鏃，固已厭之。近見歐陽子書錢思公家珊瑚筆格事，乃知歐陽子尚然，而況珂乎？

大同賊婦節烈

參將范信兵既入大同里，俘獲甚多，旗牌官人給賊婦一二人。值昏暮，拘繫一室，中夜哄然，視之，乃三四人就雉經也。此猶或怵威懼死而然。又有一烈者焉，旗牌官某得賊婦，年尚少，負一小兒過□□嶺，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自投嶺下死。嗚呼！忠義之性出於天，何地無之，亦何人無之，婦可謂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夫賊，猶不忍負賊，使婦而夫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又當何如耶？吾於是知事人而一心者之有罪也。

魏軒兩公清操

廣州知府沈琮，嘗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觀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其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是已。」

兩術士兩弁退讓

顏德戎養癯廣州，問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方二人先後至。先叩李名遠曰：「汝術較梁萬方何如？」曰：「萬方精，我固不及也。」他日以叩萬方，曰：「我則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比錄功籍，衆紛紛請乞，管走不已。右衛百戶周寧、劉昇獨辭，上官念其勞，強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之號士大夫者，妬賢忌能，不欲己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傾其人而去之，與夫恬不知命分奴顏婢膝惟進身固位之利是圖者，視彼二人，寧不愧死哉！

六科衙門

六科衙門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自來凡公文

承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強欲稱六科都給事中，已失之，今止稱六科，亦未爲當也。

喜信和勇

都督喜信，回回人；兩廣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達達人，阿魯台之孫也。兩人不供佛，不禮神，不拜屍殯，曰：「吾回回俗皆然。」達達則間有之。佛本夷人，固宜神。則有當事者而弔祭之禮不知，則是其自異於華夏矣。

都御史獨處夾室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兩門人，惟都御史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聞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聚未嘗與諸司羣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殿廡幕次惟中丞獨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嶺北廣西淫祠

嶺北倉庫草場中皆有土地祠，倉中奉蕭王。問之，則曰「鄭侯」。蓋以鄭侯嘗督饋運故也。

其配則吉知陀聖母，旁卧一犬，則曰「厥神」。甚矣，其可笑也。廣西桂林府倉土偶淫鬼尤多，金書其扁曰「倉王之祠」。皆嘗除毀，易祀城隍之神。蓋周文襄公於蘇松諸倉，嘗爲是，似爲近理，從之。廣東德慶州儒學，樞星門右，像祀「護學佑善大王」，云甚靈，教官懼禍不敢撤。因出案毀之，易主趙師且諸公云。

試錄

試錄自宋崇寧中霍端友榜始。當時本今不曾見，嘗見元時廷試錄，家狀、初授官、及所對策皆在焉。國朝鄉試小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洪武、永樂中，考官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序文亦不拘篇數。其序文禁稱公，考官止用實授教官，序或書總兵武弁、鎮守中官，三代或書曾祖母等，皆出近年。至兩京，序文稱臣，餘皆具姓名，皆因襲之舊。今年廣西以却總兵鎮守，而并衆人不書姓名，則無謂甚矣。

學士進官

陳汝言寵幸時，一日論學士進官，或以過多爲言。汝言曰：「唐太宗時十八人，今何謂多耶？於是有同日拜學士六人之命。汝言之便巧類此。嘗聞曾狀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後得

侍講學士。太宗一日顧近臣曰：「曾榮已與學士矣。」意猶謂其得之早也。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礪人才如此。

奇夢

孫狀元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黃旗插其門上，有狀元字，先人一夕夢雙龍壓所居屋脊。天明語畢，而都給事中勅命至。駙馬都尉周君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人京，已而被選。皆奇夢也。

都察院堂扁

今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當撤去，蓋前元及建文中有此銜號。宋以「觀文」稱殿，尚云誤犯煬帝舊名。此不知何時所書，正統中，院新落成，尚因之耳。

周新遺事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正直，聲稱籍甚。為紀綱所問死，仁廟每悼惜之。嘗見今南京太僕丞雲間葉惟潔云：「乃祖錢塘知縣宗行，以廉能獨為新所重。比卒，新為

文手書祭之，真蹟尚存。監丞阮隨云：『浙人能道新異政績。如一日有訴爭兩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對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廣東陳僉事濂云：『周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

春帖徵兆

京師印賣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處不三陽。」好事者遂以爲用三內相之徵。舊又有「金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印行，新年乃有復辟大事。蓋是年京闈秋試策亦及正統，內閣大臣因子不預選，又重加箋註，亦豈偶然哉。

洪武大臣賜第

太祖皇帝嘗計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卽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爲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爲式，俗因呼爲「樣房」。予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史蕭公所及此，相與感嘆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不序經解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生詩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却之，請之固，則曰：「解經書自難爲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況六經已有傳註，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專爲進取計，能怠學者求道之心故也。」昨聞欽謨言：「蘇人有集解小學書求序於吳祭酒節者，祭酒亦却之曰：『吳思庵先生，子鄉先生也，其人且達尊。況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也。』祭酒固李先生高第弟子云。」

奏止議事官入朝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尚書海豐王公學行樸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相能。未幾，王陞戶部，議事常期，于輒不得還，人謂兩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參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舉，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朝，常先期奏止之。七年夏，聞四川侍郎羅綺將至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予協贊嶺北，與今年尚書富、寇都憲深、李都憲秉皆在奏中。又聞兩宰執之于皆領欽取舉，人固慮事變將作矣。

陳祭酒篤於故舊

國子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黃翰爲童卯交，翰既敗去，士夫中有毀責之言，先生輒諱，止不欲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語予，竟迫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於予有憾也。後先生跋予幸學卷，乃過辱見與，於是聞者釋然，謂先生初無他腸，其於翰，特篤於故舊爾，先生其亦厚德之士哉。

節省貢使供給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吝惜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郝亶修東城記

崑山郝亶正夫顯於宋熙寧、元祐間，事具玉峯志、中吳紀聞等書。近見南海志，載正夫脩東城記一首。正夫著述甚多，袁子英猶及見其奇，太倉隆福寺妙觀師詩百韻，今皆不復可見。

矣。因錄記文於此。

「今天子卽位之三年春二月乙巳，廣州新城成，其謀之於龍圖直學士呂公居簡之爲經畧，而考之於太原王公靖之爲轉運使也。呂公之治廣，常患舊城不足以容民而議爲西城者，皆以地處卑薄，毀民居者衆而不可爲者。久之，因得郡治之東古城之遺址，將以益城爲請，會移榮陽，朝京師，遂上其事。天子可其奏，詔以王公經始，而責成焉。命下之日，公卽約古制，調廣民而借其力，得七十萬，售材於屬縣，得八萬，爲甃於北山，得五百萬，皆因民之願爲浮圖者，請於上，得錢五千萬，以給其費。始於二年之十月庚子朔，而成於是，凡爲日一百二十有六。爲城袤四里，爲濠以環其外，爲樓櫓五十有一，爲門二。實舊濠之兩端，合子城而爲一。初，役之興，議者皆爲籍列郡之財，積數年之功，而後可成。及是，不資於公，不取於民，工雖踰時，而民之出力遠者不過十日，故廣之民見役之興而不知其力之勞，列郡之民見城之成而不知其役之興，議者始服以信。嗚呼，何始慮之精而收功之易耶！宋興天下，威德及遠，四夷萬里之貢，不絕於道。廣雖限在嶺徼，百年之內，無雞鳴犬吠之警。迨□□□叛，民始被其害，迄今十五六年，謬認然日憂屠僇之慘，燔滅之暴。茲城之成，釋老相慶。昔之□□□□□□□而驚馳者，因已按堵而無慮矣。夫興大役而不擾於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厲之憂而獲安全之幸，其爲利固豈小哉！竄既樂聞朝廷憫仁元元，思有以豫防其患，而又服公

敏於有爲，故其用力少而成功多，宜有以詔於後，敢記其歲月云。時熙寧三年四月望日。」

卓筆峰兩詩

或曰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蘇，兩人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峰見之。今按高詩見姑蘇雜詠，范詩則不見於集，不知何所據也。附記之。范云：「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峩。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

王元章畫梅

會稽王冕元章，其爲人，見宋潛溪所著傳。今人間往往有其所畫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多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又聞初見太祖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睿意極眷賞之。

陶九成著書

松江老儒天台陶九成所著書，頗爲楊文貞公所不取，蓋如所謂書史會要是已。使其見南村輟耕錄，當更不取，錄中頗雜淫褻事，可鄙也。近聞說郭百卷，尚存其家，有九成塗改去取處，不知如何，其亦未成之書歟？

生物足供人用

獨石書板刷墨，用帶毛兔脚，廣州則大香椽厚皮。又獨石苦寒處，素不產藤竹，人家籬桶等用，則取綿柳條爲之，不異藤竹也。乃知天地生物，不絕生人之用，願用之者何如爾。

教官不得任御史

陳都御史智以教官多猥茸，且鋒銳畧盡，難稱激揚之任，以是不得任御史。有輕薄者恨之，作詩曰：「陳智如何量不寬，斯文不許人臺端。誰知今日爲民去，曹泰分明是教官。」以智去坐泰言災異故也。夫無人不可用，況教官乎，願其人何如耳。教官如今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富，何可少也？泰復陳姓，今左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

水東日記卷七

後人把滑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沐敬抗直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上詈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敢反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釋之。此與凍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蓋其同使交南，奉御張榮云。

玉堂賞花集

近內閣翰苑諸公，有賞芍藥黃字韻詩，號玉堂賞花集，盛行於時。永新劉學士之弟行人寅之，一日笑謂其兄曰：「我亦有和篇。」因朗誦之，頗寓譏切意，卒章至有「從戎謫宦有倪黃」之句，聞者不覺失笑。蓋賞花未幾，而倪學士戍開平、黃學士降授廣州通判也。

交趾僞學士誇誕

錢學士原溥言，交趾僞學士承旨某，頗有文學，其言曰：「國人多往來中國，詩文僅見國子監一碑，計亦非一人之長也。」其誇誕如此。

歐公再壻之謬

宋薛簡肅公五女，長適張奇，次喬易從，次王拱辰，次歐陽公，次又適拱辰，載於公墓文甚明。而詩話等書，皆稱歐陽公兩爲簡肅公婿，公因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謬謬甚矣。近山陽瞿佑因有詩曰：「醉翁意在山和水，却向妻家問小姨。」蓋亦不考之過耳。

陳登謔語

臨海陳僉事先生璣云，昔翰林陳登善謔，一日見刊印章中舍炳如所作詩，登戲之曰：「昔西江士有偕友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板，友人驚問曰：『夜寒何得開板？』答曰：『偶氣洩，恐薰及吾友耳。』友人曰：『不開板，薰止於我，開板則薰及多人矣。氣洩白氣洩，奚以開板爲？』炳如頗銜之。」

歐公與姪帖

歐陽文忠公與十二姪帖，蘇長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葉石林乃以爲公書帖中語，誤矣。

不信尅擇

吾平日行李出人，未嘗有意擇日，每爲同事將官中貴所懇留，聞士夫中喜談星命者，頗厭之。近見富鄭公以祿命不利稱病，歐陽文忠公避五月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豈亦未能免俗耶？

陳僖敏寬厚

陳僖敏公治陝西，王文少保爲按察使，金榮襄爲副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人臺，然皆互有疑隙，僖敏、金則稍紓。景泰中，金爲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實主之。聞金乃以袁旭事復之，奏雖留中，時事則可嘆已。僖敏屢爲文所侮，一不較，金至部正位，在臺官上，以僖敏所舉，凡會聚，辭就次席。士論亦以僖敏爲寬，而以金爲近厚也。

司馬歐陽兩公薦士

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爲一冊，隸其卷端曰：「舉賢才，此紙百年前尚在人間，夷考其人，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陽公以學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於朝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陽公好賢爲國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忝竊近臣，邊吏，濫與薦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自媿，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而今而後，要必以溫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媿耳。

歐公撰范文正碑

歐陽公撰范文正神道碑，富韓公以差敘官次爲言，公以爲：「此碑直敘事繫天下國家之大者耳，後人固不於此求范公官次也。」嘗聞沈簡庵先生爲人作草書，於古詩文或悞漏字，問請先生足之，先生曰：「若須全文，則書坊固有印本矣。」亦得此意。

詩有唐氣

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兄譽之座客曰：「舍弟此詩，云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爲不甜？」一座爲之絕倒。

黃少保才識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爲襄城伯諸公所欽服。一日得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畧既定，始以咨於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京，公適以病在告。廬陵公就卧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尚爾，老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容謝焉。後來爲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

蓋紀實也。公在南京帥府參贊機務，襄城伯中坐，公旁坐，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一事也。」後來參贊則皆有不然矣。近見南歸紀行，知楊公歸省事與此小異，要之所聞亦有之，可互見也。

大臣思寵之盛

正統中，內閣三楊先生恩寵多出常例，惟皆得奉勅歸榮，中官護行，文敏因卒於武林。又嘗見馬侍郎愉因父病，得賜歸省，蓋皆希闕之賜也。景泰諸公，寵賚視昔已加，近年徐武功及今李官保，榮寵之推，頒錫之盛，蔑以加矣。部院正官亦然。是宜踴躍濟濟感恩圖報之多其人，理固然耳。

書簡後具禮

今人書簡後具禮，或誤作「禮如初」，或「具禮如初」，或「禮如左右前」等，雖名公卿亦有之。蓋誤傳於敝節等雜書，不知其云「如初」蓋如初云頓首，後亦頓首，初云再拜，後亦再拜也。學之不講，亦至於此哉！

圖記

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尚有典刑，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己自勵之辭，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謂「保傅尚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張雲門書印譜後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者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子郎中一印曰「鮮子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畧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嬖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

「箇瞎子，他道倒好瞎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臬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臬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亦好奇耳。雲門山樵張紳，書於朱伯盛印譜後，雲門此跋真蹟，予得之蕭墅張世昌家，因徐尚寶借錄失去矣。雲門「水晶宮道人」一說，與陶南村所記不同，蓋小說異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誠實不妄，如司馬溫公猶或失之，不足怪也。朱伯盛名珪，崑山人，工刻畫，通六書之學。性高潔，不娶，無子，今孫紹先者，其女兒之孫云。

制敕符璽

嘗見勅內閣楊學士，蓋「勤民之璽」，皇太后遺誥，蓋「弘德昭順之寶」，皇后制書，蓋「厚載之記」。詔書制諭羣臣誥命，皆「制誥之寶」。近年詔書，蓋「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勅命勅諭，皆「勅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勅諭，蓋「廣運之寶」。朝覲勅諭，亦手摺印本，蓋「敬天勤民之寶」，勅則蓋「廣運之寶」。勅今皆謂勅書，蓋「手勅」耳。惟景泰初，勅諭亦蓋「廣運之寶」，或曰以失守重造未成故爾。遺勅於外，皆黃紙外封，用三圖書，疑是牙刻，其文曰

「丹符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曾任翰林中書者，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問諸公，如趙尚書榮、楊侍郎鼎，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閣下辦事一小中官過，趨走扣之，乃云然。每事問之，必不可忽也，有是夫。

玉帶生卷

劉廷美主事求作乃翁合葬挽辭，以玉帶生軸爲贊，謹錄如左。「紫之衣兮緜緜，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日宣。嗚呼，確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廬陵文天祥造」。此小篆書硯陰拓本，居首，下有朱孟辯楷書釋文，次則鐵崖真跡，其文曰：「楊子七客者，有一客曰玉帶生，玉帶生者，廬陵宋丞相文天祥硯也。硯得於文丞相客冬青謝先生翹，黃太史潛嘗爲余記之，李著作孝光又爲予歌之。兵變中，余腰硯走富春山，而詩卷則失之矣。玉筍生張憲爲硯補歌，滄洲生朱芾打硯背縮文，并釋音一通，寫憲詩於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二十一年春三月初吉。楊子維禎廉夫在芾類村居，試奎章賜墨，謹識。」又其次則孟辯所自隸玉帶生歌并引，後有「至正辛丑雲間朱芾書一通」十一字，歌與玉筍集所載數字不同，文丞相銘亦有一二字與他本不同，此皆不重錄。

俳優語

「天不生仲尼，萬世如長夜」兩語，其來已久，而優人嘗以爲言。聞有舉子卷中曾具此，考官遂以俳優語黜之，誤矣。又嘗見陳通政璉作隱畊陳處士墓文，述其題竹，有「常在眼前人不識，化龍飛去見應難」之句。然予在嶺北時，親見優人道此兩句，不知爲何人語也。

豐文慶復清敏故園

豐布政文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也。高祖庚六徙居奉化，曾祖茂四徙定海，考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還鄞，將合葬祖塋，訪遺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聊，有語慶者曰：「大卿橋南廢紫清觀地，實城西之勝，盍圖之。」道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曰：「卦符吾姓，意者地必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楠所修郡志，云紫清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慶益喜，傾意請復。又有得觀之碣，基舊簿於鄉人，備載園地三十餘畝，爲其隣所侵，尋皆倍直贖之。既而先墓前石翁仲等皆以漸而復，今家焉。慶念自清敏公薨，迄今三百餘年，其故園淪於他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園居十詠以志喜貽後。往年在科中語予極詳云。

沈孟端

沈孟端先生方學，雖本世醫，而通知古今，有儒者風。寓南京最久，卿大夫若南郡楊公、東萊黃公、祭酒陳公、太常魏公，皆極愛重其人。初，節之見先生於旅邸，以士爲問，先生曰：「楊鼎、黃琛其人也。」二公時在太學，與文敏游。今楊右侍郎、黃左布政使云。先生以愚、魯、質、訥名其四子，其志可知也。羣行見文敏所著行實。

陳嗣初文章

陳簡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於碑志中敘還金事太繁者，曰：「使繼爲之，則十二字爾。」扣之，則曰：「嘗得白金於道，伺其主而還之。」又嘗以文示後進，詫之曰：「吾此文何出。」後生應聲曰：「氣脉頗類下武詩。」嗣初默然。

金英關南遷議

己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汹汹，廷議有以南遷爲言者，蓋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日宣言：「衆死則君臣當一處死爾。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

日，監察御史涂謙上疏極論茲事，因又諭旨禁飭焉。

何文淵自經

壬申易立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出自手筆。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泰，取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喜寧之叛

蘇武傳揚名匈奴，功顯漢室，即昌黎「春猿秋鶴」之類。李陵欲效曹柯之盟，是雖追咎無補之言，然近年論者，謂喜寧叛，亦蘇早籍其家故耳。

蔡琰南歸圖

錢選舜舉有蔡琰南歸圖，今在前臨海丞夏佑存賢家，元人多有題詠，偶記其一絕云：「二雛回首淚千行，腸斷胡笳十八章。三嫁流離身未老，至今人惜蔡中郎。」

水東日記卷八

劉詹事遺事

詹事劉先生簡靜，端恪士也，久在翰林，初爲祭酒，人或以不更事爲先生疑，久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爲權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不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卽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圖之者，動爲諸生所譁，至不能容，繇是此風遂絕。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生一日家中作祀事，忽外問云：『高先生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高世用亦爲是耶？』蓋先生與高最厚，高初以有旨卽人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

張文翔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

數事，指斥頗多，竟爲衆所傾，謫開平數年，以宥還。予亦以其或懲於是矣，一日來，偶及後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笑之，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涼水，已吞之矣。」蓋方言云。翼善書，學歐、顏二大家，得意處謂能逼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溫泉等處，題壁極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灑不倦。蓋其書於題壁尤長，予謂龍門諫院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衣和庵主

衣和庵主，蘇州崑山人也。隱居雪竇之棲雲，畜二虎，恒跨之以遊。後徙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峰左千丈巖巔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龜，爲藏修之所，故號棲雲。大德丁未燬於盜，更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墟，爲民害。咸謂庵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庵，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餐慈飲和，屈猛從仁，不爲害。和師在日，有四偈詠藤龜偈云：「竹筧兩三升野水，窗前五七片閑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庵過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一枝藜杖伴身閑。「黃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萬慮澄。年老懶能頻對客，披蘿又上一峻嶒。」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住庵身已老，更尋幽谷養衰殘。」此出奉化志，節之自浙錄寄廣中云。

交誼厚薄

山東參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極厚，相爲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弔，繇是爲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繇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頗爲公論所少。楊仲舉先生時爲王府長史，以「去國」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分韻要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爲言，先生毅然曰：「彼固得罪於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嘗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遷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裝間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而惟白御史侃日一至焉。〔一〕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答曰：「誰無朋友」噫，此所以爲君子也歟！〔二〕

鄭氏先世回定儀狀

鄭太師府僉判位本貫開封府開封縣，今寓平江府崑山縣。三代曾祖祖南，皇任國信所親屬。祖端，皇任修職郎、池州司法參軍。祖母趙氏，前知興國軍與潘娣。父元德，見擬將仕郎。母王氏，前軍器監簿中實孫，沂國文正公後。親祖姑長適前湖南運使陳貴謹，次適見任

淮西運司帳管盧復孫。從伯元方，見任從政郎，前嚴州桐廬縣丞；元哲，見任將仕郎，待銓；從叔元壽，見任儒林郎，新宜差信州軍事判官。主婚從叔祖竦，見任朝奉大夫，前知寶慶軍府事，主管建康府崇禧觀；濬，見任朝奉郎，前監尚書六部門本位。長女慶一娘，年一十四歲，十二月十一日已時生，今與潘少卿宅知縣萬八新恩爲親，奩租五百畝，奩具一十萬貫，十七界。締姻五千貫，十七界。景定元年二月初三日，元德具狀，忝眷朝散大夫新知韶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提點銀銅坑冶事鄭竦謹專送上少充姪孫女慶一娘回定之儀。伏惟親慈俯賜容納本宅禮書三緘，雙金魚袋。開合銷金纈一疋，開書利市綵一疋，籍用玉紅文虎紗。官綠公服羅一疋，畫眉褐織一疋，籍用玉紅條紗。轉官毬襖掠一副，疊金篋帕女紅五事，籍用官綠紗條。疊疊喜須掠一副，盛線篋帕女紅十事，籍用金褐擇絲。勸酒孩兒一合，籍用紫紗。茶花三十枝，籍用紅纈。果四色，酒二壺，媒氏生金條紗四疋，官楮二百千省。景定三年四月 日謹狀。大明天順六年太歲壬午春正月六世孫進士文康錄此卷。時又寄至梧州，予爲跋焉。

蘇公清虛堂詩

蘇長公雪中飲王定國清虛堂詩真蹟，自注云：「舊說佛經所言，如人人蒼菊林中，只艷蒼菊，不嗅餘香，蓋中華梔子花也。百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獨六出。」

顧魏二公歸榮令終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自莊浪令爲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爲應天府尹，轉通政司。宣德初，進掌臺事，疾，上遣醫往視。再閱歲，降勅慰問，俾致仕，賜楮幣，永復其家。刑部尚書南昌魏公源，永樂丙戌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署刑部右侍郎事，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饑三年，爲刑部右侍郎，進尚書。嘗奉勅整飭北邊武備，簡禁兵。晚以足疾辭，詔免常朝，再辭，賜勅褒美，給舟車以還，復其家。二公嘗同道爲御史，同大拜執邦法，俱嘗典留守，聲名相上下，歸榮令終亦同。而廉介公正，人於太康無間言云。

方希直不拜佛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孺實從，先生見佛參拜，孝孺不爲禮。或以爲請，先生曰：「後生未到老夫田地故耳。」先生豈亦主尹和靜拜觀音之說耶？

范氏家譜世系

「吾家唐相履冰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一枝渡江，爲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原亂

離，不克歸，子孫爲中吳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諱堅、垌、塘、墳、埴、昌言六人，錢氏歸朝，仕宦四方，終於他邦，子孫流離，遺失前譜。仲淹蒙竊國恩，皇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祖宗，既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葺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求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三年正月八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使、充青州淄濰登萊沂密齊州淮陽軍安撫使范仲淹謹述。此譜見於今廣西參將都指揮使范信所譜敘，文正公子純仁生正思，第三子，正思生直方，直方生公興，第二子，公興生良史，良史生士選，長子，士選生光祖，第三子，光祖生文炳，長子，文炳生伯萊，伯萊生叔胄，叔胄生子圉，第二子，子圉生仁傑，第三子。仁傑四子，其第三名檀州，蓋信父也。信之言曰：「吾祖國初辰州教授，謫吏密雲，家焉。教授之子習武事矣。」譜近年所修錄，詢其元本，曰：「同楮錢焚之矣。」信有將畧，而素以墨聞，其言雖未可憑，予甚愛公文之簡而質也，故錄之。

陳古庵經紀梁氏

翰林編修梁裡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隣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

女可托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庵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爲經紀之，至冒謗毀而爲之，始終如一。嫁女得今肇慶知府黃瑜，瑜今日偶及此。噫，友道彫喪久矣，如陳先生，何可多得哉！

楊文貞公遺囑

楊文貞公傳，王抑庵尚書作。公嘗三致書商確書削，再致潤筆，且求其親書，俾子孫寶藏。王忠毅公行狀亦公無恙時口授指畫爲之，假王鹽山名。至如其臨終，於神道碑、墓銘、書旒、題主之類，某出何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士，固亦不忘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死生之際，其不苟如此。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孝帛等事，真足以警流俗，悉附於此。

一、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顧，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國恩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身後數事，務示子孫，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一、只用幅巾深衣，殮須用絞衾，庶幾樞歸，經過闌坵，可得穩當。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不必新作。一、凡今喪

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爲己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一、吾病久，數數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干浼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遣祭遺賻，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交，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謝却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寫書，託徐尚書大人，儻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及鄉里，重吾過矣。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却擇日葬，亦不可久停。蓋死者復土則安矣。一、啓行回去，凡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收拾，包裹愛護，舟中尤須謹備雨水漏濕，片楮隻字，不可損壞遺落，圖畫皆然。」

論黃霸丙吉

黃霸只是州郡之才，爲宰相而事鈞距，固無如許精神，天下亦將無所容，而弊將不勝其多矣。若丙吉，則又傷於大鶴突。易曰：「易簡，得天下之理。」孟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宰相

之道，其在是乎？

宰相須福德才量

元人爲宰相須福德才量四者兼備之說，誠亦前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已。

東坡赤壁賦真蹟

東坡赤壁賦真蹟，寄傅堯俞者，嘗於俞尚書家見之。「洗盞更酌」，「更」字下自注一小「平」字。

元金臺集刻本

元詩人葛邏祿迺賢馬易之金臺集前後序、題跋，出虞伯生、歐陽元功、黃晉卿、張起巖、余廷心、曾子白、危大朴等篆隸真行小楷，皆出諸公親筆人刻，極其精妙。嘗從錢原溥簡討借觀，留余所者數月，後再從借觀，則托辭却去矣。

張養浩全集

張文忠公養浩全集有歐陽圭齋序，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廷瑞得之青州庫中。

韓令公真贊

韓令公真贊在歐陽外集，末句作「丞相衛公」，而題云「魏國」。黃文獻乃云末句作「魏公」，且云在居士集，當別考也。

詫異等字

詫異、差去聲異、闕極、衰颯、錄績等字，非必古有所出，亦遷就彷彿耳。

興學勤教

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效驗；有是工夫，無是效驗，雖間有之，然亦鮮矣。姑以予幼學時所聞所見事明之。廬陵彭祖期先生，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化誘型範，皆有法。禮部會試，三甲之魁與高等，多出蘇、松、應天。如狀元施槃、探花倪謙，二甲一二名張和、錢溥，三甲之莫震是也。吳縣舊學卑隘，科目屢闕，巡撫侍郎周公忱始一新之，未

幾，邑生施槃狀元及第。廬陵孫鼎宜鉉教授松江，一時東南稱善教者無踰焉。正統辛酉京闈，鄉士百人，松舉十五人，五經魁占二人。崑山教諭嘉興朱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場文字，厭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必切題，不爾，則號大家幞頭矣。」崑山科舉雖不乏，而未有刊文字者。正統二年，南京所刻進新唐書表，爲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表，則予所爲，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刊表，皆先生門人。蓋先生自崑陞鎮海、太倉衛學教授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有志者，其監之哉。

〔一〕「白御史佩，明弘治本作『孫狀元賢』」。

〔二〕「君子」二字，明弘治本作「狀元」。

〔三〕「三甲」原作「二甲」，據明弘治本改。按莫震爲正統四年三甲第一名進士。

水東日記卷九

圭齋題彭氏程文

子性頗不喜場屋程文，異時所作四書經義亦不多，惟書經大小題俱有破題，又有刪節王渾南書義一帙，此外惟論十數通、表二十餘道耳。乙丑叨第後，卽爲人持去，無一存者，迄今亦不留意。偶見歐陽圭齋所題彭氏一經，乃知前輩之於程文，其不輕乃爾。徐圖訪得，以示兒輩。圭齋文今附錄焉。

先參政冀公，曩善廬陵彭君士楚，先公宋上庠高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不忍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收拾。士楚至則稱載充牣。先君暇日，亂紬而泛閱之，擇其尤者，別彙爲帙。士楚亦能誦讀先世詩義，賓主迭論。玄兄弟漫不及省，先公勗之曰：「黃冊子會有行世時，兒曹毋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子，廬陵彭公冲所以詩經擢進士，爲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益振。他日，冲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兼冲所題識手澤，謁予求一言。是蓋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

而士楚之所恪誦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茲乎？俯仰四十餘，科目廢而蟬興，興而歎廢，今明詔復飭中書舉行。玄叨塵從臣，初議闕下，力贊其成，又適秉筆代言，播告海內矣。會將見程文復盛當世，喜而志於斯後。至元六年庚辰夏五中泐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書。」

酌定白鹿書院記

文章不許他人輕改一字，蓋昔大賢君子如歐陽文忠公已然，若王半山以下，則又可知矣。觀晦庵之於東萊白鹿書院記，兩先生往返之間，殆心服而醉也。欲爲後學之法，必若兩先生而後可。謹具錄如左云。書皆節語。

「人還，領所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爲賀，又以爲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別紙上呈，幸爲詳酌示報。此已礪石，只俟定本，卽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人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

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引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簡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

「今日得蕪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駭人，此洞記所爲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當是時，士皆尚質實，實則人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學而欲改之也。王氏更變之議，榮公初亦與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至卑忠信而小之也。」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之辨也。」

「關、洛緒言至孟思所以反之哉。」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至三代之始終也。」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至亦君子之意也。」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爲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爲罵破也。」

「鄺意欲如第一段所條引明道節子後，卽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

意以爲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憲行胝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灋、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

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寔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懇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繇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潛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嘆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卽入石矣。」

又一書云：「此記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四方私淑之士，又不少矣。」

夏忠靖鷓鴣吻詩

蚩尤首禍，自創干戈之制，軒轅因戮之，處則象吻於宮，行則懸旄於纛，以示戒萬世。又聞鷓鴣吻者一母生九子，如好聲者曰蒲牢，鍾紐之類是也；好飲者曰夬蜺，石橋兩旁俯水獸是也。

此好望者曰鷓鴣云，但不記此說在何書也。夏忠靖公鷓鴣詩，世多傳誦之。或云公平生出處，此畧可見。「困極而節不易，寵極而色不矜。」後聯有之矣。至如解大紳「有德有量，不遠小人」之評，又於卒章見焉。

院畫皆有名義

元儒三山梁益題黃筌三雀圖，謂院畫皆有名義。是圖蓋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今之三公。五雀、白頭雙喜雀、鹿、蜂、猴、鷹、熊之類。豈亦皆是之謂歟？

東里抑庵春帖

前年過秦和，謁楊尚寶叔簡、王抑庵尚書，見楊氏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門倚素王宮。」意必東里公所作，抑庵中堂集古人語云：「詔許歸蓬華，性本愛丘山。」又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云。

劉三吾與陳南賓書

蜀府長史長沙陳南賓，名士也，曾孫章今爲南雄府學訓導，藏劉學士三吾手筆與其先生

書一緘，戈僉事立嘗手錄之。予以其所云錢子予較書與予前所記合，亦備錄之。予書作「瑜」字，誤。子予蓋老儒廿七人中一人，三吾手書，後皆細書，低一字，空處字模糊。云：「姻家世契，鏞三吾手書裁答長史相公南賓世姻契，安老堂所華緘下逮承起處安適喜敘。巨量暮年以來，每一得姻家書，輒與骨肉賸違之感，友朋相繼凋謝之痛。捧讀至是，未嘗不爲之涕泗交頤也。惟吾姻家一官蜀府，際遇賢王，非但以文學相知，抑且以行誼相信。耆年碩德，優禮見待，老者安之，昔聳其語矣。堂以安老，今乃於吾老長史見之。來者傳誦歆豔有日，發揮素心，久在下懷。願以賢王敬慎名堂，受知有素，未能先以文字形容盛心盛德之萬一，而乃私承姻家爲之文焉，豈不失先後重輕之倫也哉！是用冒昧一文上達睿聽。暮年文思衰落，不知所裁，亦惟受知之素，必能悉此鄙懷，矜其衰朽，而毋訝其蕪穢也。安老之作，惟吾二人夙昔相知，然亦甚媿。斯題斯扁，以賢王而重，而此題此文，乃無龍文百斛之鼎，爲斯堂增重，其不稱多矣。來使行色甚遽，率爾呈達，不直老姻家一捧腹也。先祖詩文早已稊完，今先寄一本，顯求長史爲寒宗族譜一發揮。今夏間則以兒類之來，謾一編寫。文先丞相四世孫仁寬徙家今之石溪，時有手植黃槿樹一株，大數十圍，將百餘年矣。曩老者留攸縣之日，此樹半邊爲枯，自到溪上，其樹復榮。區區有詩謂「太乙燈輝猶照夜，相公樹老復回春」之句。天師張無爲爲之圖，美和錢子瑜有題，備錄寄去，亦不能不借重一發揮也。三吾手書。宣藩醫官曹伯溫開

春方去，能言令親家老鎮撫昨者亦得其孫子家下信息□□□□老姻家自今夏總裁較書，天下老儒凡廿七人，悉在下處取決，勞心之甚。又鄒孟軻書，詞氣抑揚之太過者八十五條，卒九月間方已完備進呈，未免思慮之過，痰氣鬱結，醫者戒以毋大勞心。以故凡百文字，皆不暇備藁，如安老堂文字與□文字，是以先後不備。」

宋儒批選文章

宋儒批選文章，今可見者，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爲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

水東日記卷十

崔清獻與吳彥書帖

宋崔清獻公與之爲四川路安撫制置使，時與統制吳彥書帖，并當時省簡，見清獻家集。不惟可考當時之制，而清獻薦賢爲國之心，馭將待下之誠，此亦可見。御前筭子至樞密院筭兩行，共二十字，皆兼行大字，戎帥至可喜可賀，云出親染也。二月初，奏劄已上，并專書廟薦，懈甚力，旦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此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下卽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替，統制卽便疾速，司又薦隴西爲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 押 付吳統制。御前筭子付金州都統吳彥御寶封。御寶實封樞密院筭，此處疑有闕文。四川崔制置申，與之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材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蓄之，則緩急無以爲用。與之冒膺樞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爲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爲將帥之儲者，可不薦拔之乎？與之伏見修武郎與元府駐筭御前中軍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

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王子去求仙，丹成人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已上數語，凡鄉學小童，臨做字書，皆昉於此，謂之描朱。爾傳我習，幾徧海內，然皆莫知所謂。或云僅取字畫簡少無他義，或云義有了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諸暨陳儒士洙今日云：「嘗見宋學士晚年以眼明自夸，細書小字，嘗及此。學士其知所自者耶。」

乘轎事原

宋南渡後，行在百官，有謝訥乘轎表，見汪浮溪集，此亦乘轎事原。然伊洛大儒則又嘗云：「乘轎是以人代畜也。」

蘇人文學之選

蘇州自國朝洪武中來，凡斯文盛舉，未嘗乏人。吾所知如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人文華堂，命宋學士等爲之師，俾肄業。勸懲寵錫，畧似後來曾榮等，則有王璉汝器，修元史則高啓，謝徵亦有傳著，不知卽潞州知州否。永樂中纂修大典，有王汝嘉、趙友同，大典尤多其人。洪熙初，弘文館中則汝嘉與陳繼嗣初。正統中提調學較，則僉事張某。景泰中修史，其自外赴召者，有節之、欽謨，而天順再舉提學之選，節之、欽謨又當其首選也。

崑山塘浦水利

范石湖爲李結記澹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又崑山水利序大概有二：曰作堤，曰疏水。大概有一，曰種菱。王荆公送人宰吳江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菱蒲青。三江斷其二，涇水何繇寧。」皆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占命決王石位壽

正統中，石璞爲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爲僉事。先生清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豐偉，亦殊衆人。而石才行猶人，舉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咸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衆人遇石。有占命者適曰：「石向去遠到腰玉，尚未艾也，王當止五品，壽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豈皆本於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與夏御史填言如此。

塑工傳名

宋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元劉正奉亦名世焉。今北京東嶽廟云尚有其蹟，兩人見黃涪

翁、虞伯生之文，皆不泯矣。

范裴崔周詩詞

初予有關北之行，叔簡司丞手書漁家傲一闋見贈，云是范魏公經畧西邊時所作。其辭曰：「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角聲相對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茲來南中，得唐裴晉公二詩，其一曰：「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常縣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欲謝歸耕。」其一曰：「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又得宋崔清獻公題劍閣詞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又得我朝巡撫南畿尚書周公恂如感懷一首，云：「日晏忘餐夜半興，簿書煩擾爲無能。秉心初擬逢衡鑑，任意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前非未悟差蘧瑗，敢歎微驅踐薄冰。」數篇者，於予有槩於中焉，因取筆記之。

納還使北進冬衣疏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日取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太上皇帝大臣行。羣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原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奏疏，雖諸公怵威誤國者欲泯其跡，科中當奏知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可以警誤國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惋惜而已。

范公歐公手書

范文正公嘗用黃素楷書伯夷頌遺蘇才翁，劉原父以蜀素烏絲欄求歐陽公寫孝經一章，公以其不染墨，寫澄心紙答之。蓋黃素、蜀素皆絹名也，伯夷頌今在義莊。

碑銘不著撰書人名

歐陽文忠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時，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

字。楊東里云：「漢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周尚書云：「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梁高望、王大悅、甯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卽書此者之所爲歟？」

蘇秉衡論詩

海昌詩人蘇平秉衡者，嘗言宋一代近體詩，其彷彿唐人，僅王禹玉元夕一詩耳。猶惜其「鏡京春酒沾周宴」沾周「字音調不諧，易「沾」爲「陪」可也。高棅軒太史詩二千首，亦止取其夜聞吳女誦經一律。然好事者則以□□□□□□□□八字管定秉衡近體詩，云「禁是則莫能爲也」。蓋與許洞詩僧事相類云。

乖覺乖角

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韓退之云：「親朋頓乖角。」羅隱詩云：「祖龍算事渾乖角。」宋儒語錄亦有乖角，似與今用乖覺意相反云。

柏子庭注磬疏

釋柏子庭注磬疏：「鳴鑼惡念生，擊磬善心發。善心發如火鑊涼，惡念生如蓮葉脫。我來化磬不化鑼，布施無分少與多。一槌打却自家底，聲聲喚出阿彌陀。」

石川張子才詩

蕭墅張氏聞見錄云：「石川張子才，洪武二十四年以秀才舉，赴吏部。嘗有元宵詩及上御覽詩二律，元宵詩曰：『三五佳期意氣生，燈光偏與月華明。一天星斗移人世，萬斛驪珠布帝京。龍閣風光連上院，鳳樓春色勝蓬瀛。游觀唱咏應多幸，四海雍雍正治平。』進御前詩曰：『曙氣初分四海同，聖明天子五雲中。冕旒端拱昇平日，禮樂雍和化毓風。萬國衣冠權拜舞，一朝刑罰伏姦兇。書生老得赴金闕，願祝皇猷効才衷。』子才莫詳其人，吾以吾石川今之言詩禮者落落也，以是取之。」

彭狀元失朝

凡大班奏事有常規，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辛未，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與他凡有劾皆卽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同榜吾友鄭時又云：「狀元退就鴻臚習儀，大鴻臚疾言厲色，詰其

誤事之繇。狀元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東里送楊彥謚詩

二月二日秋官郎中彥謚賢友南行詩以識別：「楊生青雲器，文彩輝白璧。腰間龍泉劍，別我有遠適。吾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修文德。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警飭。如何才智士，宏議薄古昔。懷忿忽遠圖，急功幸苟得。寧論萬里行，糗糧豫特積。漢廷所遺帥，孰是趙充國？子行職贊襄，餽勉據良畫。雖有斗酒錢，安能寫胸臆。臨岐念素交，聊贈繞朝策。廬陵楊士奇。」右詩見楊氏世美錄。初麓川之議，蓋有主之者，內閣未之聽，而兵部和之。於是，王忠毅公有總督之命，此詩大意具矣。後來忠毅西巡一奏，此事愈明。他日豈無秉公是於形簡而致深慨於是詩者乎？

官制異常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繼王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鑑、王文繼王翱，國子監劉鉉、陳詢，太常、尚寶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功伯，兵部則靖遠伯，禮部則興濟伯。今之異於常者，則李少保賢白郎署至閣老，劉崇益

縣方面人爲大司成也。

俗語見唐詩

今時俗語，事物紀名，相傳莫知所自，而見諸唐人詩最多。近讀王建詩，如「鹵簿分頭人太常」，「銀帶排方獺尾長」，「恐防天子在樓頭」，「射生宮女宿紅粧」，「地衣簾額一時新」，「御厨不食索時新」，「家常愛著舊衣裳」，「浴堂門外抄名人」，「爲逢好日先移入」，「直無鷓鴣到園中」，「暗中頭白没人知」，「空閑地內人初滿」，「薔薇不似已前春」，「勞動先生遠相示」，「百方回避老須來」，「文案把來看未會」，「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當直巡更近五雲」，「自執金吾長上直」，「侍女常時教合藥」，「立地階前賜紫衣」，「宮女月中更替立」，「誰家將息過今春」，「美人開池北堂下」，「漸覺生衣不著身」，「上皇生日出京城」，「蠶生騰藥篋」，「近來身不健」，「近來年紀到」，「斬新衣踏盡」，「知道縣家閑」，「時時一窠薤」。皆是也，惟「分頭」今作「分投」，非。他如昌黎之「老翁真箇似童兒」，韋莊之「近來中酒起常遲」，甚多，當別錄焉。

大言無實

大言無實，專事表暴之人，如唐之李元平、李係，石晉之景延廣，宋之雷簡夫、趙彥呐，金

之蒲察阿里不孫，我朝之伏伯安，皆是也。賢如杜祁公、蹇忠定，猶爲其所動。王鐸、關播重貴爲其所惑，而委之以國，倚之以兵，宜矣。呂夷簡、楊雲翼之識鑒固足多，若崔菊坡當彥响得軍民心五年之久之時，乃能炳然見之之真，豈不誠難哉！

山谷跋黃夢升墓銘

山谷跋歐陽公所作黃夢升墓銘，面目太似，可厭也。

奏本題本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於後舍鄭重而從簡便，改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己事，則仍用奏本，東駕則稱啓本。宣廟每呼本爲「抹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一〕「陳鑑」，原作「陳鑑」，據明弘治本改。按明史，陳鑑與王文曾共掌都察院事，作「陳鑑」是。時亦有陳鑑其人，只官至御史，未掌都察院。

水東日記卷十一

記王軫父家書事

五倫書已載有王軫家書事，示勸萬世矣。軫，嘉興人也，嘗詢得之。今恭錄詔文於此，次謝表，終家書焉。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攘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賊私於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為人父

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其里長弓兵，不須再役。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

「布衣臣王□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并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以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垺埃，詔命臨門，忽沐分霑於雨露，輝生蓬華，歡動鄉閭。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無私。端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踈，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乏義方之訓，承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少酌於知遇。何冀上聞於天闕，過承下逮於星帑，白金光照於琴書，黃絹春生於篋篋。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遂被駢蕃之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犬馬，願據報效之誠；景迫桑榆，欣覩太平之盛。謹奉表稱謝以聞，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布衣臣王□。」

「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榮至，剛於德清，書中簡畧，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

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擬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儻欲挈家，須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儻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卽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不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觔，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十文一升，^(二)可見太平之時矣。安西雖有來者，而往者絕不可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盤屋俞主簿，祇候去若達，必能道吾家中平安矣。煥章二親俱康健，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俱安，就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洪武 年 月 日。書付男

軫。

元寶

今俗呼五十兩重銀錠曰元寶，嘗見獨石內官弓勝得埋藏銀數十錠，形製皆平漫，與今樣範不同。面有「中書省」小字印，背則陰文「元寶」二大字也。宋銅錢文皆著年號，惟開寶中曰「宋通元寶」，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皆避寶字耳，然反覆皆著元字，亦異哉。

仁廟賜徐善述書詩

仁廟好文之主，官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賜甚多。予前年議事，同軒、崔二憲長於兵部後堂閱馬尚書賜物，見刻本仁廟御製詩文，內多具焉。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永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慰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工業古詩一首。聖製必已具刻，茲不盡錄。錄令旨、書、詩各一，以見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德云爾。其文曰：「令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人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爾為選擇，王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愈否？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息。旨不多及。」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余今欲學作表，卿

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爲搆文，請益好古。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是豐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優待之心，豈忘朝夕。但卿今年邁，恐余爲學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爲覲縷者，爲卿才德直奮。趁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答之禮，豈得忘之？春暖猶寒，當善爲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者。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

「皇太子特以性醜之莫，致祭於故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余文學，匡余政治，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願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鄭濟奠於靈筵，卿其不昧，庶克饗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於故贊善贈太子少保諡文肅徐善述，曰：卿昔從朕於儲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春秋，特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維永樂十七

年，歲次己亥十一月辛丑朔初七日丁未。「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楊士奇、楊榮，左春坊庶子鄒濟，翰林院侍讀錢習禮，侍講陳全，春坊右中允王英，翰林院編修苗衷，簡討曾榮，吏部尚書蹇義，翰林院脩撰楊溥，春坊右中允黃宗載，贊善陳濟，侍講鄒緝，郎中李興，員外郎施顯，主事真完，檢討陳璣，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新逝左春坊左贊善好古徐公之靈曰：嗟吁！先生德宇振振，蚤出遊學，適際昌辰。典教方州，遂陞成均。進官春坊，益勵忠勤。內明外厚，名重縉紳。啓沃輔翊，方藉老成。夫何一疾，竟殞厥身？亦既壽考，有子有孫，飾終吊祭，薦荷寵恩。遺文清馨，不亡者存。士奇等忝在同寅，或居比隣，一奠永訣，寓哀斯文。尚饗。」

右祭文三通，東駕文出親製。洪熙中文，意當筆詞，臣有深意焉，蓋嘗見一時王文靖祭文內及文事，其指文靖進說詩法之事歟？好古獨不及此。聞好古清介端實，不愧古人也。同僚鄰曲祭文，不知何人作，本真文韻，而亦用一成字云。

戲言取怨

戲言辯口，輕爲評泊，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揚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糞桶，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擊也。」

虞文靖朱宜人墓碣

虞文靖公爲秘書少監日，著朱宜人吉氏墓碣。石本作碣銘。其畧曰：「鎮石石本作征東行省儒學提舉朱德潤嘗石本作常爲集石本作余言其母夫人吉氏石本作吉宜人之孝也，祖母施夫人甚愛之。至元甲午十二月，吉宜人將就館，而施夫人疾病，嘆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革，石本作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壙，以爲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許，得石焉，刻曰：「石本有麟林字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石本作石若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人盛德，真得爲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爲孝感所致。」

朱氏，睢陽五老兵部郎中貫之後。德潤字澤民，有文章政事，而獨以畫馳名。虞公嘗跋其文，以爲識者不厭其多能也。子季寧娶崑山州判官徐侯女，朱之後因家崑山焉。陽抱山去蘇城不遠。嘗閱雲間志，陸故晉大族，如遜如抗，重珪疊組不一，皆葬華亭橫雲等山，志悉有載。獨無陸績墓，蓋或以別業遷徙，葬陽抱山矣。此銘康里子山書，立石尚存，末云「泰定四年月一日。今僂倭依伯生先生命抄錄一過，願併請先生書之，庶永傳也。」巖敬告澤民提學足下。」

晦庵考定歐公事蹟

朱文公先生考定歐陽文忠公事蹟有云：「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公平生學問根原，出處大致，言行本末，皆見於此。獨晚年青州論執青苗事，尤足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既老不衰。而公諸子所次事蹟，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克行狀亦不載。韓魏公作墓志，乃始見其嘗有乞不收息及罷提舉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語，神宗實錄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濤之重脩，乃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直書其以是爲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猶歷二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予居閒好觀當世名臣事蹟，往往購求名人碑志，故在遠者未可知，二三十年來忠邪貪廉之大概，亦稍有聞，而頗厭作者之不得其實十恒八九也。嗚呼！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數百年之後，當必有其人，必不止如今日之所見而已也。嗚呼唏矣！」

呂忠肅遺詩

元中書左丞平定呂忠肅公思誠，耿恒庵尚書九疇曾祖妣之兄也。其爲人，見元史本傳。嘗見南村輟耕錄載其「不敢妄爲夢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一詩。天順四年，予過南都，飲尚書太平里第，尚書因誦公寄內一詩，其詞曰：「自從上馬苦思卿，一箇窮家兩手擎。少米無柴休懊惱，大男小女好看成。恩深夫婦情何極，道合君臣義更明。早晚太平遂歸計，連杯共飲話離情。」大抵公之詩情真語切，要亦出元白云。

阮太監修營勞績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役皆有碑，獨靳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則亦嬖嫉之云耳。

〔一〕「十文一升」，明弘治本作「十分一升」。

水東日記卷十二

商氏先世公牒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紙，內凡朝廷語言，皆朱書。蓋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送浙中，意與今安插來降人相類。所寓，即今所居淳安寥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於茲矣。弘載入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先德卷求題，弘載因出此，得覽觀焉。當時見有周功叙一跋，在卷後也。

宋薦錢時省劄繳狀

胡參政拱辰藏其鄉先生宋融堂錢時子是周易釋傳一冊十二卷、兩漢筆記一冊六卷。蓋皆不完之書，錄其省劄書狀之詳，見宋雖衰季，而其君臣之間，崇儒重道如此，人心所以不能負宋而遽亡也。且以融堂著述之多，去今僅三百年，參政又世儒家，所見止此，良可嘆已。雖然，班孟堅藝文志所列，今存者幾何？豈獨融堂也哉。

錄白宋省節。「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節子。臣輒有奏陳，仰干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蓋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太府寺丞鄭之倅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洵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辯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王綱亦嘗延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詣。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歎扣之。見其夙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魯直陸寇陸梁，兀術入浙，糾率扞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爲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爲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真宗皇帝於禁中壁間見穆脩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卽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嘗請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儻今不加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畀以秘閣較勘。仍乞下

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勅旨。貼黃：臣洵有奏聞，臣伏見成忠郎吳如愚墮身右列，早歲兩爲筦庫，尋卽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爲臣言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經，贖有著述。凡士大夫之仕於朝，與三學之生員，四方之士子，苟有志於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充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畧無倦容。臣竊伏思念，輦轂之下，有此佳士，可謂蘭蕙衆根簫勺羣調者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則天下何覩焉？臣愚欲望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事郎，併充秘閣校勘。如此則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而厲人心，可以抑奔趨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爲無補。取進止。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右劄付秘閣錢較勘。」嘉熙二年五月 日押押。

錄白嚴州進書繳狀。貼黃：嚴州恭奉聖旨，取發嚴州布衣錢時著述書上進事。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一薦：「準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迪功郎，昇以秘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御覽，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一百冊，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進者。錢時家塾尚書演義三十冊，學詩嘗見三十冊，周易釋傳二十冊，四書管見八冊，兩漢筆記一十二冊。右件書一百冊，用黃綾裝楷，黃羅絹裏，夾複五條，象牙牌五面，紅茸條繫綵

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鐵鎖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嘉熙二年九月 日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萬薦上進。」

胡石塘送諸生詩序

皇帝龍飛御天之三年十有一月，詔天下郡縣與賢者能者，明年行江浙中書省試士錢唐，凡一千二百有奇，九月辛未，列合格名士里寓於書，上丞相府。蒙古、色目五人，欣都舉首，江、浙、閩二十八人，朱嶸第九，盧可繼第二十一。江西行省試士南昌，饒扞第七。四人者嘗授經永康胡長孺，故欣都生之行也，長孺告之曰：「若知夫舉選之故歟？四代事舉言楊述矣，孝弟、力田、賢良、茂才、漢也；秀才、中正、魏晉也；進士、明經、隋唐宋也。壹操行則質木而少文，專詞章則雜博而寡要，二者交相爲病，縉紳先生深念之，卒莫之能革。二千年教化風俗之被於下，禮樂刑政之出於上，俱不能以無媿古人，固也。今一變至古，二三子又相望鄉書中，是知選舉之故已，長孺也其何以告若？粹白莊遜，以持其身；幽深邃遠，以致其學；直方正大，以立其節；醇雅暢潔，以肆其言。告若止是矣。繫以詩而叙之：「晴旭槁落木，淺碧露寒溝。乘流不盈尺，才足漾輕舟。野梅花始芳，岸柳質若柔。五湖草綠淨，北固山光遒。大江荆揚會，長淮日夜流。磊落呂梁石，突兀彭城樓。層冰忽峨峨，涼風亦颼颼。發棹買良馬，解裝襲

重裘。初非兼程行，乃覺馬力優。燕山擁萬疊，秀色射兩眸。三古垂載籍，壯歲窮探求。素懷致君術，常據禔廟謀。如何螻螻身，欲與稷卨儔。辛苦望溫飽，鑿枘無相投。曲學汲所訶，教調咸不酬。勉哉二三子，毋爲昔賢羞。」

右胡石塘先生送欣都、朱、盧、饒諸生會試京師詩序。先生字汲仲，石塘其號也，故宋遺老，在元有文章大名，與方回、仇遠、戴表元輩齊名。但其人自任太過，故揭文安公有書箴切之。間見其詩文二十餘首，皆峭拔刻厲可喜，惜不見其全集，漫錄此文。

張伯緒格言

崑山進士張經字伯緒，邢寬榜及第，張篠庵兄弟業師也。篠庵嘗誦其格言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姦人下隸，惟是之窺，投問抵隙，無所不至也。後生戒之。」

楊文敏碑誌等不同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

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畀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悔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公爲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爲公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揚言於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譔神道碑，則又畧之矣，覽者詳之。

姚鉉文粹自序

宋定陵太中祥符四年，吳興姚鉉集唐文粹百卷成，自序曰：「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於調惑。漢興，賈誼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求用於文帝，絳灌忌才，卒罹讒譎。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餒，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揭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於本朝，盡索歷代才

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詞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輔轍，首倡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問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千名求試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於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徧閱羣集，就玩研究，撮善擷華，十年於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曼辭，率皆不取云。」

日記故事

故事書，坊印本行世頗多，而善本甚鮮，惟建安虞韶日記故事以爲一主楊文公、朱晦庵先生之遺意。穎考叔輟羹遺母，不失純孝，未免昭君之過；鬻拳強諫以兵，可謂愛君，難逃陵上之非。王覽愛兄諫母，則陷於不慈；鄧攸存姪棄兒，則傷於少恩。凡矯枉害正之事，一切不取。又如楚王戊之醴酒忘設，邊孝先之晝眠見嘲，翟公之貴賤見交情，丁公之謁見受戮辱，事雖反正，亦足爲來者之戒，各存本類之後。近歲襄城李公重刊此書，又爲易生知爲幼悟，且標目却去對偶，一以年代爲先後，亦善矣。惜乎去取標目皆尚有未精純處，且不著事出某書某文。其間刪削亦不一，如內助得賢稱伊川兄弟，而戒無謾語却又稱先公等類，可知也。大抵此書與沈易五倫詩同，雖較之他選，可謂彼善於此，而欲謂之當而備，則未也。

劉貢父詩話

劉貢父詩話謂宋太宗賜進士詩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得詔旨體。予以爲當以儒生易寒儒，蓋堅儒、小儒、腐儒、寒儒可以謙言，人君宏大之體，未宜爾也。「漢之子大夫，可見若所謂。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則自有宏偉氣象。

水東日記卷十三

鄒奕等詩文

鄒奕字弘道，蘇州人，有文行。元季嘗守賴，國初謫關西，與一時知名士若江右夾谷希顏、三衢徐蘭與善、錢塘童權可與、天台姚文昌、錢塘楊志善、山東趙敬主一、秦州劉純宗厚、同郡沈繹誠莊、陸禧彥吉、婁江丁晉仲敏爲倡和友，詩文甚多。

仲敏蓋吾崑人也，嘗有寄誠莊詩曰：「芝軒先生人中仙，儒醫並稱世所艱。顏井泉通上池水，孔壇杏接匡廬山。焚香鼓琴白晝靜，吟詩淪茗青春閑。老樵何幸忝知己，日日杖藜相往還。」又和誠莊韻五首曰：「關塞同爲客，王門共曳裾。青雲應咫尺，白髮竟何如。忽憶吟梁父，長懷賦子虛。所嗟衰朽質，多枉故人書。」春來倦行樂，春去却尋幽。花落隨風舞，溪喧帶雨流。乾坤真逆旅，身世似懸疣。何物令人羨，忘機海上鷗。「閒居忘俗累，行樂喜芳春。露滴烏巾墊，花迎白紵新。清歌移晚興，佳句滌襟塵。處處香醪熟，誰家味最醇。「荏苒傷春晚，蹉跎惜鬢華。家居猶未定，社酒不須賒。花柳知無恙，雲山畫莫加。尋芳徒步好，何用早將車。「長鬚攜尺素，邀客扣塗茨。筋力非前日，襟懷似昔時。酒從花下酌，缸傍柳邊維。風

景還堪賞，重遊也未遲。」

彦吉有題山水圖詩曰：「誰寫雲林景亦奇，却如吳嶺越來溪。柴門未啓雞初唱，竹院纔開鶯亂啼。萬萬烟籠花樹合，薄薄露浥柳稍低。令人萬里鄉心切，吟斷東風望欲迷。」

誠莊詩目有送練師哲曰：「萬里還家會倚門，東風塞路雪猶存。柳條未放黃金纒，竹葉先浮綠蟻樽。比及杜鵑啼客邸，料應畫鷁到江村。白頭交托忘年舊，好附鄉書示姪孫。」有宣德中寄太醫院判以潛姪曰：「吾宗阿姪侍金門，要竭忠勤報寵恩。白髮至親惟叔嬭，青囊傳業有兒孫。客邊自吊燈前影，身後誰招石上魂？聊寫容儀遙寄汝，可能函骨到丘園。」

獨弘道尤有文名，關中以弘道文章、誠莊唐律、夾谷希顏篆書爲一時兼美云。弘道有謝誠莊并杏林小隱文二首，爲誠莊題倪瓚畫一律，附此。「洪武壬申夏，余道阜蘭而西鄉，有沈誠莊出郊遠迓，握袂聯鑣，假館投氣，凡所以慰藉余者，曲盡其情。翌日會諸縉紳，譽誠莊者交口，蓋誠莊吳儒醫也，讀書明性理，工爲七言詩，新清俊麗。僑居關西二十年矣，而學術益精。其治疾也，如射者之中的，斲輪者之運斤，得之心而應之手。西州人咸曰：疾而遇夫誠莊，莫予毒也已。馳驛市車，不遠千里以求治者踵接於庭。交游中有一日之雅者，率不計直，必與善藥。邊城遠徼，天使誠莊以術濟人，豈非幸歟！今年冬，同郡陸彥吉以書抵張掖，告余曰：『僕近得疾，賴誠莊治之而愈，既而闔門皆有疾，誠莊一一治之，靡不愈，起沉疴，全一家，其德

厚矣。僕無以酬其德，而誠莊亦未有德色也。昔宋清不爲市道交，與人藥雖不責直，後其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往往饋送清益厚，是清猶規利於異日也。今僕在謫籍中，年益以衰，身益以困，無復求伸之日，誠莊豈望僕有厚報哉！仗義之篤如斯而已矣，先生文以誌之。嗟夫，醫必窮理，必存心，不窮理無以參陰陽不測之運，不存心無以體天地生物之仁，斯二者誠莊奉以周旋而擅名一時者也。彼憊焉表裏虛實而乘時射利者，得不類有泚而面有墨乎！雖然，醫固與人爲市者，富而不受直，是要名也，貧而必取直，是不恕也，誠莊其必審於此矣。因彥吉之請，併書余感念之情以寄焉。洪武廿七年歲在甲戌十二月下浣吳郡鄒奕序。

〔漢書〕范曄論古方伎之士，不汨於物而與造物者游，故參陰陽不測之運，闔關動靜之機，華陀之徒用是顯名天下。然則凡爲醫者，必造是理而後有是功，而世或託神其術者，亦未能超乎是理之外也。若杏林董奉，其不汨於物者乎？不汨於物而與物爲體，彼物其物，我其我，而物之賊我者亦多矣，縣不知物我之同體也。不責人之讎虎，徒責虎之讎人，豈不悖於理乎？是故無私而物自順，無欲而物自化，我之同體也，彼董奉之術用此道也。奉以活人爲心，不受人直，而課種杏，是豈居善藥以逐什一之利者？杏林而虎來守之，是心之所感召，豈有所謂丹經符籙驅役鬼神之所爲乎？余同郡沈誠莊聽敏秀穎，自其妙齡，讀書工詩，有志於世用，後遂隱於馨，今居蘭州，而洮、岷、河、湟貴人有疾，必以誠莊爲請。嘗構一丹室，題曰杏林小

隱，客或謂之曰：『子將以董奉自期乎？』誠莊笑曰：『吾去家數千里，僑於黃白沙草之鄉，不能感吾心慘吾顏也，顧不能以顏、孟之學施惠於人，而業於是，杏若成林，吾將春斲其葩，夏嚼其實，有扣門者以善藥與之，亦足以償平生之志矣，吾安知董奉之爲誰耶？』余在長安聞其言，然後知誠莊果造乎是理者也，果齊乎物我者也。雖致於菟之守林，亦何難之有？念其父伯新先生年長於余，余畏友也，歿二十餘年，嘉其有令子若是，因書以誌焉。洪武丁卯冬至後三日吳郡鄒奕記。」

「落星灘上拾珊瑚，淚洒倪寬舊畫圖。夜鶴歸遲華表冷，春雲散盡墨池枯。九苞文彩俱零落，一代風流更有無。君若九原知我在，應憐形影塞垣孤。」

謝友規文賦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非其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興州衛軍員。善爲文，有鳴窮集。又有臨江潘若水者，爲王府引禮舍人，以言事擢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坐事黜爲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詩，有退庵集。正統初，太僕司罷，若水卒於長安。而解學士大紳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關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解公文翰氣節聞天下，人能言之。近見若水桃源賦，員所作與速魯麻序別，責答二文，賦多不錄。

員之文曰：『速魯麻者，西域人也。父熟麩牟與媪曲木氏私遇於瓮吉氏而生速魯麻，魯麻生而父滅姓，母育之，仍養於瓮氏。少生硬，不循理法，母力變其氣質，瓮氏亦護之謹，時其喧而溫良之，既久，儻永出流輩，人交口譽之。予家居時，雖數千里外，固聞其名。泊遷臨洮，比入境，館於石井鐸，鐸長廖某請曰：『此有速魯麻者，頗慕聖賢而爲其道，聞先生優人聖賢之域，渴心願見，先生幸嘗試之。』予聞曰：『人希聖賢，卽聖賢之徒矣。』命之見。時天沍寒，瓮氏抱之附火，久乃至，則坐之兩楹之間，凝重不語，予亦莫知其中之美惡淳漓也。廖乃命白水執杓起請，又俾渭川祝童子導引之，尋勃勃若欲有所言者，廖起揖，予卽之，口談源然泉湧出，其風味沉浸醲郁，視督郵從事輩皆風斯下者，誠企聖賢而有得者也。予甚愛之，因詢所自生，予以其父特飲食之徒耳，况難於明言之者，戲撮其母之氏目爲曲生，遂從予至臨洮。予所居尋樂軒，軒未嘗一日無賓，賓至輒留，留必設席，必召生俾應賓，生不在賓卽不歡，賓或雅愛生，生亦不爲之盡，有忤令者，生必往浮之，人有速予飲者，亦必先召生焉。或嘲生曰：『吾與爾交，昔何醲，至今淡泊若是耶！』生曰：『吾聞人之論交，君子若水，小人若醴，公等欲終小人乎？』又有嘲生曰：『爾特糟粕之餘耳。』生曰：『公等鶴首窮古人之糟粕，曾不得嚼其粒許，曷若吾之糟粕有餘味而心醉者耶！』其辯給皆此類。生風流醞藉，能助人興，予每製文辭，揮翰墨，必先召生資之起予，生則盡出底蘊，與壺公商公輩俱來，予歡然與之傾倒，然後肆意命筆，類有

神助，予以是益喜生。生或值予有不懌，必懇懇慰藉，至屢拒不肯去，俟復故乃已。從予八年，蓋未始朝夕離也。一日生傾倒大甚，致予發狂，而爲人所尤，予則以尤生，絕弗與交。生踏門謝曰：『僕厚於先生，先生弗能大受，以致尤，是則先生之罪，僕薄乎云爾？願以先，僕不亦過乎！』予無以詰，遂弗絕，曰：『然。自是亦知其非益友，稍稍踈之，而生來益勤，予亦不得不爲之竭忠盡歡云。至於承祀事，謁大賓，必豫飭館人嚴止，雖生求見亦不與接也。今予當朝京師，生遠送予於會寧，蓋距臨洮已三百里矣。將別，白予曰：『鄉僕求見先生，先生不鄙夷之而酷嗜僕，至欲同死生，若李白之於舒州力士者，雖一致先生於尤，先生類躬自厚而薄責於僕，誠知己者已。今先生當入中州，與聖賢者遊，僕豈不願從以厠跡其間？念風土各宜適孽，沽術之徒冒聖賢之名以欺人，先生慎勿與交，以耗其神。僕之族有阿刺吉者，修坎離之術，鍊形斂精，能以迷人，先生尤勿與交，以損其真。』予應曰：『諾。』因留生復飲，盡歡而別。是日洪武己巳夏四月二十有一日也。」

「洪武己巳之秋，予隸兵籍都，城民維之姚坊門，乃九月八日與其儕輸作於公，晨自龍江之次昇巨木，抵門乃歸，則寘擔綽牖下，治蔬食，食畢，仍以日之餘力銷毘肪乎缸。旋以讀書，比夜漏下二十刻許，罷極而睡，夢一神人，報如其形，歛如其聲，瞋色盛氣指余，謂曰：『吾寧女，譬也耶？何今日毒我之力也？』予矍然問曰：『子爲誰？何毒也？』其神曰：『女終日毒我，不

識我耶？我托形汝面，居中巖下山林間，我口神丹朱也，汝願誘以不識，非妄甚歟！予俛默良久，徐謂之曰：『子神而尸予口，予其思子是毒乎？今子謂予毒子反而不得也，敢問毒子何若？』口神曰：『若欲言若毒也邪？女他日固恒毒我，而莫甚今日，請爲子數之。啓明在地，輪音未呼，靜坐而食，飯糲蔬菴，畧弗下咽，子強致予，子之毒我一也；出廁徒旅，儼然就途，或驕而歌，或悲而吁，頤撼莫合，息窒罔紓，子之毒我二也；衆其舉任，子肩弗勝，衆呼倡子，邪許以磨，奄奄綴息，叩叩聯聲，子之毒我三也；弛擔作肆，我謂稍閒，號咷以慟，於邑而歎，奚體之勞，而予之煩，子之毒我四也。往復三舍，繇昕踵曠，偃投圭萼，浙炊是親，復飲食予，猶昔所云。舍此四毒，庶夜而訢。若之何比暮而猶予勤也，膏賦弗耀，目眇弗舒，擁筴據几，復書於劬，兀兀屹屹，伊伊吾吾。使吾屬羅千、虎賁、正輪之徒，舉領領焉而搖，熯熯焉而歎，爍爍焉而焦。吾苟非子讎，何子毒吾之饒邪？吾見托形於他人之面者，食前方丈，已飫羶薌，左絲右竹，已饜官商，代言敷奏，已宣詞章，居則漱乳，覲則含香，液津流潤，輔曆生光，此固富貴者爲然。然至托於貧賤者，視我猶愈也，彼歌則不哭，勞則不讀，乞匄盃炙，亦饜膏馥。獨我不幸而爲子所毒也。』予復之曰：『子之言止是乎？吾懼真有毒於子也。言苟止是，則子之託形於吾乃大幸也，而非有毒也。吾語子大幸，設子不幸託形於便佞之人，截截善論，營營忒伎，如簧覆邦，危機生厲，則人將惡子，而目子爲利矣。設子不幸託形於亂世之人，卷智囊括，束辯

滕絨，下禍之端，上謗之監，則人將戒子，而謂子爲箝矣。設子又不幸託形於深中之人，鬼域幻詐，狙率狼譎，謀以秘成，害乃昭發，則人將冀子之滅而并軀之誅矣。其或傷於辯而摺羅千，悖於習而拔正輪，怙於不順而斧虎賁，是皆若屬之不幸者，其毒若此，而子不聞乎？今吾之處子也，食必正，茹必壽，哇不義，謝嗟來，是自子而人者無違，而子可無籠羈之辭矣。道法言，頌雅詩，禁躁妄，屏支離，是自子而出者咸宜，而子可無劬書之譏矣。羹味雖不足，猶暮鹽而朝齏，有言雖不信，猶正理而達辭，用能守子如瓶，而善千里之樞機。凡此數者，皆子之大幸，願謂余毒子，何是非之背馳歟！若夫勞而歌其事，哭而宣其悲，呼以相其力，吁以洩其思，是皆人情之常，吾不虞子之栖栖也。於是口神惡縮內顧，噤不得語，慚謝而去，予亦遂寤，則趣趣五鼓而自公召之者在戶矣。亟召墨卿，錄其所臆，秉擔與緯，復趨厥役。」

唐孫府君誌石

襄陽武侯家，因鑿池得唐故幽州衙前討擊使樂安郡府君孫公墓誌銘石二方，一尺二寸四分。其蓋石題字不在下，以其上方四角削稜刺螭，文取其中，一方七寸，篆「孫公墓銘」四大字。公諱緒，字宗緒。五世祖伏伽，大理卿；大父世元，雲麾將軍、左驍衛、幽州衙前兵馬使、簡較太子賓客。邊書之次，書「鄉貢進士高哲」，不言書撰也。此石今在通判黃諫家。

水東日記卷十四

宋元絳閔忠詩石刻

皇祐四年夏五月，邕僚劫庫兵稱亂，陳船順江，絕數郡。郡之守臣狙狎承平，弛武備，輒委符管避賊，獨封、康二州將提罷卒數十力戰以死。明年春，予傳車過二州，問其吏民，皆爲出涕，愀然感之，作閔忠詩，書於康州三洲洞石。廣南東路轉運使、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武林元絳題贈光祿少卿康州趙使君師旦：『使君親門城譙間，一日矢盡，軍吏請避，使君麾之曰：『士不死敵，非壯也。』城門既開，度必死，堅坐廷上，賊猝而害之，至絕詬罵不已。一子在襖中，其母擁持遞去，力屈躑棄，三日還視，尚呱呱草間，聞者異之。』轉戰譙門日再晡，空拳猶自冒戈。身垂虎口方堅坐，命棄鴻毛更疾譴。協韻。柱上杲卿餘斷節，綉問杵臼得遺孤。吁嗟天下英豪氣，不愧山西士大夫。』贈太常少卿封州曹使君觀：『使君烈考、季父，皆以讜言介節有名當世，予昔介江西刺舉，使君方佐章幙，嘗以勁正有守薦於朝。賊之至州也，使君轉戰數刻，殺傷大當，已而賊合圍急攻，軍吏潛逐，力窮被擒，使之拜，又啖以僞官，皆不屈。』倉

卒蠻聲上水濱，使君忠憤獨忘身。平明戈劍摧城圍，俄頃衣冠落路塵。志士一門能許國，老夫當日亦知人。朝廷贈襪哀榮極，青骨千年合有神。按方輿勝覽所載前趙師且一詩在封州，又誤以爲魏碑作，亦譌數字，幸真蹟石刻尚存三洲岩中，可考也。予既得石本，裝襯之云。

王抑庵絕句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秦和日，有歎落花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題清風嶺詩

王貞婦清風嶺事，昭然在金石，燁然在簡冊，可徵也。夏憲使言，昔有一人以爲無是事，作一詩非之，其詩曰：「噓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嗣，惜乎其人性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誣善爲惡，指正爲邪，讒忠爲姦，目廉爲貪者，視此其亦可以少警哉。

厲布衣

東廣人言其地有宋墳，無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冠家多流落至此，始變其俗事喪葬也。相傳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有經其葬，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揜之。今林氏頗振，庚午舉人林弁、癸酉舉人林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土音稱「賴布衣」云。

廬陵李布政禎

廬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爲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贊其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爲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恩旨。蓋亦有爲之言也。」景泰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先賢祠中，禎獨以嘗作剪燈餘話不得與。禎他爲詩文尚多，有運甍等集行世，其餘話誠謬，而所謂至正妓人行，亦太襲前人，雖無作可耳。

波羅蜜樹實

嶺南地偏氣異，草木蟲魚之類固多別於中州，予所見者，青蛙好登几席，高樹之杪，往往亦見有之。南海祠前波羅蜜樹，其實大者至數十斤，癸未冬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皮青黃色，多角，頗類刺蝟。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蜜漬之，可調湯云。

耽犁手卷

廣州府學教授長樂鄭萬奎藏其父耽犁手卷，有洪武甲戌國子博士臨安錢宰所著耽犁生傳，辛巳春三月晦日廬陵胡靖光大讀耽犁生傳一首，又有建安張智、蘇伯厚等詩文，多不盡錄，錄練子寧、張顯宗二文於後。

耽犁賦：『閩粵之區有生號耽犁者，耕於寬閒之野，而老於熙皞之鄉，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於進取，而惟犁鋤之是耽，安於蹇窮，而惟稼穡之是務。方吾犁之在手也，茫乎其無思，熙乎其自怡，不啻執圭秉璧之榮，而運斤游刃之適也。夫是以取而自名，子其爲我賦之。』居士曰：『嘻，子知所以得遂夫耽犁之樂者乎？天生蒸民，紛然有欲，強則凌弱，衆則暴獨，非聖神之首出，孰克爲之？司牧藹德禮於春生，凜威刑於秋肅，夫婦以別，父子以屬，彝倫是惇，風俗』

返朴。夫是以士得遂其詩書，商得通其販鬻，工得以措其巧於方圓，農得以盡其力於種稔。昔者堯、舜在上，皞皞熙熙，康衢擊壤，幼恬老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漸仁摩義，頌聲以興。洎戰國之爭雄，遂下逮夫秦、楚，開阡陌而廢井田，窮干戈而瀆威武。民生斯時，何所控訴？漢祖大度，文、景無爲，光武、明、章，世紹丕基，藹黎民之醇厚，幾刑措於斯時。魏、晉以降，五胡紛爭，裂冠毀冕，羶穢相仍。偉唐室之開基，繇太宗之神武，感魏徵之仁義，歎封葬之莫覩。曾未幾何，藩鎮跋扈，更歷五季，民無常主。及乎宋室之興，削平僭亂，開文明之景運，幾跨唐而軼漢，休養生息三百餘年。彼番番之黃髮，咸沒齒而無怨。元氏之衰，羣雄奮起，鹿逐鯨吞，瓜分鼎峙。哀蒼生之紛籍，轉溝壑而未已。赫焉大明，如日之升，機槍渙其冰釋，魑魅匿而無形，接統乎千歲，受命於穆清，偃武脩文，生致太平，出斯民於塗炭，化愁怨爲歡聲。是以四海之內無一夫之不獲，皆女織紉而男農耕。向使世途方艱，真人未出，於斯時也，救死而恐不贍，又何暇耽犁鋤而樂溝洫？自今知之，服膺勿失。雖耕田與鑿井，皆歌詠夫帝力。貧窮相資，患難相恤，租必先公，食必先粒，耕必讓畔，以同歸乎吾皇之極。於是耽犁生仰而謝，俯而揖，請書諸紳，服之無斃。洪武三年冬十月既望清江練子寧。」

「夫古人平居未達，率躬耕以樂其道，務本力穡以敦其業，工賈逐末之事不與焉。若伊尹之於有莘，郤缺之於冀野，德公之於鹿門，孔明之於南陽，皆是物也。閩人鄭琳，讀書播耨，執

勤耒耜，而不求聞達，自號就犁生。吾友吏部侍郎練公子寧爲賦以宣道其意，音韻鏗鏘，而甚得體。國子助教鄭孟宣氏戀余數語其後，予嘉其陶然樂於畎畝之中，非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者比，特爲書焉。建文二年夏四月十八日臨汀張顯宗跋。」

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高皇夢雙絲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又嘗記徐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郎習禮。錢，吉水大族，本亦練子寧疎遠姻親，一時雖脫禍，而恒爲鄉人所持，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不可奈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畢，卽以其事聞。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卽下令禁止之。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二程遺書

「右程子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浸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

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盡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它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於建寧，又刊於曲江，於嚴陵，今又刊於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編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於世，學者每恨不克覩其備，私相轉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矣，先生所以望於後之人之意爲逾甚也。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繇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渾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之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於卷之末。」乾道九年夏四月戊子廣漢張栻謹志。」

「右遺書四冊，平湖沈琮氏所藏，云購之金陵公主府中舊藏，張宣公跋尾，親筆入刻也。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予所見當時印本書如此，浦宗源郎中家有司馬公傳家集，往往皆然。又皆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於書籍不惟雕鑄不苟，雖模印亦不苟也。」

西湖俗謠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筩，編筩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筩。」

推命論相近事

推命論相，人云自有此術，至如相衣、相手、相押字、相門戶之類，其說尤多。學亦有淺深，理極微妙，而存心立德，有善有惡，則又係乎其人，故驗有不同，但非常道，固聖賢所不言也。今以近歲所聞之特異者列於後，以資談噱，若因其偶然而遂信其所未然，此固明者弗爲也。

景泰中，四明袁忠徹嘗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尚書尚何不退？」白問：「何爲？」曰：「王面無人色，其名曰瀝血頭，子雙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

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歸自湖、貴，過濟寧，見王驢兒曰：「吾行面君矣。」曰：「奚面君爲？不行可也。」二公大誦之，已而中道得旨還鎮，乃厚遺焉。年戶部嘗爲予言，驢兒并能言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往皆中，若鬼魅然。及究其所繇，則惟以五行立論推焉。

韓都御史雍坐事被收，西江術者周季龍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遷按察司，人復以爲問，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

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尚書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

然。景瓚館錢翰林原溥家，原溥酷好談星，嘗中夜相對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帶，不可受，儻一得之，則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覺怒而捶之。昨聞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占不皆中，凡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水東日記卷十五

陸放翁家訓

今山陰陸氏譜有唐觀察使庶吳郡陸氏四十九枝族譜，歐陽修唐書陸氏宰相世系表，平江府慧感夫人家藏譜序，衢州陸氏太常左卿緯遺譜，宋餘杭陸氏周宰譜，慶元陸氏宗系後譜錄，吳郡陸氏家乘，山陰陸氏重修二十九枝宗系。蓋自齊元侯通爲一世，至今凡六十又三世矣。茲錄放翁家訓於此，元題曰太史公緒訓。

「昔唐之亡也，天下分裂，錢氏崛起吳越之間，徒隸乘時，冠屨易位。吾家在唐爲輔相者六人，廉直忠孝，世載令聞。念後世不可事僞國，苟富貴，以辱先人，始棄官不仕，東徙渡江，夷於編氓。孝悌行於家，忠信著於鄉，家法凜然，久而弗改。宋興，海內一統，祥符中天子東封泰山，於是陸氏乃與時俱興，百餘年間文儒繼出，有公有卿，子孫宦學相承，復爲宋世家，亦可謂盛矣。然游於此切有懼焉。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餘年，終身未嘗爲越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憚。其夫人棺纔漆四

會，婚姻不求大家顯人，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可加也。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敝，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能就，一日覆羹汚之，至泣涕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寓官舟，見婦至喜甚，輒置酒，銀器色黑如鐵，菓醢數種，酒三行以已。姑娘石氏，歸寧食有籠餅，亟起辭謝曰：『昏耄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嘆曰：『吾家故時數日乃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公見貴顯，願以啜羹食餅爲泰愀然嘆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略，然少於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壞，厭藜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皂隸者矣。復思如往時，父子兄弟相從居於魯墟，葬於九里，安樂耕桑之業，終身無愧悔，可得耶？嗚呼，仕而至公卿命也，退而爲農亦命也，若夫撓節以求貴，市道以營利，吾家之所深耻，子孫戒之，尚無墜厥初。乾道四年五月十三日，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游謹書。」

「吾見平時喪家百費方興，而愚俗又侈於道場齋施之事，彼初不知佛爲何人，佛法爲何事，但欲誇鄉里爲美觀爾。以佛經考之，一四句偈功德不可稱量，若必以侈爲貴，乃是不以佛言爲信。吾死之後，汝等必不能都不從俗，遇當齋日，但請一二有行業僧誦金剛、法華數卷或華嚴一卷，不啻足矣。如此爲事，非獨稱家之力，乃是深信佛言，利益豈不多乎！又悲哀哭踊，是爲居喪之制，清淨嚴一，方盡奉佛之禮。每見喪家張設器具，吹擊螺鼓，家人往往設靈

位慢哭泣而觀之，僧徒銜技，幾類俳優，吾常深疾其非禮，汝輩方哀慕中，必不忍行吾所疾也。且侈費得福，則貪吏富商兼并之家死皆升天，清節賢士無所得財，悉當淪墜，佛法天理，豈容如是！此是吾告汝等第一事也，此而不聽，他可知矣。

升濟神明之說，惟出佛經，黃老之學，本於清淨自然，地獄天宮，何嘗言及？黃冠輩見僧獲利，從而效之，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謂之鍊度，交梨火棗，用以爲脩，可笑者甚多，尤無足議，聊及之耳。

墓有銘，非古也。吾已自記平生大略以授汝等，慰子孫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誣後世，豈吾志哉！

吾平生未嘗害人，人之害吾者，或出忌嫉，或偶不相知，或以爲利，其情多可諒，不必以爲怨，謹避之可也，若中吾過者，尤當置之。汝輩但能寡過，勿露所長，勿與貴達親厚，則人之害己者自少。吾雖悔，已不可追，以吾爲戒可也。

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風俗方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遽死，亦決不復出仕，惟顧念子孫不

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復能爲農，策之上也。杜門窮經，不應舉，不求仕，策之中也。安於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捨此三者，則無策矣。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當不以爲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必爲他人言也。

氣不能不聚，聚亦不能不散，其散也或遽或久，莫或致詰。而昧者置欣戚於其間，甚者祈延而避促，亦愚矣。吾年已八十，更壽亦不過數年便終，固不爲夭，杜門俟死，尚復何言？且夫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後身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吾承先人遺業，家本不至甚乏，亦可爲中人之產，仕宦雖齟齬，亦不全在人後。恒素不閑生事，又賦分薄，俸祿入門，旋即耗散。今已懸車，目前蕭然，意甚安之，他人或不諒，汝輩固不可欺也。

厚葬於存歿無益，古今達人言之已詳。余家既貧甚，自無此慮，不待形言。至於棺槨，亦當隨力，四明、臨安倭船到時，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念欲辦此一事，窘於衣食，亦未能及，終當具之，萬一倉卒，此卽吾治命也。汝等第能謹守，勿爲人言所搖，木人土中，好惡何別耶？

近世出葬，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馬之類，一切當屏去，僧徒引導，尤非敬佛之意，廣召鄉鄰，又無益死者，徒爲重費，皆不須爲也。

古者植木塚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塚上松木多不過數十。太尉初葬寶峰，比上世差爲茂鬱，然亦止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樾寔盛，遂至連山彌谷。不幸孫曾遂有剪伐貿易之弊，坐視則不可，禁止則爭訟紛然，爲門戶之辱，其害更甚於厚葬。吾死後墓木毋過數十，或可不陷後人於不孝之地，戒之戒之。

石人、石虎之類，皆當罷之，欲識墓處，立一二石柱可也。守墓以僧，非舊也，太傅嘗爲鄉邦，其力非不可置菴贍僧，然終不爲，豈儉其親哉，蓋慮之審耳。墳墓無窮，家資厚薄不常，方當盛時雖可辦，貧則必廢。又南方不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菴贍僧，數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事也，若云賴僧爲福，尤爲不然。

吾少年交遊多海內名輩，今多已零落，後來佳士，不以衰鈍見鄙，往往相從，雖未識面而無定交者亦衆，恨無繇徧識之耳。又有道途一見，心賞其人，未暇從容，旋即乖隔，今既屏居不出，遂不復有邂逅之期，吾於世間萬事，悉不貯懷，獨此未能無遺恨耳。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盡其實，至老必抱遺恨。吾雖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爲戒可也。

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爾，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人

污池』『弋不射宿』，豈若今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未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所不及耳。若窮口腹之欲，每食必刀几，殘餘之物，猶足飽數人，方盛夏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甚傷之。今欲除羊彘雞鵝之類，人畜以食者，牛耕大驚，皆資其用，雖均屬畜，亦不可食。姑以供庖，其餘川泳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凡飲食，但當取飽，若稍令精潔以奉賓燕，猶之可也。彼多珍異誇眩世俗者，此童心兒態，切不可爲其所移，戒之戒之。

世之貪夫，賂壑無饜，固不足責。至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一病。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若夫天性澹然，或學問已到者，固無待此也。

人士有與吾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同席而劇談大噱者，心切惡之，故不願汝曹爲之也。

吾惟文辭一事，頗得名過其實，其餘自勉於善，而不見知於人，蓋有之矣。初無願人知之心，故亦無憾，天理不昧，後世將有善士，使世世有善士，過於富貴多矣，此吾所望於天者也。

居喪之禮，不可不勉，人固有體氣素弱不能常去肉食者，禮亦許之，然亦不得已耳。至若

寢苦於地，東南卑濕，決不可行，食去鹽酪，亦非南人所堪。如此之類，小有出入，固有不得已者。若夫飲酒及廣設殺羞，以至招客赴食之類，乃可以守禮而不守者，亦是近世禮法陵夷遂至於此！汝輩各宜勉之，若不能人人皆行，則行者自行而已，兄弟相駁，亦無如之何也。

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爲，況官司關節，更取貨賄，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天資闇弱，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鄰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兇悍陵犯耳，姑徐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較，尤善。李參政漢老作其叔父成季墓誌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真達識也。

吾居貧，不喜爲人言，故知者少，今啓手足之後，乃至不能辦棺殮，度不免以累親故，然當痛節所費，但或人土則已矣，更不可藉口于人，以資他用。

九里袁家嶼大墓及太傅、太尉、左丞、少師、榮國夫人、康國夫人諸墓，歲時切宜省視修葺。近歲族人不幸有殘伐擾害者，吾竭力禁止之，雖遭怨詈誣訟者，皆不敢恤。一二年來，方似少止，以後固不可保，然已蒙郡中給榜嚴戒。他日援此有請，既非創始，必易爲力，然須汝輩念念不忘，舉措必當，然後可耳。

『餘慶』藏書閣色色已具，不幸中遭擾亂，至今未能建立，吾寢食未嘗去心。若神明垂祐，未死間或可遂志，萬一賚志及泉，汝輩切宜極力了之，至祝至望。此閣本欲藏左丞所著諸書，

今族人又有攘取庵中供贍儲蓄及書籍者，則藏書於此，必至散亡，不若藏之於家，止爲佛閣，略及奉安左丞塑像可也。此事本不欲書，然勢不可不告子孫，言及於此，痛心隕涕而已。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彌是佳事。闕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耳，戒之戒之。」

後生才銳者最易壞，若有之，父兄當以爲憂，不可以爲喜也。切須常加簡束，令熟讀經子，訓以寬厚恭謹，勿令與浮薄者游處，如此十許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吾此言後人之藥石也，各須謹之，毋貽後悔。」

楊大理詩諫

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能詩，有盛名，其家僮往往於玄武湖墻取萍藻爲豚食，吳思庵時握都察院章，以其密邇廳事拒之，楊答以小詩云：「太平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蓋諺有之宰相肚裏好撐船。此嘗聞諸節之。

呂尚書駝峰之戲

呂尚書震與學士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脛，語解曰：「昨有駝峯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此亦節之聞之京師人云，不知果有此事否。

水東日記卷十六

宋名臣言行錄

今印行宋名臣言行錄，前集趙普、曹彬、范質、竇儀、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錢若水、李沆、王旦、向敏中、陳恕、張詠、馬知節、曹瑋、畢士安、寇準、高瓊、楊億、王曙、王曾、李迪、魯宗道、薛奎、蔡齊、呂夷簡、陳堯佐、晏殊、宋庠、韓億、程琳、杜衍、范仲淹、种世衡、龐籍、狄青、吳育、王堯臣、包拯、王德用、田錫、王禹偁、孫奭、李及、孔道輔、孫甫、尹洙、王質、陳搏、种放、魏野、林逋、附胡瑗、孫復、石介、蘇洵、後集韓琦、富弼、歐陽修、文彥博、趙鼎、吳奎、張方、平、胡宿、蔡襄、王素、劉敞、唐介、趙抃、呂誨、彭思永、范鎮、曾公亮、王安石、司馬光則康附、呂公著則希哲附、曾鞏、曾肇、蘇軾、蘇轍、韓絳、韓維、傅堯俞、彭汝礪、范純仁、王存、蘇頌、劉摯、王巖叟、劉安世、范祖禹、陳瓘、鄒浩、邵雍、陳襄、劉恕、徐積、陳師道、爲五朝云。朱夫子纂集，太平老圃李衡較正，有寶祐戊子廬陵李居安跋，續集黃庭堅、任伯雨、江公望、豐稷、陳過庭、陳師錫、吳敏、曹輔、孫傳、許份、錢卽、种師道、傅察、劉給、程振、李若水、歐陽珣、宇文虛

中、洪皓、張邵、朱弁、張叔夜、鄭驥、張克戩、向子韶、孫昭遠、郭永、楊邦乂、呂祉、別集李邴、權邦彥、張守、陳康伯、范宗尹、朱倬、張燾、鄭穀、滕康、王庶、沈與永、汪徹、周麟之、葉夢得、程瑀、王大寶、廖剛、胡舜陟、衛膚敏、陳公輔、陳戩、張闡、王縉、杜莘老、黃龜年、辛次膺、汪藻、蔡崇禮、呂本中、王居正、胡寅、潘良貴、吳玠、吳璘、周葵、王庭珪、范如圭、翁蒙之、向子諲、向子志、陳規、趙密、王德、張子蓋、李寶、李彥仙、趙立、魏勝、外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則戩附、邵雍、呂希哲、范祖禹、朱光庭、劉絢、李籲、呂大鈞、呂大臨則大忠附、蘇昞、謝良佐、游酢、楊時、劉安節、尹焯則張繹附、馬伸則孟厚、侯仲良、周行己附、王薺、李郁、胡安國、胡宏、胡憲、劉子翠、劉勉之、李侗、朱松、朱熹、張拭、呂祖謙、魏挺之、劉清之、陸九齡、陸九淵、陳亮、蔡元定、蔡沈、後集於呂希哲、邵雍曰詳見外錄。有景定辛酉浚儀趙崇鈇引，云其外孫朋溪李幼武士英所輯，且云朱子所編止八朝之前，士英則南渡中興之後四朝諸名臣也。

今觀別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呂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缺殘脫板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爲後人所增損必多。蓋朱子纂緝本意，非爲廣聞見也，期有補于世教，而深以虛浮怪誕之說爲非。今其問呂夷簡非正人，而記剪髭賜藥之詳，余襄公正人，而有杖斃懷金之耻，蘇子瞻蘇木私鹽等事，亦無甚關繫，若此者蓋不一也，豈李居安所謂剪裁纂要，其是之謂歟？昔見章副使繪有此書巾箱小本，又聞叔簡尚寶家有宋末廬陵鍾堯俞所編言

行類編舉要十六卷前後集，尚俟借觀，以祛所惑。

又嘗見宣府舉人林春有元蘇天爵所編名臣四十七人事略，許有壬諸公皆刻有親筆序，其人蓋木華黎、安童、伯顏、阿朮、阿里海涯、月呂祿那演、月赤察兒、土土哈、完澤答剌罕、不忽木、徹里、耶律楚材、楊惟中、汪世顯、嚴實、張柔、張弘範、劉秉忠、史天澤、廉希憲、張文謙、寶默、姚樞、許衡、王恂、郭守敬、劉廂、宋子貞、楊果、張德輝、李德輝、商挺、趙良弼、賈居貞、王鶚、王磐、李昉、徐世隆、楊奐、李冶、楊恭懿、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郝經、劉因，其曰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薊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太保、少師、三太史、夫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歐陽圭齋序云：事略凡十五卷。噫！宋、元邈矣，我國朝聖聖相承，歷八朝幾百年，名臣碩輔蓋多矣，而未有紫陽、天爵者出，何哉？

銅鼓

南海神廟中銅鼓二，黃寇毀其一，今存者一，徑□尺□寸，圍□尺□寸，高□尺□寸，面圓不甚厚，邊突起狀蟾蜍者六，邊地仍出口外寸許，以次層細如腰束，然下復大與面等，面與四

圍皆細波紋，中心高起寸許，圓圍□寸，徑□寸□分，蓋控擊處也。或曰二廣銅鼓皆馬伏波時作，南海天妃廟舊亦有之，廣西蠻夷土官最多，若雲南、貴州，則武侯作，今夷酋寶蓄之以集衆云。

編類詩集誤收

元人挽文丞相近體之字韻詩，史家以爲翰林王磐作，或又云徐世隆作，未知孰是。趙松雪集懷德清別業第二詩，唐錢起詩也，但「花盡」作「花落」不同耳，豈公嘗手書之編類者，遂誤收入集耶？荆公臨川集亦有類此者。近黃諫侍講集解學士文，以宋景濂送張藻仲歸娶詩亦編入，又不知廣西有宣成書院，遂妄改其詩題爲宣聖書院，至詩中不可念，則又改曰文宣書院，皆可笑之甚者也。

打呵欠

今人以大舒氣作聲爲打呵欠，韓昌黎詩「噫欠爲飄風」，注「噫」爲界切，「欠」或作「吹」。方云聚氣爲噫，張口爲欠。說文：欠，張口氣悟也。宋孟顛以亢聲大欠被劾。舊本作噫歔，蓋警神聲也，見鄭氏禮注，音於其切者非。

真清二韻不通用

真清二韻本不宜通用，張篠庵兄弟云切知忌此，但詩與楚辭多有之，蓋時或一見焉。杜工部百舌詩亦然。

進士題名錄

讀湖廣新編國朝進士題名錄，惜其任己意爲之，如永樂甲申、丙戌兩科第二甲所刻策皆略去，且洪武中甚脫略，殊無足觀。題名記，王抑庵云自洪武辛亥至正統丙辰二十科，陳德遵云自洪武乙丑歲至景泰五年進士題名太學者二十四榜，兩人故史官，其言不甚同如此。如抑庵言，則洪武三年庚戌開科，辛亥會試，至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張信榜，前尚有五科，蓋自張信至丙辰周旋則十五科也，但辛亥至甲戌二十三年中不知五科者的在何年也。如陳言，則自洪武十七年甲子開科，乙丑會試，至甲戌爲四科，則是景泰五年爲二十四科，較之抑庵所云，則又當作二十六科矣。雖陳似止言題名太學，以今題名錄考之，乙丑、辛未二榜未知爲誰，碑之有無，又未可知。又聞楊文貞公云，洪武辛亥至宣德丁未，臨軒策士十有六，蓋又有不同焉者。因念前代名臣事蹟，如宋之言行有錄，奏議文鑑有編，詳備可考，下至軍旅醫藥，亦有武

經總要、大觀本草等書，皆有成書，皆可師法。今而登科一事，卽洪武中事，已無能悉者，然則當蘭臺芸館之任，擅玉堂金馬之清，有金匱石室之富，予蓋不能無待於今日之諸君子焉。

武安陽武兩侯遺事

獨石參將黃瑄往日言，少嘗追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已。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狗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謁神祠，惟騎馬過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早暮，軍中肅然，不尅髮科擾，尋以病還朝，繼之者修武沈清，則食濁之風作矣。瑄故予部將也，頗有廉聲，將略亦在優等，蓋知慕前輩者云。

毛牛鬻羊

莊浪屬環雪山之地產毛牛，毛雜黑白二色，長其，凡軍中紅黑纓皆用之，紅卽茜染白毛也。毛牛與黃牛合，則生犏牛，亦頗類毛牛，又有山中野牛亦相類。又有鬻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耳。

榮辱進退等事有命

凡人榮辱進退等事，固亦有命，所謂飲啄有前定，況死生禍福其大者耶！茲舉一二所聞于後，雖然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聽者，答曰：「面白而偉。」蓋所問者溫人周旋，而所對則淳安周瑄也。

己巳冬，虜將人寇，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僉都御史。時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

統幕潰圍，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關兒人也。』」既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關陣中。

余在兵科，急欲詢將官應詔，同年夏季爵主事曰：「聞南京陳旺者，正統中黃尚書福薦來，不果用，今在陝西。」予聞之躍然。蓋以尚書卓然名臣，其所薦必佳士也，他日旺以貪敗，始得之人曰：「旺不爲尚書所容。」其所薦者，宗載尚書耳。

文字等語識宜避

文字著述、官制稱謂、器物名號，以至歌謠識語、戲謔之言，多有徵應，亦皆有當諱避者，

前古固多有之，近世亦然。文字如王言制策之類，視草者尤不可不慎也，智者詳之。漢高帝忌柏人之名，岑壯侯惡彭亡之地，宋神宗改元大成豐亨之議，三省臺印反戾倒屈，宣撫使印從亡之應，劉原父、梅都官、鄭都官之戲，歐陽公內地招討之疑，劉義叟編鍾之論，趙世長送燈臺之詩，後皆有驗可考也。吳之馬鞍山陰疊浪軒，面湖水數百頃，宋時有識者曰：「車干水宜良出」，今湖爲桑田久矣。買似道福華編誠覆華矣。咸淳中將作監楊文仲兩侍經幄，屢得賜詩，中有「二元肇始」，「大元壹正」之語，蓋未十年而宋運訖矣。宣府有朝元觀，胡毘陵尚書扈從寓宿，易之曰「朝玄」。王翰林玉，初名子璠，鄉試當魁，時初平高煦，拆卷以其音類「王子反」也，已之。正統中京師旱，小兒輿土龍禱雨，類云「兩地兩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等語。又嘗有孳兒環繞一人，按月問答，事尤爲特異也。陳碑者自號安止，任會稽知縣，後調淳安，竟坐事罷官。

廬山野燈

朱晦庵廬山紀行詩有曰「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燄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註云：「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

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又有觀野燈詩：「飛螢腐草尋常事，作底茲山獨耀芒。須信地靈資物化，金齋隨處發精光。」他日又云：「廬山下有寶，故常有光。吾江南平疇曠野，夜中常有燐火點點，往來不定，或自一而百千，或亂千百而卒歸於無，俗云鬼火，豈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耶？」

東里還家詩

東里居士還家詩，一則曰「猶有黃花待我回」，二則曰「定有黃花待客回」，豈亦昌黎「留花不發待郎歸」之意耶！

議論詩中用事

數十年來，號知詩者稱楊東里公，而好議論者，或以公「千古葬靈輻」，謂靈輻非可葬也；「素行元不忝」，謂素其位而行，經語非可詩也。此豈所謂不知詩者耶！雖然，黃山谷云「爾雅山有穴爲岫」，謝玄暉「窗中列遠岫」，徐浩「孤岫龜形」，皆是誤用字。後來黃東發遂以山谷「晴岫插天如畫屏」爲自背其說，又以其「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喪字本平聲，不當作去聲用。蓋在古人已然矣。山谷、東發皆名儒，愚於此未敢以其說爲然。

劉宗器送行詩

正統十三年，彭時榜進士，詔選北土爲庶吉士，命儒臣教督之，長洲劉詹事先生宗器、公安王祭酒先生伯宣亦嘗同事。時山東士二人，尹旻同仁、孫昱廷昭也，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可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送行同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尊傾罷雨蕭蕭，客思離情總不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更清瑣共趨朝。』」西風鴻鴈南歸急，落日雲烟北望遙。此際送君無限意，踈疎楊柳玉河橋。」

江氏譜記賴布衣事

予嘗記宋嘉定中地理厲伯韶事，茲讀開化江氏譜，見秉心紀善齋曾學士求作墓記書，云桂巖去開化縣治東南二十五里，西塘又去桂巖西南百步，侍御景房之墓在焉，松楸蓊鬱，岡巒屈曲，勢若蜿蜒。然宋季有相地者賴布衣過之留記，云此墓是己。乃知稱賴布衣者，不獨嶺南人也。

〔一〕「胡瓊」，原作「胡瓊」，據明弘治本改。

〔二〕「青瑣」，原作「清瑣」，據明弘治本改。

水東日記卷十七

釋清濬廣輿疆里圖

袁伯長謂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陋，始定南北兩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覽可盡。且言其身至開平，見所謂衍迤平曠，靡有紀極，始謂視兩戒之說倍蓰不足議也。予近見廣輿疆里一圖，其方周尺僅二尺許，東自黑龍江西海祠，南自雷廉特磨道站至歹灘通西，皆界爲方格，大約南北九十餘格，東西差少。其陰則清濬等二詩，嚴節一跋，因悉錄之。「萬里山川咫尺中，江河迢遞總朝東。當時漢帝曾披此，鄧禹因之立大功。沙門清濬。」夷夏都歸掌握中，眼空南北與西東。此圖畫就非容易，爲問沙彌幾日功。武林王逵。「此圖乃元至正庚子台僧清濬所畫，中界方格，限地百里，大率廣袤萬餘，其間省路府州，別以朱墨，仍書名山大川水陸限界。予喜其詳備，但與今制頗異，暇日因摹一本，悉更正之，黃圈爲京，朱圈爲藩，朱豎爲府，朱點爲州，懸繁而不盡列。若海島沙漠，道里遼絕，莫可稽考者，畧敘其槩焉。時景泰壬申正月，嘉禾嚴節貴中謹識。郡邑間有仍舊名者，既不盡列，不復改也。」

都御史題名

都御史題名

天順

楊善 蕭維禎 馬昂 羅通 軒輗 徐有貞 劉廣衡 寇深 耿九疇 羅綺 李賓
李秉 林聰 韓雍 王儉 左鼎 葉盛 白圭 程信 徐瑄 王宇 陳翊 芮釗 崔
恭 年富 張楷 胡本惠 賈銓 石璞 劉孜 王竑 陳泰 李匡 王槩 吳禎 吳
琛 王越 滕昭 陳价 項忠 高明 徐廷璋 汪浩 盧祥 王恕 周瑄 宋傑 李
浩 李侃 羅篪 張岐 原傑 閻本 袁愷 章璠 張鑿 陳宜 王銳 邢宥 楊璿
陳濂 張鵬 彭誼 鄭能 馬文升 翁世資 秦敬

景泰末年

左都御史

楊善 蕭維禎 馬昂

右都御史

李實

副都御史

年富 劉廣衡 宋傑 寇深 徐有貞 耿九疇 李賓 馬瑾
僉都御史

陳泰 韓福 鄭顥 韓雍 李秉 余儼 彭誼

御史遷謫

御史遷謫，各因事不同，其人亦賢否不一。予所聞永樂十九年御史黎恬、何忠、羅通等□人奉詔言事，與六科官皆陞邊遠知州。宣德□年，劉觀既退右都御史顧公佐，黜□□繆讓等□人。正統□年，陳都御史智罷，王文初政，去御史成規，章圭等□人。十□年，南京御史范霖、楊永等□人以劾都御史周銓，而或死或戍。景泰六年，御史倪敬等□人則以言事後奉勅考察補外。未幾，南京潘鏞等□人繼之，不能悉記也。天順元年，甘澤、劉琚、黃溥、璩安、趙璫、王豪等例改經歷，六科與者三人。後來楊宣并張鵬等十三人則皆以忤權姦得罪，左遷知縣。十二人皆可知者，茲用具見如左。

邵銅 周斌 李人儀 彭烈 王鑑 盛順 陶復 張奎 鄭冕 張寬 趙文博 費廣

兩廣地圖

按兩廣衛所府州縣等衙門，地方圖所載廣東有都布按三司，市舶司一，鹽課司二，衛十五，所四十五，則衛屬者三十八，直隸者七，府十，州七，縣五十八。東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界，一千二百一十五里，南至廣州府香山縣治，抵南海，西至廣西梧州府界，八百二十里，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界，一千三百三十五里，東南到惠州府海豐縣抵南海，東北到贛州府安遠縣界，一千四百二十里，西南到銅柱分茅嶺交陞界，二千八百里，西北到湖廣郴州界，九百八十五里。廣西有靖江王府，都布按三司，長史司一，衛十，所二十，則衛屬直隸各十。府八，州五，縣四十六，土官府三，軍民府一，州三十七，則府屬者二十九，內西平、祿州今無，直隸者八，縣八，則府屬者五，州屬者二，長官司二。東至湖廣遠嶺界，六百里，南至廣東高州府化州石城縣界，一千一百九十五里，西至特磨道、富州界，二千二十里，北至湖廣武岡州城步鎮巡簡司界，三百八十里，東南到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封川縣界，六百二十里，東北到湖廣永州府安道市界，二百九十里，西南到交陞界，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北到貴州都勻安撫司界，一千六百里。所謂南海，則諸番岸海而為國如暹羅、瓜哇、占城、滿刺加、錫蘭山、蘇門答刺、安南等國云。

兩廣方岳郡守題名

兩廣方岳郡守題名。

廣東

都司

都指揮使

同知

僉事

署僉事

帶俸使

僉事

布政司

左布政使

右布政使

胡英

耿全

徐寧

徐寧

田積

張瑀

焦用

宋彰

陳臺

徐寧

高啓

孫旺

姜銘安

石鏞

張通

馬震

韋俊

桂福

安福

陳臺

王庚

張瑄

裘忠

尹通

林清

徐昇

王剛

姚璣

左參政 胡拱辰

龔毅

右參政 吳惠

劉焯

左參議 熊鍊

范琮

唐瀛

右參議 朱英

王英

按察司

按察使 方員

夏塤

副使 楊宜

張文

陳泰

僉事 樂景

陳濂

季駿

鄭彥譽

陳濂

張昊

金愷

蔣敬

王鼎

戈立

黃隆

張祚

歐輝

毛吉

傅博

鄒允隆

胡榮

廣州府知府 李恕

沈琮

姜約

南雄府知府 李春

劉實

余瓚

韶州府知府 王玘

林慈

陳暄

肇慶府知府 鄭暹

黃瑜

李叔玉

惠州府知府 李鑑

翟敬

李叔玉

潮州府知府

黃玘

周宣

李永寧

陳瑄

廉州府知府

李遜

饒秉鑑

雷州府知府

莊敏

潘鑄

高州府知府

何盛

陳晴

劉海

瓊州府知府

葉鼎

任孜

廣西

都司

都指揮使

彭英

同知

杜衡

邢斌

僉事

花琛

劉清

李敬

陳綱

署僉事

葛宗陰

黃鉞

韓壇

孫震

帶俸使

夏霖

同知

岑瑛

張麟

僉事

李延

署僉事

李端

布政司

左布政使

何瑄

陳金

張文昌

錢奂

右布政使

張文昌

熊鍊

左參政

歐陽洙

李柰

右參政

趙象

崔璵

左參議

朱驥

曾序

右參議

曾序

黃仕儁

陸禎

按察司

按察使

計澄

江勛

副使

雷復

田崇

周璿

僉事

周璿

余泰

龍澄

董應軫

張本端

袁凱

王濬

劉琰

桂林府知府

林英

何永全

柳州府知府

龔璉

慶遠府知府

黃振

吳讓

周一清

平樂府知府

黃嵩

梧州府知府 黃英

李璉

袁衷

潯州府知府 盧彰

李華

余用訥

羅俊

南寧府知府 張彝

王裕

王鏞

太平府知府 林貴

鍾順

利用

田州府知府 岑鑑

岑鏞

鎮安府知府 岑元全

思明府知府 黃道

思恩軍民府知府 岑璉

〔一〕「兩界之說」，原作「兩界之語」，據明弘治本改。

水東日記卷十八

各姓宗圖

李墟張氏

觀國資

石浦黃氏

希恭

瑩潭

輔之

君舉

輓

軌

邦彥

國寧

立本

鼎 鼎

麟

麟

鳳

敬

宗慶

宗善

彦庸

瑄

琚

七子
三子

蕭

黃氏自邦彥以上皆儒師，瑩潭、輔之有詩文，陳琳宗古家有錄本。

毛澳邵氏

七官金氏仲遠顧氏德名余氏宋氏顯

邵氏盛蕩之族，七官人娶金元七總管第六女，按公所生五男二女，豈官人所娶乃五男以下之長女耶？蓋鄉俗行第不分男女故云。

廟涇郭氏

文 通甫 清嫁葉明，寅嫁金安。

壽四

文富 忠甫 信 昭 宗璣

蕭墅張氏

大總把千十四郎 秋岩賈一 管氏新之辛一 王氏仲芳辛七振宗 景氏榮祖張氏伯璿瑞祁氏世隆

千五十八公一云千十二公 吉甫 嗣宗方氏繼先莊氏世昌

小總把千七郎 大官人 泰講主

二官人

三官人

四娘子

五益大師

大字乃壽樂公手寫，旁註小字，見馬氏所藏分書并宗支小圖，說見後。

總把某

振祖梅村

傑漢傑

伯庸

僖公謹

倫公毅基

潤

偉公奇揚

偏壘

僖以上見袁子英文，基以下及梅村漢傑四字，則里社師學所云。張日東又云嘗見東墳菴

內有碗一枚，煉「漢材」二字，豈又漢傑兄弟耶？

張千九郎 慶一郎

張千八郎 廿八娘

男方付一方付二

沈慶四娘夫方四十三郎

女方二娘小四娘

沈慶八娘夫徐慶三郎徐付五娘夫吳官二

張千二公

千十三郎 千十九郎娶陳六娘

填房廿郎 張升一郎

大女阿三娘贅沈七十五郎

小女阿四娘贅

千十六郎 升二郎

張千十郎

千五郎 三十七郎

千十八郎 升三郎

女貴一娘夫印二官

大總把千十四郎

男貴一管氏男辛一王氏辛六本康平遠子娶方二娘

張千十二公

辛七庶生娶景五娘

小總把千七郎 男一官二官三官四娘五益大師

右馬氏所藏張氏宗圖外有張新之至元五年四月分書云：室王無子，皇慶二年求康平遠子爲義男，名張嗣宗，娶方，生一男一女，後于至治元年庶生男振宗，娶景，見分者張妙正、張俊卿、張伯壽印，月湖朱君寶云。

震之顧氏世華杜氏士賢

士能珉

士良

繼宗

瑜

僧寺經疏云：震之後九阜所圖乃振字，其云桂阜，而蕭墅普安橋所鑿又云：元統二年三月張桂高建，高字亦不同。

梅村

漢傑

伯庸

小總把

桂阜

振之

世華

士能云：此圖乃九阜所書，九阜尚有子細宗圖，為士能倉卒失去。

君厚顧氏徐氏尤氏士安金氏鵬翼九阜吳氏尹氏璿

觀

叔瑜

璣

玉

衡

碑日東

昶

遠

昂

碑亦里社師也。

南戴王氏

祥卿

伯廣舉之

瑞卿

璵天駟

河南梁氏

水東日記卷十八

孟禮

孟智

璿叔衡

璣叔政

凱

綱

信

復

震

巽

益

恒

曠

紀

楫

經

緯

某元重慶同知 某崑山同知監桂陽府判官，家崑山。

玉前婺州經歷 長女道邾州知州楊姓。次男燦大谷簿。

右見呂普菴所作楊夫人銘。

孔章宋奉議大夫、四川重慶府同知。仲德宋承德郎、山西平陽府通判。澤民元迪功郎、婺州路

經歷。國用明將仕郎、太原府大谷縣主簿。孟鏞山東館陶縣、四川萬縣主簿。棟 昱山西

平定州知州。

右見梁氏相傳。

上艾耿氏

守直金教授。復元知事 文推官 承祖太祝 綱國朝教諭 九疇尚書 裕簡討

耿之先本真定東鹿桂子隆花村人，金初徙山西樂平孔子里，遠祖昉任平定軍宣武第十指
揮使，遂爲平定人。守直之父升夫婦死元兵，有功於其鄉云。

南陽郡葉縣南頓鄉高貴里葉氏

湖州烏程承礎之後

睦州新定承碩之後

建之建安承遊之後

衢之西安承願之後

歙州新安承續之後

漢有尤者爲太尉，尤生大中大夫禕，禕生長樂太守嘉，嘉生二子：光爲侍中，原爲武陵令。原生南頓太守宗，宗生鴈門太守仲，仲生雲夢令顯，顯生大中大夫望。自尤以下，嘉、光、宗皆別爲祖，合葉公之後爲六族，皆葬南陽，以南陽郡葉縣南頓鄉高貴里爲定著。漢末天下亂，望以建安二年渡江，僑居丹陽句容，子孫始有居丹陽者。望之夫人陳氏生一子遂，遂生成胤，成胤二子，長琚次璣，琚四子，長碩次儉次遊次願，碩二子，長曠次豫，豫二子，長績次續，琚以下各以其族散居四方，派別不一。

縉雲派 儉字臣父，晉折衝將軍、括蒼太守，徙居縉雲。十三世曰乾昱，乾昱四世曰法善，以方技顯於唐，皆世居縉雲括蒼州永嘉郡，唐大曆十四年更名處州，故居處州者皆祖儉，而以松陽縣移風鄉爲定著。

烏程派 夢得七世祖彪生贈刑部侍郎遠，事吳越刑部，夫人永安郡太君羊氏葬湖州，葉氏始自縉雲遷湖州，而居烏程者以烏程縣霅川鄉中書里爲定著。

長洲派 夢得曾祖贈金紫光祿大夫諱綱葬蘇州寶華山，遂爲吳郡人，而以長洲縣道義鄉爲定著。

葉本攝音，訛爲今稱，徧求姓氏之書，自唐以來，始僅得於有道。及見歙州之碑，本末亦不完，晚獲睦州譜，稍知源流。今圖所載，凡再絕再續，皆因書之存亡。自尤至儉，得於睦州譜，自儉至玄尚，得於有道及歙州之碑；九世祖而下，則得於家牒。睦州譜雖詳，間亦殘缺，文字多抵牾。今世傳唐姓氏譜一卷，列河南八姓，葉居其一，不知河南葉氏何所承？其尤曰周太尉，太尉非周官，繇望推而上至尤，纔七世，望以漢末渡江，則尤實事漢，故定爲漢，此皆可攷者。其歷載墳墓，則有潁州太守重、同州太守樂安侯參墓、冀州有輔國將軍、冀州刺史章武侯、鎮北將軍、北平太守紹林別駕伏波將軍仰墓。近祖幽州有光祿大夫、關內侯、幽州刺史陵墓。則葉蓋嘗有徙北者。荊州武威縣又有奉二代墓，南康郡又有迥九代墓，而歙州之碑又載其三從祖儀同三司善生、朝議郎婺州武義縣丞君操等，皆莫知其世次。元和姓纂諸書皆載吳郡尉雄，譜與碑乃獨無有，此其不可攷也。葉氏受封，望渡江之事，若可據，故取之以補闕文，而不可攷者不可盡棄，故復存之，以待後之知者。已上皆宋觀文殿學士、崇慶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夢得所撰湖州葉氏族譜前後兩敘中所云。

崑山葉氏

敬明

震宗

茂林

秀實

敬芳

震祖無子

寒宗中衰以來，雖宦業之盛頗著傳聞，而其曲折事實，一無可攷。止知諱秀實公元季婿崑山之周涇，積與金家，莫可知其爲何處人，其父祖某某兄弟族屬有無，皆不可知。先人作譜時，按郡志以蘇之葉始自湖州徙長洲。意者吾葉之在崑山，或者亦長洲之派，然不敢必也。今觀夢得之譜與蘇志合，但姓氏書皆云葉始吳都尉雄，然則吳東南之葉其來已遠，固未必始於長洲之一宗也。

武寧盧氏

熊

彭祖

字

仁仲

鑑鄉舉待補進士。

有常

觀

孕

熙

克耘

儒

嘉平

水東日記卷十九

孔氏父子奉上諭記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聖五十五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克堅於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您多少年紀也？」臣對曰：「五十三歲。」上曰：「我看您是箇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您勾當，您常常寫書與您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您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您家裏不讀書是不守您祖宗法度，如何中用？您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裏，您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上位：「曲阜進表的廻去，臣將主上十四日戒諭的聖旨，備細寫將去了。」上喜曰：「道與他，少喫酒，多讀書，欽此。」宣聖五十五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克堅稽首頓首百拜謹記，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希學預列班中。上召臣問曰：「爾年幾何？」臣希學謹對曰：「三十有九。」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

二千年。」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于老聃，學琴于師襄之類，此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于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吾聞諸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況道德之奧者乎！今爾爲襲封，爵至上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歟！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於流官內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爲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自冠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蚤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四方之人，知爾之能，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體之動，乃德之符，步履進退，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舞，久久習熟，遂爲端人正士。朕今宛曲教爾，爾其自擇，還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臣叩頭辭謝而退，謹備書如右，裝潢成軸，歸家嚴置堂中，儼如對越天威無咫尺之間，天語諄諄，亦朝夕在耳。誓於修身繕性，日致其功，而不敢有負於聖恩云。宣聖五十六代襲封衍聖公、資善大夫、臣孔希學稽首頓首百拜謹記。

太宗重修孔廟碑文

太宗文皇帝御製重修孔廟碑文：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古而敢有異辭焉！嗚呼，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沒，于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之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致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卽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頒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縣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嘗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推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

系，實繇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墜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
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但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
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
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
是昇。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實曰未
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彼有彝，垂於聖模。仰惟皇考，聖德寔
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是賴。巖巖泰山，魯邦所
瞻。新廟奕奕，宗祝有嚴。鼓鐘鏗鏘，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
賢。佐我大明，於斯萬年。』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

衢州之孔，世嫡也，讓爵闕里事，詳見傳記。衢孔宣聖五十六代孫漸陽訓導希鳳處見二
聖尊崇孔道之實，謹錄如右。

太祖召杜敷勅旨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敷：『昔之御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蓋繇善
備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於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

矣。今朕才疎，遣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爲，加以顯爵，與朕同遊，故茲勅諭。」

洪武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遣內使趙通齋勅臨門，召敷之孫矩。正統六年，山西鄉試舉人國子監生齋捧成化元天詔至廣，偶及乃祖在高廟時榮遇之詳，蓋敷博學儒者，六十九歲赴召，任四輔夏官兼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寵眷極隆厚，君臣有唱和詩甚多，有誥勅哀翰，多尚存于家，矩皆能成誦。已上勅旨，蓋其一耳。敷七十一辭歸令終云。

宋文鑑編書始末

宋文鑑上中下凡一百五十卷，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呂祖謙奉旨銓次。曰賦、曰律賦、曰四言古詩、曰樂府歌行附雜言、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絕句、曰七言絕句、曰雜體、曰騷（如騷者亦附）、曰詔、曰勅、曰赦文、曰冊、曰御札、曰批答、曰制、曰誥、曰奏疏、曰表、曰牋、曰箋、曰銘、曰頌、曰贊、曰碑文、曰記、曰序、曰論、曰義、曰策、曰議、曰說、曰戒、曰制策、曰說書、曰經義、曰書、曰啓、曰策問、曰雜著、曰對問、曰移文、曰連珠、曰琴操、曰上梁文、曰書判、曰題跋、曰樂語、曰哀辭誄附、曰祭文、曰謚議、曰行狀、曰墓誌、曰墓表、曰神道碑銘、曰傳、曰露布。

前有成公從子所敍編書始末，曰：『淳熙丁酉，孝宗因觀文海，下臨安府，令委敦官較正刊行。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學士周公必大直奏事，語次及云云，上大以爲然。一日，參知政事王公准、李公彥穎奏事，上顧兩參道周公前語，俾舉其人，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鄭鑑爲對，上默然，顧王公曰：『如何？』准對以：『臣愚見，非秘書郎呂祖謙不可。』上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諭朕意，且令專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諭，太史承命不辭，即關秘書集庫所藏，及因昔所記憶訪求於外所得文集凡千百家，搜簡編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書乃克成，未及上而屬疾。上聞之，一日因王公奏事，問曰：『聞呂某得末疾，朕固憂其太肥，向令其編文海，今已成否？』王公對曰：『呂某雖病，此書編類極精，繕寫將畢，方欲繳進，適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曰：『朕欲見諸臣奏議，庶有益於治道，卿可諭令進來。』王公即使其從具宣聖諭，久之乃以其書繳申三省投進。書既奏御，上復諭輔臣曰：『朕嘗觀其奏議，甚有益治道，當與恩數。』又聞其因此成病，朕當從內府厚錫之。』已而降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直秘閣。』又宣賜銀絹三百疋兩。中書舍人陳騏再上繳章，上皆留中不行，騏罷去。既而賜名皇朝文鑑，且令周公必大爲之序，下國子監板行。有媚者密奏云：『文鑑所取之詩，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舊作以刺今。』又所載章疏，皆指祖宗過舉，尤非宜於是。』上亦以爲鄭浩諫立劉后疏語訐直，別命他官有所脩定，而鈹板之議遂寢。太史之取鄭公諫疏非他，昔鄭公抗疏之後，即遭遠貶，其後還

朝，徽宗勞苦之，且問諫章何在，鄒公失於繳奏，同輩曰：「禍在此矣。」既而國論復變，蔡京令人僞撰鄒公諫草，言既鄙惡，加以狂妄，騰播中外，流聞禁中。徽宗果怒，降詔有姦人造言之語，鄒公遂再貶。太史得其初疏，故特載之。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繇，遂絕口不言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間得於傳聞，以爲太史嘗云：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蘓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關於時，而其文不爲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子朝，不爲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修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其年之已遠，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畧若此。太史既病，南軒以書與晦翁，以爲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歲嘗與學者以爲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着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經濟錄，趙公丞相以文鑑所取太畧，故復編是書。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

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爲此卽刪詩定書，官使舉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黎恬記何忠詩并和

清江黎恬潛輝觀過棄云：何忠字廷臣，荊州人。永樂中監察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爲交趾知州。遇寇難，從容賦詩罵賊死。暨予還，陳其詩，總戎以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時能誦習，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潛輝亦公同時陝西道御史，後終春坊諭德，有和公詩六首，云：「憶共霜臺抗疏時，誓將忠義作吾師。繡衣不識當朝諱，青史何煩後代知。一世遭逢真有分，半生出處實難期。朝廷公道恩如海，超拜還同牧遠夷。」
「憶向南荒作牧時，復承恩詔入京師。死生有命憑誰訴，榮辱無驚祇自知。策上漢廷心獨苦，書成梁獄事堪期。陽春忽布除羅網，五馬翩翩出等夷。」
「與君相見政平時，共說名慚柳士師。撫字推誠循吏出，纂脩應辟故人知。蹉跎歲月應堪歎，頽洞風塵不可期。回望京華九重上，皇風何日蕩清夷。」
「萬里君逢寇難時，孤城幾處困王師。身還已受元戎算，腹奏須陳聖主知。荒微黷危良共惜，蠻酋變詐本難期。可憐失路風塵裏，霄漢迢迢隔遠夷。」
「憐君罵賊殞軀時，

孤節能輕百萬師。詩句永留千載誦，封章上奏九重知。聖恩優渥褒何重，君道昭垂慰所期。哀悼不勝慚後死，臨風揮洒思難夷。秦運重開際盛時，邊陲無復動王師。再生于我誠何補，一死如君許共知。貞節重煩良史傳，素心應與古人期。杲卿已矣張巡遠，愧和新詞恨不夷。

呂公磯

元世祖渡江次鄂，駐蹕於黃鶴山，大別形勝，正當睿覽，問諸父老曰：「山頭石磯何名？」呂公對曰：「唐有道人呂其姓者，吹笛於其上，故名。」又曰：「唐以前何名？」皆不能對。一老叟對曰：「古傳爲大禹治水成功之所，後人訛爲呂公也。」帝大悅，大德八年賜廟碑。此事與論時苗留鎖，及漢高眼孔小等語，皆卓識也。

〔一〕「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明弘治本作「若漢唐宋致治有稱者矣。」

水東日記卷二十

虞文靖復楊子牧帖

南雄楊氏譜，本蜀唐祭酒派，兩淮運副有文正統初所重修，宗人東里公有序。有文一弟在太學，一子爲弟子員，家藏虞文靖公所撰衡州府君墓碑猶存，予今已得兩閱其譜矣。爲存虞公一帖于此，見前輩雖數字一簡，關繫亦甚大，可以示法後人也。「詩書門戶，真情相問」兩語是已。「集記字奉復子牧孝廉賢表姪：前年別後，正以不得一信，常在懷抱。敬仲來，知克襄大事，而又有季父之感，何慶門之速有變故如此？出蜀萬里，詩書門戶之托不輕，竊惟節哀自疆，以副故人親友之望。君懷令叔遠館，時節方一歸，去年喪母，喪女，喪媳婦，更自貧苦，然老人夫婦却粗安耳。此後有便，真情相問，不必作爲文章，但得時相知，足慰老懷也。地遠無繇相見，賢昆仲各宜保愛。不宜。集再拜。」

雪庵長語西齋和陶集

張籛庵有秋臺清話，未成卷，問見其斷簡云：景泰甲戌冬，予以考滿便道東歸，養癯於郡

城定慧寺，見珖上人壁，皮上有舊書曰雪庵長語，曰西齋和陶集，皆蠹侵鼠食，編簡錯亂。取而閱之，惜其文之奇而將就湮泯也，錄其一二於左，以備遺忘云。

雪庵者，元僧，雲中人，頭陀教大宗師，任昭文館大學士，雪庵蓋其號也。俗姓李氏，字玄暉。其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容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阜陶大禹謨。」題三山萬歲峯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人。」范蠡歸湖圖云：「名遂功成泛五湖，知幾千古擅良圖。向教勾踐堪同樂，不識先生肯退無？」夷齊圖云：「乾坤分得聖中清，一節能爲萬世經。殷滅周衰幾今古，首陽山色愈青青。」題平陽龍神張誠叔別業長歌云：「姑山之東山之隅，龍神風物美且都。泉清樹茂田膏腴，中有大占仙民居。云是先人之故廬，龜趺千字存遺墟。右岡左林跨修途，前潭後阜開畫圖。柳塘竹塢當門閭，藥畦花圃相縈紆。三間茅屋藏堪輿，延賓有齋爨有厨。壁間懸琴架積書，文揪在榻酒在壺。棗花春風歡友于，紫蘭芝草羅庭除。田蠶春磴買陶漁，牛羊驟馬鷄豚鳧。絲麻委婢耕委奴，歲時足以供百需。打門未始驚追胥，邊屋時聞幽鳥呼。主人況乃非世儒，王門舊曳鄒枚裾。胸中素有廊廟謨，冥鴻未可世網拘。振衣歸來弗躊躇，青鞋布襪竹杖扶。南窓寄傲忘居諸，一觴一詠日自娛。高情澹澹寄太虛，出岫野雲同卷舒。寬兮綽兮矩不踰，優哉游哉樂有餘。人問有此安養區，輞川盤中未必如。平生我亦山澤癯，所經佳勝神與俱。田園至

樂獨讓渠，知君之樂孰若吾。自笑才非陶謝徒，作詩儘荒其可無。」

西齋亦元僧，其謝事攜李歸和陶歸去來辭韻曰：「歸去來兮，至今十年初得歸。山川鱗其在目，霜露慘以增悲。登高臺以遠望，見蜚鳥之相追。老冉冉而多病，眴濛濛而非。臨滄浪以濯足，製荷芰以爲衣。忘余身之固陋，究聖學之玄微。長江東注，急景西奔，落葉掩地，寒風動門。齒剛斯毀，舌軟則存，嘉此散水，鄙哉穢樽。縱眉斧以伐性，恃神藥而駐顏，肅遠賓而傲主，家不知其所安。歷七日以來復，始一陽之閉關，積涓埃之近效，進海嶽以遐觀。莊夢中而蝶化，丁華表而鶴還。古同風於丹穴，今異俗于烏桓。歸去來兮，請集書而燕遊，文或繁而或寡義，余取而余求，因翰墨以寫懷。樂簞瓢以忘憂，植春蔬於近圃，觀秋稼於平疇。野人扶杖，童子命舟。覽烟雲之變態，吊草木之荒丘。水有源而難竭，萍無根而易流。何許縣之耿介，卻唐堯以歸休。已矣乎，假令千載終有時，金玉滿堂豈可留，正當委運隨所之。寒暑隨遷謝，去來不失期。幸道苗之蕃茂，等農事之耘耔。招彭澤以入社，擬寒山而吟詩。齊大椿於朝菌，良自信而絕疑。其和閑情賦作正情賦曰：「若有思於明哲，表獨立以冠群，服蘭荃與蕙藍，芳酷烈其彌聞。恐嚴霜之早降，俾衆草之不芬，無長繩以繫日，矯壯志以凌雲。及芳馨之未衰，求架燧而自勤。嗟王事之靡盬，憫民徭之方殷。欲從今以變節，非學古之所欣。尚丹青之炳耀，賤黑白之糾紛。齟齬居而晝短，塊危坐而宵分。月色入戶，松聲滿軒，

遊魚躍波，栖鳥在山，聊賦一章，或揮五絃。爐薰靜汎，燈火餘妍，儼神交於夢寐，應易象之文言，必中正而爲吉，苟淫邪而作譽。勉純誠於終始，消悔吝於後先。神要渺而莫測，體虛徐而屢遷。夢春和而命駕，涉原野以尋芳，懼流連而不返，狗聲色之無央。夢朱夏而飲冰，託華穰以芘身。懼余心之內熱，衣被汗而求新。夢步月於秋郊，喜良友之隨肩。懼悲歡之杳至，猶薪火之交煎。夢玄冬而塞向，任沙礫以飄揚。懼玉妃之見欺，添青女之晨妝。夢楊舲于鉅海，問蟠木之春秋。懼波濤之汹涌，遵平陸而改求。夢祝融之故墟，繞衡嶽以回旋。懼炎埃之眯目，中忱惕而難前。夢流沙之可度，指華夏以正東。懼身熱而首痛，驚壤隔而不同。夢大荒之遐裔，考金闕之幾楹。懼寒風之烈膚，併龍燭而失明。又升降于兩儀，曾不能以一握。忽睡覺而形開，竟天懸而地遯。如呂生之授枕，若昭氏之廢琴。野蒼茫而向曙，鷄寂寞而收音。索夢境而不□，妄纏綿於此心。吐陽光于東嶺，輶晦魄于西林。蠲六慕之浮想，惜四時之分陰。啓生靈之大本，發曠古之幽襟。就深厲而淺揭，違枉尺而直尋。傷聖道之將絕，出蓬門而永歎。日逍遙以舒憂，歲荏苒以異顏。燕當去而逼社，鴈初來而戒寒。送歸雲於隨首，迎落葉于林端。嗅巖菊以延佇，望沙鷗之往還。悼干戈而俗弊，空杼軸而財殫。汨流殍以相接，余何心而獨安。瞻鳳闕之九重，冀龍鱗之一攀。于時燕臺露冷，易水風淒，顧影躑躅，臨岐徘徊。庶寫情于金鏡，容抗論於玉階。必皇天之無私，惟蒼生之可

哀。補衮衣之有闕，扶柱石之將摧。矧米鹽之細務，又何足以繁懷。慮虎豹之守關，待鳳凰之來過。鳳翱翔而遠引，泛舟楫以濟河。但含毫於草澤，徒洒淚於烟波。寄捫虱之遠韻，續飯牛之高歌。顧時康而物阜，豈室邇而人遐。和九日閑居詩云：「閑居愛重九，使我念陶生。但取杯中物，不貪身後名。季秋霜始降，向晚月初明。草際亂蟲語，林梢殘葉聲。踈籬采叢菊，小嚼扶衰齡。美酒既滿樽，一吟還一傾。田園自可樂，圭衮何足榮。貴賤各有志，好惡吾無情。所以君子懷，悠然歲功成。」其居秦川正月初追念疇昔和遊斜川詩云：「日月更出入，何時得番休。古人厭長夜，常欲秉燭遊。散亂北歸翼，蒼茫東逝流。輕颺拂海霧，遠景分沙鷗。適野見漁樵，杖藜赴林丘。羣松何錯落，乃與雜蔓儔。譬彼丈夫雄，兒女互相酬。却立冰雪間，爾曹無愧否。陽春降德澤，草木解陰憂。但事食與眠，其他非我求。」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淵明性嗜酒，燭理本昭然。楚調豈懷怨，宋詩猶紀年。明徵性有在，造物初無偏。均彼雨露功，異此肥磽田。龐鄧又相知，往來同故廛。論文終朝樂，枕麴竟夜眠。但使名萬古，何須歲三遷。親朋滿中外，圖史散後前。時復寫我懷，陶泓染松烟。悲歌亦不惡，適意斯爲賢。」聞新蟬和郭主簿前篇云：「新蟬何處來，鳴我高槐陰。流水欲入屋，好風自開襟。床頭一束書，壁上三尺琴。琴以散哀樂，書以通古今。所幸車馬稀，非邀里人欽。虛名如北斗，有酒不能斟。縱洗鷄鶩耳，寧知鐘鼓音。陶潛初罷官，蘇軾未投簪。莫改麋鹿

性，常懷烟瘴深。仲秋有感和後篇云：「皇天分四時，白露表佳節。最愛潭水清，猶如鏡容徹。蟾蜍出復沒，絡緯聲欲絕。靜臥深夜起，仰觀衆星列。流光可嗟吁，附勢非俊傑。身即大患本，家無不死訣。且餐離下菊，兼吸杯中月。」中夏示張養元和和胡西曹示顧云：「何人製國崩，爲我遽涼颺。新竹已解箨，早蓮欲垂衣。高堂金博山，山中碧縷微。欸客稍進簟，呼童剝烹葵。洒然煩襟靜，覺此暑力衰。蕉葉映棗几，援毫時一揮。居閑不勝樂，見事無乃遲。坐念十載前，奔走令心悲。廣戍阻風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前篇云：「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時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送董國賢任奉化州別駕和於王撫軍座送客云：「滄江風露冷，綠野花草腓。天遠孤鳥沒，海深衆流歸。高賢少許可，盛德方瞻依。昨旦欣來聚，茲晨悵言遠。直因山川近，良免徒馭悲。握手多交舊，名藩借光輝。疲民望已深，別駕未可遲。簿領有餘暇，道路不拾遺。」

范文正公家書

天順四年過南京，見夏時正寅郎中手臨范文正公與監簿兄家書一，因亦臨得此本，于字即互字也，此書較集本同，缺處是「問也」二字，「不備」以後集無。「仲淹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

體起居萬福。仲淹近蒙制恩擢武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其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與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不備。弟仲淹拜上監簿三哥座前。三嫂郎娘各安。」

三蘇文集

邵復孺先生家藏老蘇大全文集四十五卷，東坡大全文集東坡集四十卷，東坡後集一十卷，東坡奏議十五卷，東坡內制集十卷，樂語附，東坡外制集上中下卷，東坡和陶淵明詩四卷，東坡應詔集十卷，樂城集五十卷，樂城後集二十四卷，樂城第三集十卷，樂城應詔集十一卷。老蘇集前，書坊識云東坡大全集一百七十卷。實則不足，楊文貞公云嘗錄于胡祭酒家，東坡外集起二十五卷至九十卷。若然，則此書尚多也。此是細字小本，老蘇板稍大。松江啓東白和尚所藏大本東坡集四十卷，又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十五卷，前有御製賜蘇嶠序。又有小字大本，前有誥詞并嶠謝表及黃門所爲乃兄誌銘云。邵書今陳宗信買得，東白書今在吉安周文襄公家。

文山文集

吉安程源伊知府處見文山文集、道體堂元編二書，共八冊，元序俱大字行書，刻亦精明，但二冊是鈔本，乃知吉之士人家固宜尚有之，不獨禁中也。

記辛未廷試事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彌封，徐侍講理受卷，陳御史同年叔紹等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曰：「今日營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若此，進士中他日其有小人僨事者乎？」良久，一貢士紙卷爲風所颺半空去，呼之至，乃濬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藁底在，盛謂叔紹：「當人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奏尾，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偕叔紹至兵科，適書奏監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爲自書之。既而得旨，禮部再給紙卷。是科諸進士紙卷皆盛手封，惟王越卷獨長，成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得封。二卷人皆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修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廷，語衆以其能言，皆傳觀焉。又是日東閣讀卷，陳閣老已得三卷，赴南房嚮西紙窠點點，三卷外尚餘周輿等六卷未有所歸。蓋先是二甲三甲卷皆陳手自判定，封置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既皆定，

因判六七卷之外封曰頭等，予所親見也。俄頃，王抑菴拉陳至戶外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索所謂六七卷者，即得首卷，喜而入。頗聞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換出一卷，則吳匯也。

水東日記卷二十一

周益公詞科舊稿跋

丞相益國周公詞科舊稿後刻益國親書一跋，云：

紹興丙子四月，予任行在和劑局門官，適乳媪姚氏病甚，問占黑象，其繇云：「藥不躡病，財傷官磨。」困於六月，盍祈安和。」此人數爲予畫卦影多驗。五月旦，姚媪果沒，深以六月爲憂。迨晦日，同僚舉酒相慶，而是夕焚廬之災作。初所居在漾沙坑，與運屬王某共席屋數椽，動息相聞。王夜醉登園，其婢插紙燈於壁，火然而走，延燒首及予家，老幼已熟寢，比驚寤，小兒方在襁褓，僅能挈之以逃，生計一空。其實被焚纔數十室，而周樞密茂振麟之爲著作佐郎亦預焉。其從叔方崇執法殿中，而馮舜韶爲監察御史。宰相欲媚方崇，張火其事，以爲茂振地，自三省樞密院至三衙，皆致銀絹，未閱月遷著作郎，隨擢起居舍人。時臨安帥韓尚書仲通知火自王氏，以其爲馮舜韶妻弟，不敢問，執予小童，抑使伏辜。於是三省勘會，周某係見任官，不能防謹火燭，致延燒居民，理宜懲戒，有旨放罷。朝士多勸予訟冤，力既不敵，又卦影明

言「財傷官磨」，豈復尤人。徑參部欲擬福州永福簿，會外舅王彥光葆守廣德，攜孥依之。將買舟還江西待次，外舅力勉予試詞科，予以未嘗經意辭，外舅激曰：「君懷安耳。」迫令撰所業二十四篇投禮部，適姻戚吳武陵爲郎官，卽給符收試。小兒未周歲，吐利頗殆。外舅曰：「我能調理，君自入都。」歲莫，怏怏而行。適值高宗更化，湯中丞鵬舉知貢舉，人憚其嚴，懷挾傳義頓絕。予與韓无咎元吉頗記舊書，而韓筆力遠出予右。初聞欲取二人，衆議不同，予偶中選，循一資堂差金陵教授。周茂振已爲正字，制詞云：「左迪功郎周必大，國家自紹聖以來，設詞學一科，搜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爲多。肆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子春官數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斯選。拔尤若此，陞秩匪褒，姑游泮宮，以俟甄擢。」其後忝歷清貫，實基於此，乃知事皆前定，人力何有。因龍泉彭元之以閩中刊予程文及所業相示，請正訛謬，併書以遺之，爲安分不爭者勸。嘉泰壬戌重陽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王彥光先生，吾邑人，高、孝兩朝名臣，其事行略見邑誌，蓋尤以知人見稱。他如侍御史樂庵、江都李衡布衣流落，一見卽歸以女弟。參知政事石湖范成大，蚤孤廢業，勉喻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後來周丞相、李樂庵、范石湖，皆卓卓大儒名臣。然則先生之鑒裁，亦何可得哉！惜乎後嗣無聞，遺墓湮晦，已作燔屍之所。誌石近年亦被盜發，屬之他姓，獨旁近一橋尚呼王官人耳，奈何！

鄉飲酒禮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太祖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愾茂本所爲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干縣志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錄於此，以竣考徵。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詔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爲萬石長，奉詔惟謹，迺卽其鄉賓禮耆英，遠近畢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幡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十者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牆，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者歌，鬢白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余引其端，久弗克爲，其請益堅。嗚呼！鄉飲不行久矣，黃飴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蓋百有餘年矣。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代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生逢聖世，獲觀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峩冠博帶，與龐眉兒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黨爲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鏹數百萬，卽爲富家翁烹羊魚羔，舉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箏搏拊，歌呼嗚嗚，以極一時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少愧矣。使鄉鄉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風俗可

厚，其機一寓於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爲我謝曰：聖天子在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它日璽書惟汝嘉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既望，承勅郎同縣余懷敘。

志曰：里社鄉飲酒讀律儀式并圖。洪武五年五月初四日，朝廷降鄉飲酒讀律儀式，命有司官會同儒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使民知禮知律。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百家爲一會，共備酒肴。有糧長者，糧長爲主席；無糧長者，里長爲主席。如坐，以賓之年最長者居中，衆則序齒居左右，主席者居其末。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宣申明戒諭。既畢，行飲酒禮拜，則年長一倍之上者坐受，長十歲者立受，相若者抗，蓋參酌唐、宋之制也。時本縣未之行，八年，又命下知縣畢福行之，每都以大戶率士民於申明亭上讀律戒諭，飲酒致禮，風俗翕然而變，可謂盛矣。

王叔英禱雨文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事，多惠政。有四月禱雨文三首，其詞曰：

維年月日，具位某官敢昭告於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曰：天不施滂澤於茲土，殆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不暇耕者，況失

雨而使之不得耕乎？固有已耕而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矣，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猶可種，已老者猶可再育，過此不雨，則秧既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夫種而不穫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穫者乎？民於此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窘於饑餓者矣，况至秋而無穫，其何以爲生乎？是則民命生死之機，實決於此。爲官而祿食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爲官者之耻也；爲神而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所而不之救，豈非亦神之羞乎？借使神謂爲縣令者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憂民之志而未能去民之疾，或以是而警之，或以是而罰之，則斯民何罪而被此波及之禍乎？今叔英謹齋潔以告於神，如或者以縣令莅事未久，終能蘇息是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卽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爲，或反有病於是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及其身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濫罰也。叔英今謹待罪於壇墀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不雨，則減二食，六日不雨，則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

某自今月二十二日禱雨於神，神於是日及夕卽大降之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睨，謹告於神，俟命於齋宿之所。至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卽今惠澤既已厭足，不可有加。蓋雨三日爲霖，過則爲災，况今田麥尚有未收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

禾田雨多則水溢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蕩而不可活。過則爲災，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今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縣令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天惠止於今日。今既告於神，宜還俟命於次，必待神之歛惠，天色霽朗，然後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亦不敢復謁於神矣，當自二十七日始如前日之誓，日減一食，如不得命，必至於絕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

某於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斯民過時失種，必將致饑以死，故於其夕齋宿於神之壇次，翼日癸亥，用禱於神，神卽日大賜之雨。甲子，某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衰靈貺，故俟命於次。乙丑，以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爲災，復禱於神，乞以歛惠，又卽於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祈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方其初欲禱雨於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何以禱爲；及其既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神之歛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卽已，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爲民牧者，使以愛民爲心，憂民爲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爲某一人之私哉！某之爲是言，非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若此，雖有穢

性，不足以爲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爲職，體神之德而益以恤民爲務，是乃所以爲報也，是乃所以爲謝也。若夫區區世俗非禮，適足以爲神之瀆耳，故不敢施於神。惟神其鑒之！

黃氏日鈔

黃氏日抄九十七卷，宋乾淳中慈溪黃震東發所著。一之三十三讀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尚書、周易、春秋、禮記、周禮、三傳、孔氏書、三十四之四十五讀周、程、張、朱、南軒、東萊、勉齋、龜山、上蔡、和靖、橫浦、象山、復齋、溫公、元城、上蔡、延平、徂徠、安定諸儒書，四十六之五十讀史記、漢書、三國志、南北史、唐書、五代史、宋名臣言行錄，五十一之五十四讀蘇子古文、二汲冢書、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春秋世紀、春秋臣傳、東萊大事記諸雜史，五十五之五十八讀老子、莊子、荀子、楊子、文中子、曾子、子華子、管子、列子、墨子、文子、亢倉子、關尹子、鶡冠子、鶡子、商子、韓非子、鄧析子、慎子、三公孫龍子、尹文子、淮南子、抱朴子、劉子、聳隅子、化書、子家子、呂氏春秋、素書、新語、賈誼新書、新序、說苑、春秋繁露、論衡、申鑒、乾坤鑿度、易緯紀覽圖、易通卦驗、參同契、古三墳書、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陰符經，五十九之六十八讀韓、柳、歐陽、東坡、南豐、荆公、涪翁、浮溪、石

湖、水心諸家文集，六十九至終卷則其所自著奏簡、申明、公移、講義、策問、書、記、序、題跋、啓、祝文、祭文、行狀、墓誌銘。其爲言一主濂洛關閩之說，多所發明，蓋歸然一正學老儒也。又有古今紀要十九卷，起三皇終宋神宗君臣事略，當與曾先之史略並傳，最便於篋衍行李及初學之士，惜乎有未精詳處，其亦未成之書歟。

吳正道六書之學

於越志今餘干縣云：『吳正道，東隅人，明六書，許慎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文正公澄問曰：『模、楷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曰：『何以取水爲義？』曰：『昔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餘枝踈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若正與直可爲法，則況在周、孔之塚乎？』問曰：『出何書？』曰：『出淮南王安草木譜。』又問禽獸二字，曰：『禽卽獸也。』曰：『兩翼爲禽，四足爲獸，何以爲？』卽曰：『禮不云乎，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澄大敬之。有六書通證、六書淵源圖、澄爲作序。』

小說戲文

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玉光武、蔡伯喈邕、楊六使文廣，北

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癡騷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爲女通鑑，有以也。甚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爲戲劇，以爲佐酒樂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爲禁，士大夫不以爲非，或者以爲警世之爲，而忍爲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於輕薄子一時好惡之爲，如西廂記、碧雲暇之類，流傳之久，遂以汎濫而莫之掇歟。嘗考之呂文穆公微時渴睡漢餽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從而飾之曰：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云云。又嘗有鴟吻詩諷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知；如今擻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噫，豈其然乎？

李易安春詞

李易安武陵春詞：「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玩其辭意，其作於序金石錄之後歟？抑再適張汝舟之後歟？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婦，其語言文字，誠所謂不祥之具，遺譏千古者矣。

〔一〕「文」原作「史」，今據刻本黃氏日鈔改正。

〔二〕「慎」原作「真」，今據刻本黃氏日鈔改正。

水東日記卷二十二

周禮序

周禮一書，漢以下名儒率有評議，然莽用於漢，安石用於宋，皆不効者，雖非其人，要之時異勢殊，斟酌損益，難乎其入矣。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闕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斯言盡之矣。呂成公嘗序周禮，陳龍川有周禮發題，葉水心亦有黃文叔周禮序，皆不可不知。

序曰：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胥虐，人類且盡，惟皇上帝哀我民無盡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靈承，罔敢暇逸，迺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庠，沿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爲父祖子孫，相治者爲君臣民物，相合者爲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起而天下之爲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愛，胥保護，以有其躬，以至于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剖極立元，創規兆架，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未具，日增月

加，以至於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粵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成，九族萬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沿而增賁之，禮樂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揆謨，維見可觀。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皇乎帝王之備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緝，忠質相病，未有殫極，及於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體備，文、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於是纂四代之彌文，爲萬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晝必燹，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卽位之七年，太師兼冢宰臣且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萬年，始具經禮，勒爲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久傳遠，垂範無極。蓋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遠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後業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濔岳萃，不足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祓攘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土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咸覲，迺若厥中，則罔攸覲。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爲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齊正，以生中非禮罔與範天下與來世。茲實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軌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於大成也。聖人抽關發鑰，俾遐邇

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二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詰句讀，是究是圖，莫有秉筆以揭勸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於前。

發題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叢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

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討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以有待焉。

葉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遠，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喜慶乎孔、孟之以理實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

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管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繇本朝至漢，邇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繇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鄰是非，凡字一語，細人毫芒，不可損益也。

府衛官旗軍人數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蓋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一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

事故八千六百六十四頭隻，今休養蕃息之久，不知其數何如也。

守衛四城官軍揭帖

兵科職掌有守衛官軍、四城官軍二揭帖，間見正統十三年所藏二本，蓋予私錄，且詳識其繇也。今幾二十年矣，具錄如左。守衛官軍揭帖者，衛士住宿內門，前班官旗軍較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員名，後班少十名。東中門七，玄武門一，北安門二，俱只從本門旗軍并隨伍內轉。午等四門除東華、玄武依前後班於隨伍旗軍內增減十名，餘皆定數。各門除東中、玄武、北安如前增減，餘亦皆定數，官少則以隨伍軍旗補之。官軍三日一點，揭帖三日一進。如十五日，至十七日終者，則十四日早，羽林前、金吾前、虎賁左、燕山前、旗手、濟州府軍、濟陽府軍左、燕山左、羽林左、金吾左、府軍右、羽林右、金吾右、府軍後、通州、金吾後、大興左等二十一衛各具官軍等項數目奏本送科，本科攢揭帖，十六日早掌科事官於御前奏進。十八日留守衛具點關過數目，奏本送科，備照留守，則中前後左右五衛輪點，而例不點關者隨駕錦衣衛也。錦衣暨金吾前後、府軍、府軍左右後、羽林左右、虎賁左各衛，皆名隨駕衛分。

午門至長安左右門 午門 闕左門并守舖 闕右門并守舖 端門 承天門 長安左門
并守舖 長安右門并守舖

東華門至東安門 東華門并守舖 東上門并東上南北門 東中門 東安牆門 東安門并守舖

西華門至西安門 西華門并守舖 西上門并西上南北門 西中門 乾明門 西安裏門

西安門并守舖

玄武門至北安門 玄武門并守舖 北上門并北上東西門 北中門 北安門并守舖

四城官軍揭帖，該守朝陽等九門十六衛分官軍總四百七十八員名，東城神武左忠義左大寧前，西城會州義勇右蔚州左寬河忠義後，中則武城中前後大寧中忠義左後義勇中，北城忠義前右義勇前也。每月三日一點，挨次不論大小，盡如初一日，至初三日點過，則本日晚四城兵馬指揮司各具奏本送科，本科類揭，於初四日早送司禮監也。

九門：朝陽 東直 西直 阜城 正陽 崇文 宣武 安定 德勝

楊文貞歸田趣詞

廬陵楊文貞公年幾七十，卽作歸田趣四時滿江紅詞四首，豈亦呂居仁之作有以感發其興趣歟。當時卷首沈民則學士隸古，先生自序并詞，皆錢塘蔣廷暉書，畫四段則華亭朱孔易筆也。民則、廷暉書固已名世，而孔易畫評者謂其作家士氣皆具，亦今之罕有者矣。予嘗從叔

簡得石本，而厄於營火，再求得之，則石已壞於牆壓。叔簡因以詩來曰：「歸田詞畫富流傳，猶是難兄舊日鐫。愛護無人悲寸毀，近來模本不如前。」公詞今錄於此。

春牧：霜鬢蕭蕭，皇恩重，賜歸田里。郊郭外草亭四面，青山綠水。好鳥好花春似昔，同時同輩人無幾。一布袍棕帽任消遙，東風裏。芳草岸，平如砥。垂楊徑，清如洗。散牧處，再晴霞飛綺。江色比於懷抱淨，都無一點閒塵滓。更小兒牛背有書聲，清人耳。」

夏耘：詔歸田里，長散誕，天恩深厚。尋早歲釣游之處，風烟依舊。萬物方當嘉會日，一年最是清和候。暢幽懷，緩緩步東臯，觀耘耨。竹色淨，槐陰茂。荷鋪翠，葵舒纒。農忙際，兒子大家趁走。頻有鶯聲迎杖屨，渾無鷹影霑襟袖。望水南雲似玉光浮，籠巖岫。」

秋漁：七十歸來，西江上，堪游堪釣。秋水共長天一色，也堪吟嘯。穩坐木蘭漁艇子，大兒能網中兒棹。小兒自理會，蒸香鑊，烹茶竈。蘋花渚，雲爭耀。楓葉岸，霞相照。山無數，清比方壺員嶠。放浪不知天地外，蕭閒底用玄真號。聽數聲長笛白鷗前，江南調。」

冬樵：白首閒居，冬風冷，偏欺衰老。晨光動，瀾漫院落，六花飛繞。坐煖茅柴煨芋栗，老妻孫子圍爐好。更兒曹腰斧斫枯薪，歸來早。階前路，池邊竊。都總出，天工巧。石山峯亭下，盡成瓊島。況是太平豐稔瑞，教兒愛護休輕掃。看園林，一鶴意蕭蕭，尋瑤草。」

水東日記卷二十三

文潞公新修文廟記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國文忠烈公生真宗景德三年，仁宗天聖五年二十二歲進士及第，歷事四朝，出人將相五十餘年，哲宗紹聖四年九十二而卒。功名壽考，古今罕比。呂許公嘗謂其爲大有福人，信矣。公雖不以文章翰墨自名，而出口落筆，亦自不凡，係於人品然也。嘗兩題范文正公所書黃素伯夷頌，今蘇州有石刻可模搨。其絳州翼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雖其少作，已有抑邪崇正之意，是以錄之。

「聖宋四葉上繼明之五年，彥博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蒞事。故事，守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繇是詢於邑吏，質之縣圖，載祀典，享廟食者，惟宣聖之祠焉。翌日，伸祠謁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卽後唐長興三年創是廟也。歲月滋久，廟貌弗嚴，屋瓦皆墜，梁木其壞，上不庇於風雨，下不容於俎豆。縣署直其北，裁十數步，日有蔽扑之喧，澮水流於東，不三四尺，歲虞漂溺之

患。雖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者，崇奉之禮豈不闕歟？乃謀於屬僚，規是改作。方營善地，將構新宮，而縣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爲湯王行宮。事出不經，理無常祀，既絕蘋蘩之薦，鞠爲荆棘之墟。像設都亡，廊廡全墜，獨有正殿，巋然中立。雖丹堊已晦，而薨棟頗崇。異乎哉！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爾，則胡爲十室九廢，而獨完茲中宇，虛其正位者，安所俟乎？宜其卽是遺構，以正兩楹之坐，起茲頽垣，以崇數仞之牆。踵其故以謀新，材則易備，變其本而加飾，工不告勞。命雉氏以芟夷，集獲人而塗墍。與廢起墜，務實去華。昔之湫陋者，耽耽而雲廢矣；曩之荒穢者，殖殖而砥平矣。翼以東西二室，增之屏樹閭闔。凡屋壁之間堵其數盈百。危昏中而戒事，日南至而卒功，動適其時，不愆於素。邑人張會元以文行稱於鄉曲，累舉進士，敗於垂成，運舛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覩新廟之既成，以列像之未備，乃率其徒，躬營其事。明年春，募工於別郡，得繪塑之妙者，於是塑宣聖暨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就。八月上了，釋奠之禮落之，且曰：『能事畢矣，不可無聞於後，盍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因，直謹夫歲月而已。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孟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賢過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得共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社稷壇而不屋，豈如孔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言之詳矣，今茲爲記，是用略諸。

時天聖八年九月五日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知翼城縣事、兼監鹽稅務文彥博撰。」

夏忠靖謔語

夏忠靖公，永樂中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輟履而行，給事給事。」某卽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此先人嘗云。

許可用鄉賢祠堂記

相臺許可用中丞，元延祐初科進士，文章亦表著一時，有盛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耿好問言其裔孫顯尚藏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見之。今日簡舊碑，見楊叔璣所寄晉寧路鄉賢祠堂記，公文也。其辭曰：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而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說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令有不舉者，況成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耳。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

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

晉寧在河東爲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穢不治。今總管仇侯理焚學墜，勸農教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有懷古之思。會監察御史趙君亦以祠鄉賢爲言，遂捐俸金，倡僚屬士庶，而復爲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

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古。然而有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專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天下也；專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爲尤易，繇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爲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文中子，若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勳德爲如何？他如裴弘中、趙

元鎮之相業，陽亢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爲晉人，沒爲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固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熏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爲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袞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竒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已。

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御史名承禧，字宗吉，皆郡人也。」

銀青金紫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綬也；金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隨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唐李宗閔謂崔能賜紫衣金印，曰金印，繆也。今世自以賜緋服魚袋、賜紫金

魚袋結入官銜矣。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正也。予嘗於今容縣拓得元次山小像，其衣服垂一物，似鹿皮紋而長，蓋卽魚袋也。

巧對

內府對類書後有巧對，嘗見近臣被賜本，惜不能記也。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里集有「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沿」。又聞昔有善爲是者，如「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之類。一人赴懇於官云：「小人告大人。」上官就令其對，卽曰：「上士倍中士。」近時浙江承差歸安舉子程敏政，皆以此著名。要之似此者亦不多見。

王交山論寇準李綱

括蒼王交山先生廉論寇準奉駕親征之非曰：「余嘗讀宋史，至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寇準爲相，力主車駕幸澶州，以鎮軍心。夫天子外建諸侯以守疆場，內置宰臣以爲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臣斯任其責，此不易之論也。準則昧之，而必欲真宗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當是時，天下方盛，祖宗將相猶有存者，準主義牢不可破。幸而

契丹請和，車駕坦道而南，苟或王師失利，車駕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準雖遠遷，何補於國哉！王欽若雖曰姦邪，其以投瓊爲喻，豈虛語也。繇百世之後，等準之意，莫能遁其非矣。」

其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曰：「宋徽、欽時，金虜人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常避狄人之逼，孟子又常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況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翰離不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以後，朝臣不達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梟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梟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爲元帥，李綱爲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卽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今按交山之說固然，惟宣德中漢庶人事，時議亦洵洵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征，事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爲言，土木之潰既驗，卽蓄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不然，事未可知也。楊誠齋云：「天下之事，不難於議，而不易於處。」斯言當矣。

李性學文章精義

臨川李性學古今文章精義，僅百條，門人益都于欽止至順中跋云二百八條，豈刻者之誤歟？後又有署云「文章作法緒論，凡十一條」，宋玄僖語也。卷末又有論述，其云：「袁清容文長於應制，歐陽原功文未離賦體，未見切當。」不知何人所評，豈亦出玄僖也。覽者詳之。夫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於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爲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爲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長公之痛快。國朝之文，若趙江漢如星斗着天，行列森羅，而光氣煥發；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庵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堂，內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苻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邵庵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於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陂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

碧；揭豫章如明珠在困，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馬石田如彝器陳於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穠縵重復；李五峯如秦漢間人，語言嶄絕而頓到。至如袁清容博奧敏捷，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龐碩鋪舒，未離賦體；俊邁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黔南，平順而氣亦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樸，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文而知名者也。

孟氏祖庭圖記

世有可鄙庸人俗子，變雅爲俗，易正爲邪，冥行妄作，強名解事，或從而妄自矜詡，而不知遭其不幸者多矣，如所謂劈琴煮鶴、花上晒禪之類是已。孔承文上舍嘗惠予孔林數碑，內一題曰孟氏祖庭圖記，卷第一皆界爲格子，曰斷機，則有一嫗一男；曰傳食諸侯，則車騎兩兩；曰思孟傳受，則兩人對坐；曰問利，曰問治國，則爲王者、儒生坐立之狀，且引堂下一牛。既甚可鄙，其字畫標目、書手刻工，尤爲庸俗之甚，細觀之，則其中隱隱有磨去字痕。唉！安知其非漢、唐時碑刻耶？此豈孟氏不才後人所爲，或庸俗上官使然耶？政亦可惜。吾恐天地間似此者尚多，又奚傷乎是碑也。

薏苡仁治疝疾

宦游錄云：辛稼軒自北初還朝，留建業，忽患癰疝之疾，重墜大如栝。遇一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用東方璧土同炒，黃色去上，用水煮爛，入砂盆內，搗成膏，每用二錢，以無灰酒調，數服漸消。程沙隨亦得此疾，稼軒以此授之，亦效。如不及時，只於藥舖買乾者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品，爲君臣養心，久服輕身不老，味甘平，無毒。

〔〕「祀」原作「事」，據明弘治本改。按下文又云「從祀，公於天下者也」，則以作「祀」爲是。

水東日記卷二十四

釋老侮孔子圖

宋理宗朝巨璫有侮吾夫子者，令馬遠畫一佛，中坐老子，側立孔子問禮於前，俾江古心子遠贊之，子遠立成曰：「釋迦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張籛庵初登第，施狀元槩一日出釋老侮孔子圖，即口占云：「釋老倡狂侮大儒，書生爲爾發長吁。不知過宋園匡日，還似於今畫裏無。」又曰：「拂髮揮鼻彼何人，放誕能無愧此身。名教萬年齊日月，須知魯國一儒真。」蓋亦相題遊戲云耳。

熊天慵修大成殿記

豫章熊天慵先生，二百年前江右大儒也。其遺文世不多見，偶見其重修廣州路學大成殿記一篇，其辭曰：

「皇元混一海宇，南訖海外，咸暨聲教。廣爲南海一都會，肅政廉訪司、宣慰元帥府所親蒞，皆以敬教勸學爲第一義，於是禮殿壯麗甲於南方。元貞初嘗一修之，速成苟簡，遺底盡

圮，勢不得不改作。乃相與謀，鑒前欲速，圖後可久，因沒官巨材，復買其半以足用，凡買礮甃礎石諸物，悉從市買，工匠夫役皆願募。廉訪使朵兒只卜公天璋創其始，副使迭列思八公成其終，副使李公德厚，僉事張公世榮、范公致毅、撒里蠻公，經歷董邦用，知事王淑，照磨戴從龍衆史，協心同力，帥府以副帥王公從政董其事，帥幕穆齊英、佐史周南、梁晟從副帥日至督視。材必堅良，工必精緻。廟殿經始於丁巳之春，塼像筆作於丁巳之冬，而畢成於戊午之秋。儀門廊廡，新與廟稱。凡用匠以工計者二萬，役夫倍之，鈔中統以貫計者六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其半取於贍土之餘，其半有司徵布以給之。物無疆賈，民無橫役，財無濫用，對聖賢而無愧，勒金石而可書。教授陳學禮殫其心力，迄用有成，述其始末，書來請記於熊朋來，且曰：「昔廉訪李公致道構尊經閣，余公建新明倫堂，今使者歸侵疆，覈隱租，購羣書，明載籍。於是教養悉備，廣學固有，春秋祭樂，今創二亭，前曰思敬，後曰正德，以爲肄樂之所，幸併書之。」余之爲瑟譜也，蓋閱諸學之譜而正其訛，酌獻之曲，必按月律，江廣諸郡多用之。因其來請，授以藏諸書閣，肄樂則按譜取聲，奏諸新殿，尚其足以招和氣之祥，而蒙斯文之福。且夫聖人道高德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遊聖門者猶曰不可見，豈比異端以殿宇之雄爲誇美哉！特爲禮樂之官，任民社之寄者，舍是無以見奉詔之勤。吾誦其詩，讀其書，洋洋在上，如親見之矣。皇明方耀，科舉筆興，雖嶺海如在殿陛前，人物粵產不多見，見

必奇傑，必有應文運而起於南海之濱者。延祐六年正月日，豫章前進士熊朋來撰。」

清風嶺碑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王師南下，王婦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王美麗，乃盡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即自殺，千夫奪輓不得死，責俘囚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不得間，自念當被污，即佯曰：「若殺我舅姑與夫，而求私我，所爲妻妾我者，欲我終善事主君也。我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君焉用我爲？」願請爲服期月。若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爲若妻也。」千夫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剡水上。守者信之滋，益懈。過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我知所以死矣。」乃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山石上，已，南鄉望哭，自投崖下以死。或視血，則漬山石間，已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復見血墳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嬪媛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國守邊大吏不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與夫，獨何仁也。夫人秉彝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動萬世。若人人慮此，則金湯不足論其固矣，鉤戟不足論其強矣，志士仁人不足論其知矣，何有去國僨家之憂？彼貞婦何爲者，願奮爲烈丈夫之所不必爲。唉，宜爲而有不爲，悲夫！

至治間，其邑丞徐端爲起石祠，樹碑祠中，以旌其魂焉。余曰：始我見長老言貞婦所從

死，不能悲也。後身過其地，見拇血化爲石，追念貞婦決死時，旁皇悲傷不能去，豈其魂未泯，尚猶感人邪？嗟乎！匹夫匹婦，顛沛流離，誠能動天如此，夫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永嘉李孝光記，亞中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秦不華書，四明王永仁刻，兼善侍郎遷紹興總管諸公分題作詩餞行，得「清風嶺」，乃爲賦清風篇。

康里巉：「清風嶺頭清風起，佳人昔日沉江水。一身義重鴻毛輕，芳名千載清風裏。會稽太守士林英，金榜當年第一名。一郡疲民應有望，定將實惠及蒼生。」右一碑白野狀元篆，子山行草，皆今司馬祭酒在科中時所惠書，刻之精不必論已，獨念達公後來竟以浙東元帥節死於海，不愧貞婦，不負科目。蓋觀公之好尚，亦可以知其人矣。是雖本於公志操之素定，然李先生平日講習之功，子山公朋友期待之切，要亦不爲無助云。

史官以心術爲本

信史，古今所稱。歐陽子曰：「有欲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則遺漏，一也；諱，二也。曾南豐曰：「公以齟齬終，功行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則拘於著令，三也；偏私不公，四也。朱子曰：「一時館職，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則史官之才不足，五也。斯五者，蓋當常有之，固不敢謂無於是乎。信史誠有未足信者矣。雖然，揭文安

公嘗論史官不當專尚史才，必以心術爲本。而楊文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苟出於私意，無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然則修史者，又必有揭楊之心之才而後可。噫！「盡信書不如無書」，斯言其果信矣夫！

李安成十九首註

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常別加註釋，視劉益精焉。嘗見魏瑤縣丞卷子有先生手書十九首註，惜不能全記。其「行行重行行」注曰：「此古詩十九首之一也。」劉先生補註云，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別離之悲矣。至於萬里道遠，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而不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游子所以不願還返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其底於老，宜何如哉？惟努力加餐飯而已。竊嘗反覆詳玩，以爲「行行重行行」者，有遲遲不忍去之意。曰「生別離」者，不當別而別，雖曰生別離，而有死別離之悲之意存焉。「重行行」，其行蓋不遠，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則君臣之心不相投合，有如胡馬越鳥，南北背馳，相去日遠，相思益深，而不覺其憔悴益甚也。然相思雖深，猶幸君心一悟而召已，及其讒邪之臣蠱惑君心，終以不悟，如浮雲之蔽白日，故長往而不復顧念還返也。中之意猶冀君

心悔悟，則其思有時而已，今而君心既不悟，則其思至於老死而後已。吁！忠愛不忘君之情，何其至哉！末二句聊以自寬警云耳，蓋亦無可奈何之辭也。」

正統辨

楊廉夫正統辨，誠亦萬世公論。解學士大紳所作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於三代，不幸遼、金二虜，孽牙其間，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爲三史。於時以布衣慨然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得人史館以爲至幸，一俛首聽事，卽富貴可指日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爲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略曰：遠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嬖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爲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國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繇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

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囁然以爲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是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予謂其言可以佐佑廉夫之說，雖然，豈惟是哉！在元有鉅儒吳文正公，亦曰：「元氏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如此者。夷夏之變，豈不明甚矣乎！我太祖皇帝諭孔氏之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大哉王言矣！後來吳思庵、納岳武穆、褒忠錄序，亦皆是說之與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數書並傳者矣。」

東里寧國府學記

東里集諸廟學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寧國府一篇可疑。蓋文昌事既不經，而國學制亦無，此獨書之。歐陽文忠公云：「不知祭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爲尊爲榮，爲有德之報」，至斥爲謬論，而張文昌亦嘗以韓子用事謬誤，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主之義也。況宋學士太學碑已言我朝祭木主能革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面以崇報也」，何耶？

高元之變離騷

離騷經文公先生之手，無遺憾矣。近得一書云變離騷，蓋斷簡也，當俟知者足之。高元

之先生變離騷序。騷有九篇：感畸志，臣薄才，惜來日，感回波，力陳危衷，悲嬋媛，古誦，繹思。變離騷者，返京高元之之所賦也。風雅之後，離騷爲百世詞宗，何爲而以變云乎哉？探端於千載之前，而沿流於千載之後，然則非變而求異於騷，將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義之衷，以障隄頽波之不反也。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宣王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而大雅復興。褒姒之禍，平王東遷，黍離降爲國風，王德夷於邦君，天下無復有雅，然列國之風，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風雖變，而止乎禮義。遠株林澤陂之後，變風又亡，陵夷至於戰國，文、武之澤既斬，三代禮樂壞，君臣上下之義瀆亂舛逆，邪說姦言之禍糜爛天下。屈原當斯世，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可謂特操之士，而懷、襄之君，昵比羣小，讒佞傾覆之言，慍湮心耳。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離騷之作，獨能崇同姓之恩，篤君臣之義。憤排出於思治，不以汙世而二其心也；愁痛發於愛上，不以汙君而韜其賢也。故離騷源流於六義，具體而微，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辭不迫。既申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遠遊、天問、大招，而猶不能自己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謂其露才揚己，苟欲求進，甚矣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專爲君而無他，迷不知寵之門之意也。顏之推至謂文人常陷輕薄，是惑於固之說，而不體其一篇之中，三致其志之義也。遠遊極黃老之高致，而揚雄乃謂棄由聃之所珍；大招所陳，深規楚俗之敗，而劉勰反以娛酒不廢，謂原志於荒淫，豈騷之果難知哉！王逸於騷，好之篤矣，如謂『夕攬洲之宿莽』，

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崑崙，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就重華而陳詞，則臯陶之謀謨，又皆非原之本意。故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然自宋玉、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嗟咏而已，若夫原之微言，匿旨，不能有所建明。嗚呼！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薄也，而劉勰狠曰『枚、賈追風以人麗，馬揚沿波而得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徒欲酌奇玩華，豔溢鎔毫，至於扶掖名教，激揚忠蹇之大端，顧鮮及之。如此，則原之本意，又將復亡矣！」

魏國公臨喪有禮

魏國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能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議還，適外舅尚書耿公卒於位。發引之日，早得寒疾卧病，節之寓館。聞是日柩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卽下輜從，而諸公皆下輜，徐徐行，幾一里，始復乘輜，送至江濱。時人亦以公臨喪有禮云。

水東日記卷二十五

歌風臺詩

歌風臺詩多矣，宋張安道云：「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殖醴，安用思他猛士爲。」近時張光弼亦有七言二十句，不可謂非佳作，然皆未若二絕句蘊藉含蓄，有餘味可咏也。二詩今刻石碑下，詩曰：（詩缺）

太清樓特宴記三幅

蔡京以章惇入相，卞等左右之，紹聖元年已拜戶部尚書，靖康元年始敗以死。三十三四年間，下毒生民，上禍九重之母子兄弟，卒之敗壞乃事，不勝誅矣。善乎王觀之言曰：「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志？」又莫切乎常安民之言曰：「翰林學上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人，京黨過半，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

及矣。」觀言於惇未相十年之前，安民言信於京之竄，蓋三十餘年之後，中間言惇言京者其人猶多，則是當時士論非不公，人品非不易辨也；惟庸君闇主如徽、佶者，朝聽而暮惑，暫疏而即親，既罷而復用，亦未如之何也已，豈可獨譏之京等之姦邪也耶？偶閱舊碑，得徽宗親書太清樓特宴記不完本三幅。此石多在今開封府學牆壁周遭，當時草草打得此，不知尚存他石可完否。按宋史，特宴在政和壬辰，去京之死財十五年，亦萬世之戒也，噫！

太清樓特宴記

「爲君難，爲臣不易，尚矣。歷選前世，有其君無其臣，或有其臣而其君不足以有爲，故君臣難偶，常以千載而一遇。蓋自堯、舜、臯、夔、禹、契、都、俞，賡載莫得而倫，至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散宜生，後無繼者。若管仲之於齊，蕭曹之於漢，蘇綽之於周，房、杜之子唐，其事功或足以霸，或足以善一時，或起刀筆之吏，寥寥數十世然後有一焉。其功烈之卑無足取法，道之不行，人之不足與明，久矣。朕嗣承先構，永惟烈考，追述三代，相王安石、石，創業垂統，方大有爲，大勳。」右一。

「踰遠道之難明，世莫能知，莫能行。朕欲取信流俗，故三黜三已之法度亦再更之。乃用害京者繼其位，使別其賢否，而中外紛然，民怨士懟，財匱力屈，朕亦焦心勞思矣。京復位未幾，巧發奇中，未泯也，故日遣介使往諭旨意，賜予問勞相屬，至如治第建閣，以資燕適，供帳

帝幙，以飾其居。若禁禦果蔬芳葩，遐方底貢新奇，莫不首以頒賚，絡繹於道。偶聞小恙，必親遣國醫面授治狀，往頒良劑。或因美膳，手自調羹分餉。如是之類，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又許其子偉尚朕女孫行衍，聯姻后家，使情義相通，契分結密，不可得而踈。」右二。

「奮于百世之下，斷而行之，迄用有成。凡厥萬事，其視於茲，因筆以詔天下後世。政和甲午六月朔日記。翰林書藝局鑄字藝學臣嚴奇、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庫鑄字藝學臣徐珣、臣張士亨、待詔臣朱章、臣邢肅、臣張仲文書，待詔臣王公琬、待詔賜緋臣倪士宣、臣封士寧、從義郎臣張士永模刊，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庫祇應武翼郎臣俞邁題寫，通侍大夫臣梁師成、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臣賈管勾上石。」右三。

清和恭靖圖書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既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存賢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圖書畢，戚然言：「此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憲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安同年因謂余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兩人百世之師也，吾輩得一可也，而子乃獨兼之耶！此語蓋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圖書，於憲曰「忠厚寬弘」，廬陵曰「清方貞靖」，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含弘貞靖」，吳少師則「和敏

詳達云。

俞行之題西湖畫

清江俞行之，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警句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顏西湖畫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船歌舞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深烟猶鎖亂啼鳥。」

場屋文字無疵者少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誠亦漫浪爲之耳。正統四年會試，王抑菴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卷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無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馬無以足夫兵之用。」會試錄云：「兵以衛民，非兵無以安民生；馬以資兵，非馬無以足兵用。」兩句減去八字，抑菴筆也。自是舉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爲尚。先生前序，嘗爲寧王所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學如不及」，論語義，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不能無疵。嘗觀場屋文字無疵者絕少，豈亦迫

于揭曉，而改訂不及歟。

用古人語

歐陽公豐樂亭記「仰而望山，俯而聽泉」，用白樂天廬山草堂記「仰觀山，俯聽泉」語。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亦用白公三遊洞序「雲破月出」之句。

謝子蘭辨惑編

昆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于世。其中援經據法，深怪世人惑于淫祀，當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後，卽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此獨惜其有未當耳。春秋毀泉臺之書，君子以爲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

袁伯長家世

四明袁桷伯長，元翰林大手筆也。其先實宋相之後，家世具見清容集。虞文靖公與伯長最厚，其先文獻累見公文，及元明善之文，文靖送冷敬先序，亦加感歎。伯長卒，其爲祭文，

尤拳拳焉。袁忠徹家進士忠義錄所述，其先固名族，亦未迨伯長，乃云「伯長之祖與進士求通譜，進士不之許，後伯長因混其死節事。」夫求通譜者，或爲家世不彼若而然，今也不然，通譜果何爲耶？況伯長一代名士，混鄉邦之忠義，謂伯長忍爲是耶？凡若此者，吾固不能無疑，不敢因其偏僻，而遂必信之以爲實錄也。

文丞相子陞

顏記一紀聞云：文丞相一子，至元中出仕，行數驛卽死，人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其意蓋以王袁不西坐之義責之。蓋王深甫亦嘗以責嵇侍中矣。要之不失爲正論也。丞相之子，卽元仁宗皇慶中集賢直學士陞，云至元中，誤也。陞仕不二三年，奉使，卒于贛州道中耳。然元文敏公爲作神道碑，謂其生也無嫌，而死又無憾，銘亦云：「翼翼子服，如不見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繇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闕瞰。嘗試大觀，萬物皆慙。存者奚哀，逝者奚憾。」其說似與挽者之意弗同，覽者詳之。

蘇天爵元文類

蘇天爵爲右司都事時，所類元詩文，名曰國朝文類，凡七十卷，以古賦、騷、詞、樂章、四言

詩、五言古詩、樂府歌行、七言古詩、雜言、雜體、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詔、敕、冊文、制、奏議、表、箋、箴、銘、頌、贊、碑文、記、序、書、說、題跋、雜著、策問、啓、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辭、謚議、行狀、墓誌銘、墓碣、墓表、神道碑、傳爲序。元統中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之。夫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閻高唐、姚牧菴、元清河、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者，今皆無傳，則所以考勝國一代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嘗見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陳旅序，此本則有書坊自增考亭書院記、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并高昌僕氏家傳云。

碑刻撰書人皆非實

古人好尚多簡而實，後世則繁而僞矣。如碑刻一事，亦可見。漢、魏碑多不著書人姓名，唐碑多書其人，而亦多實，歐、虞、顏、柳、李北海等碑是已。今人詩文尚有僞爲他人姓名，若碑志中所題書篆人，則例借名公顯人官銜姓名，間雖有一二從實者，亦不多見也。近年胡祭酒文，多求蔣廷暉書人刻，東里詩文集序皆出程南雲隸書。吳思庵懲鄉人僞作張宗海修撰之文之故，晚年文字皆自書，今印行祥刑要覽序可考，此意猶爲近古。若如予前所記元入金臺集前後序跋之類，悉出名人親筆，則又加少也。

唐英衛二公墳制

宋元祐中游師雄爲陝府轉運判官時，刻石紀唐李英、衛二公墳制，如衛公云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之左，墳制如衛霍法，病冢象祁連山故事，起冢象鐵山、積石山以旌殊功。冢爲三山之狀，主山與西山迤邐相屬，而東北者勢若斷絕，別爲二山，疑其一象積石，一象鐵山也。其高五十五尺，東西七十五步，周圍一百五十四步，神道碑座元無鑿制，規模皆削於英公，未詳其然。蓋英公冢象陰、鐵、烏德隄山，高七十五尺，東西綿延與衛公同，周圍二百步。有羣峯高下崔嵬之狀。神道碑高二丈二尺，廣五尺八寸五分。龜座甚偉。乃儀鳳三年高宗御製御書云。吾嘗見姑蘇靈巖山下韓世忠墓穹，碑高□丈有餘。乃知前代於勳臣，其待遇之厚蓋如是也。

吳思庵題錢氏畫像

吳思庵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誌謙齋錢魁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予子婿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世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還

其券與像，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於其家。此卷畫像十二，前卽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至玄孫像祖，小傳敘景臻而下五世皆空于台，則知此像亦出台之族矣。嗚呼！世之葆姓受氏，孰非神明之胄。武肅保障吳越，實季世之事，際茲盛時，無足言者。若謙齋之碩學醇德，覆轡厥後，子子孫孫，止宜積學循理，躬行孝友，勉盡繼繩之實，此諸畫像，惟在什襲珍藏而已。予嘗觀之，今東南錢氏類多喜宗吳越，而妄冒者屢屢也。先生此跋，首言王立中墓志爲錢宣家，以此爲其証據也。次考尚德家事，而斷其像之所從來，原其實，明其所自也。乃復繼之以感歎數言，則字字著意矣。意謂凡今之人，要皆古人之後，非有傳承之的，不必遠宗他人，近而求之爾之祖父足矣。而「循理」二字，尤爲錢氏對病之藥。蓋錢富室，恒失之奢，失之豪也。近年訟訐者，遂以錢晬自稱，王孫爲詞，錢幾至破家。則先生者，不惟其文謹嚴可稱，而其先見之明，亦何可得哉！又嘗見近世文章者流，不考虛實，不察賢否，一惟其人之口與其妄自撰造塗飾之文，是憑是信，作爲文章，貽譏于世者，吾見亦多矣，吾不得而徧舉之也。凡若此者，其卽思庵先生所謂宵人替說非耶？嗚呼！其視先生何如哉！

寰宇通志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準祝穆方輿勝覽。予竊以爲祝氏此書，趙宋偏安

之物，不可爲法。況此書初爲四六設，今欲成盛代混一之書，要須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而充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於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爲言者，泰和和陳先生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黃冊子，何用戶口耶？」後聞此書竟以屢見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爲之矣。夫狀元及第，不問賢否，固已不泯，顧其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爲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爲而一一書狀元？豈惟無識，其亦類乎愚也已。

〔一〕「深烟」，明弘治本作「淡烟」。

水東日記卷二十六

錄諸子論詩序文

七言集句詩序：『予嘗欲以唐人七言絕句分爲十類，如王建宮詞：『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繡幙珠簾窳地垂，微風吹動萬年枝。金籠鸚鵡耽春睡，忘却新教御製詩。』凡此類謂之臺閣。王建林亭：『綠樹重陰蓋四隣，蒼苔日厚白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杜牧漢江：『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凡此類謂之山林。司空圖歸山：『水閣風驚去路危，孤舟欲上更遲遲。鶴羣長繞三珠樹，不借人間一隻騎。』杜牧贈鄭瓘：『廣文遺韻留樗散，鷄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去，阻風中酒過年年。』此類謂之江湖。岑參送封大夫：『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祇今誰數貳師功。』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幙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蔥山夜雪撲旌竿。此謂之邊塞。杜牧宮詞：『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張籍秋思：『洛陽城裏

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此類謂之闔閣。韓翃送齊

山人：『舊事仙人白兔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許渾送道

士：『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枝。世間甲子須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此類謂之神

仙。李涉開聖寺：『宿雨初收草木濃，羣鴉飛散下堂鐘。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

松。』秦系明惠山房：『簷前朝暮雨添花，八十胡僧飯熟麻。人定幾時還出定，不知巢燕污袈

裟。』此類謂之僧釋。趙嘏靈岩：『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閣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

花深處一僧歸。』杜牧秦坑：『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鏤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

來不讀書。』此類謂之懷古。王建玉蕊花：『一樹龍蔥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

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錢起歸雁：『瀟湘何事等閑回，水碧沙明兩岸蒼。二十五絃彈夜

月，不勝清怨却飛來。』此類謂之體物。元闕一類，不知何謂。凡此十類，引而伸之，詩之格律槩不

越乎此矣。諸體之詩，以此求之，無有出於範圍之外者矣。唐詩世有見本，學者按此成例，自

加編較可也。七言律詩篇帙尤繁，今擇其精粹明白，人所傳誦者，亦以十類，括爲集句，凡若

千首，其未完者，則以同類他詩足之，期於成章而已。予居秘府時，見唐人八百家詩，洪容齋

編唐人七言絕句，且一萬首，撐梁柱棟，不暇遍覽，間嘗信手抽閱，其音響節奏亦與今行者

無異，則窮鄉晚進，固不必以未見爲多恨也。又有晏窩先生者梅花集句，凡五百首，宋人早朝

集句三十餘首，文丞相天祥集杜句亦百餘首。雖其玩物喪志，不爲醇儒莊士所稱，然其獵涉弘博，亦可謂至矣。予之所編，非不欲誇多而鬪靡也，鈎玄索隱，已爲古人所先，孤陋蹇拙，倦於蒐羅，姑存簡約，冀示久遠，聊以致遠恐泥，藉口掩其不敏之愧，而於初學詩者亦不爲無補云。洪武庚申十月既望，翰林典籍迪功佐郎五羊孫蕡仲衍書于西菴。

律詩類編序：「近代言詩者，率喜唐律五七言，而唐律之名家者，毋慮數十人。以予觀之，大都有四變：其始也，以稍變古體而就聲病，宜立於辭焉爾；其次也，則風氣漸完，而音響亦以之盛，其於辭焉弗論也固宜；又其次也，作者踵繼之，音響寢微，然猶以其出之興致者，成之寄寓也，雖不皆如向之所謂盛者，而猶不專於其辭也；又其次也，則辭日趨工，而音響日益以下也又宜。況於宋氏徒以學識而聲律之，元人徒以意氣而韻調之，則夫其變愈宜其未已也。然則善言詩者，必於其辭其音而觀之焉，而古今之變，不其可論也歟。四明王瑩宗器，喜言律詩者，自唐初以及今人之作，皆博蒐而深味之，乃以十四類爲綱，彙編類次，凡若干卷，而五言不與焉。其志良亦勤矣，而於其辭其音，殆必有取乎爾也，是豈不足以傳焉。吾友玉融黃儒亭固爲之徵予序其編端，余弗獲讓而爲書之，盍以質之知音者觀焉。永樂十三年仲春下澣史官林誌序。」

和唐詩正音序：「襄城楊士弘集唐音行於世，其論次以初唐爲始音，盛唐爲正音，晚唐爲

遺響。然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製未純；盛唐則辭氣混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晚唐則有意於奇，語雖艱深，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又人自爲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其言工，其餘互有得失。永樂初，嘗見朱中書季寧先生手抄五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於世，其不傳者，可略也。今人學唐者，多以三體爲法。律詩貴乎敦厚渾融，過巧則失之流麗，絕句則貴乎字少意多，淺近則失之忽略。誦之皆能使人歆動，有風人之體，特所感有淺深邪正之不同耳。吾方致思於其間，將求其善者爲之師，而未能窺其奧。監察御史張楷式之學優德贍，心平氣和，將托聲詩以觀己志，摘唐音中律詩絕句盡和之。里生錢昌錄以示余，三復之餘，得其詞意，卽予所謂辭氣渾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者也。上無六朝氣習，下無晚唐流麗，得正音之體製者也。凡予致思而未得者，皆能洞發其奧，蓋以己之志意酌酢盛唐諸名公，雖不能一一模範之，要之自成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欲刻意求勝，則不出於自得也。然弄珪玉者必有溫潤之氣，佩椒蘭者必有酷烈之氣，曾謂和唐詩者無唐人之氣習乎？有以予言爲不然，更請質之思菴公云。正統二年秋九月九日致仕行在翰林院修撰同修國史事承務郎東吳張洪序。

我朝詩道之昌，追復古昔，而閩、浙、吳中尤爲極盛。若孫西庵，嶺南才子，國初著大名，而林尚默、張宗海，皆近時名士，已上序文三首，亦不可謂爲無見。他如蘇平仲以唐音編

選未精；王止仲以元遺山鼓吹偏駁之甚，而尤罪趙子昂；若劉子高不取宋詩，而浦陽黃容極非之，容又并楊廉夫、高季迪而疵議之。又有錢塘瞿宗吉則爲鼓吹續音，蓋以宋、金、元律詩並稱，至云舉世宗唐，恐未公爲言。數子者之言皆行世，必有知詩者明辨而去取之。黃容一文傳者恐不多，茲亦錄之于左。

江雨軒詩序：「理之所在，倚形寓物，必有天機，遇感而動，則氣血者尤焉。鳥之春音，蛩之秋韻，誰使之耶？匹夫匹婦，羈臣賤妾之悲忻喜怒，勞逸慘舒，發于歌謠歎詠，皆有感於天機不能已者，而洩其鳴。繇於天理自然之公平易和，正無穿鑿詭怪偏曲之私，足以形是理之妙。先王采聖賢之格言，雅、頌並列，爲感善懲惡之具。故詩之作，無不本諸此。然世降末流之異，昔人論虞夏之下，晉魏以上，氣格未相遠也；晉宋、顏、謝至唐初，高下雖殊，古法未大變。律詩出後，至于大盛，參以全、賀、郊、烏、元、白之譎怪寒瘦，鄙俚之風興，沿流鬪靡，勁晚唐之論，此何也？蓋諸子才氣豪放，窮思遠索，務求人所未道，以快其高，不知繇其豪放窮思遠索穿鑿之私，遂與古法平易遐矣。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一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該，是有蘇、黃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后山諸公，皆傑然無讓古者。至朱子則洞然諸家之短長，其感興等作，日光玉潔，未易論也。何者？一本於理爾。聖人一言以蔽之論，豈非所謂平易和正，足以形是理而已，任高任奇，能外是乎？嗚呼！好惡不同之害。

歐陽子不喜杜詩，李泰伯不喜孟子，二子人豪，發言若斯，而評詩者往往以片言隻字斷其一生，以盡棄其所長，是啓效尤之弊甚矣。近世有劉崧者，以一言斷絕宋代，曰宋絕無詩。他姑置之，詩至三百篇至矣，何子夏、毛萇之倫，尚遺所味，寥寥千五百餘年，至朱子而始明，寧無一見以及崧者？人不短則己不長，言不大則人不駭，欲眩區區之才，無忌憚若是，詎天吠月，固不足與辨。然關於類，至於賊道，不容己者。崧之時，會稽楊維禎、吳中高季迪，皆鳴於詩，其過高者凌厲險怪，痛快者巧中物情，讀之如人寶藏之中，綺羅之筵，駭目適口，視古作槩淡如也，亦其邁逸豪放爾。後之庸學務異之徒，視其佞屈冶媚，激其險淫之心，咀得粕味之一二，廣誦長吟，以誇座客，直欲繇之以盡革古法，乃以嫫姆暨西施之類，童稚攘馮婦之臂，句雕字鏤，叫噪齜牙，神頭鬼面，以爲新奇，良可嘆也。崑山偶武孟翁以詩一帙示予，曰：『平昔遇有所感，一寓於此，凡若干卷。雖無望於流遠，有孫數輩在故里，願序其端遺之，俾以知吾趨向之勤也。』余閱其命題造語，悲樂不至於傷淫，慨嘆不深於怨懟，狀物達理，質而不俚，無雕鏤譎怪之病，一本於天機不能自己者而發，不期合古而自合古矣，是則豈惟可遺其諸孫，他日采詩者能棄乎？且爲學詩者楷模，何媿也。噫！所謂好惡者，予言若是，特以當崧與幕楊、高之儕，未知其以爲何如云也。予恐孩提之習，莫先嫫姆之口，使崧之說行，後生少年，不勝望洋凌躡之患矣；幕楊、高之風競，則古法漸矣。予溫一家之久，幸翁之托，故發其端爲序而歸之，

以少省人焉。翁曰桓，家居婁江，以江雨名軒，所作故題曰江雨軒。近客京都，老病無爲，一得於酒，凡所題詠，別見醉吟錄云。歲癸巳浦陽黃容述。

于王兩公高致

于節庵公舊居小蘇州巷，與予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理少卿葬父回，始相識，一再往來。後予亡妻金氏物故，相見卽有悼惜語，且慰問兒子輩。適張籐庵書來，云金氏如是賢，有是不幸，宜得名公題語誌之。予亦重其意。竊以爲必求墓文，無踰公者，因借董仲魯謁于朝房，蓋時董又西隣也。公讀行狀既，曰：「嘉木易伐，甘泉易竭。」柰何不數日，爲是年十一月八日德勝門軍馬蹶死。予等舉劾，詔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持墓表來還，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堂上，曰：『科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俗矣。』卽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定一字，此本是已。當時皆以高致稱之。又嘗聞叔簡尚寶言，其從兄相與抑庵尚書王公同爲庶吉士，一日，內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家僮有問，楊戲曰：「爾家官人作不出文也。」王後頗與相爲憾。景泰中，叔簡欲乞王公作相之妻楊節婦傳，而以爲疑，不得已請焉。公聞唯唯，次日卽答藥。叔簡以知公不深自媿。此亦可見二公者尚有前輩風致云。

南京兩法司故事

律，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京官五品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往年南京兩法司曾論此事，云查出永樂中北巡時有留守事宜數條，事多有相因而行，至今不改者，當求得錄之。此亦政體故事也。

張泰拒石彪索瓶

張泰都督鎮寧夏踰廿年，綽有賢聲。石彪充游擊將軍，巡邊，將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彪曰：「都督家一古瓶，可寶也。」彪卽爲書，仍僞爲石亨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既而彪至，以不得瓶故，百方窘辱之，張殊不爲意。最後使人要迫之。其子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僅百金耳。」張艱然不悅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瓶吾祖宗所貽，豈可自我爲權貴失之？彼總兵能百年，我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泰稱病不出，子襲官。往時劉征蠻爲余道此事甚悉也。

江浙文物之盛

國朝七十年來，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學士，張宗海修撰之文章經術，沈民則兄

弟、程南雲之以詞翰筆墨遭際榮遇。醫而能詩如劉原博，方外如劉淵然者，而皆出於南雲，士大夫多誇異之。

岳季方答客語

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誡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杜佑旌儒廟碑陰以爲秦之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又引後漢黨錮事，以橫議激訐爲戒。是亦士人之見而已耳。夫士風如此，士論如此，尚足與語得失也哉！」

水東日記卷二十七

姚文公陳希亮碑

姚文公燧撰宋太常少卿陳希亮神道碑，其略云：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爲粗敘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蒞建康，馳書請曰：「吾八當作七世祖宋太常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爲家，死不返葬，願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勲哉。會洊罹大兵，終無有能至者，六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志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於京兆。廣明中避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卽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

聞者慨息，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顛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繇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云云，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兄弟列者止書其傳，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二十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勳，用備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拚之不忍及其匿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人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墓道刻石人獸，如其始寔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

今按希亮卽蘇文忠公嘗爲其父子作傳陳公弼也。元凱得文公所爲文，固已不朽，而其發墓得誌，不亦天地間奇事，曠數百年而難一見哉！吾葉之先，僅有傳家數語，其遺墓則惟自五世祖以下可知，蓋嘗踟躕慨嘆於茲者屢矣。而吾友夏璣德乾所感亦同於予，嘗就予商確，

有發墓求石之言，予未嘗不悲其志意之同，而固有未能之對也已。讀文公之文，感元凱之事，情何如哉！情何如哉！

李杜器識不同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復不同。子美之言曰：「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爲義和天道平，用爲水土地爲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爲君談笑靜胡沙」，又如「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

幼善屬對

今駙馬都尉周景文、前監察御史秦頤，耿恒庵尚書所薦士也。聞之恒庵，頤在邑庠年最幼，善屬對，有名御史謂曰：「穎悟聖門稱子貢。」頤卽應曰：「聰明彰德說秦頤。」又聞季聰都憲云，御史舉生員，縣官以季聰故教官子對，御史曰：「爾父爲人師，有對乎？」答曰：「我君作民主。」大加賞異。華亭李志剛尚書子源初登第，孫恒垂髫見客，客曰：「令尊新進士。」恒對曰：「家祖舊尚書。」恒今爲南京□府經歷。所聞如此者甚多，大抵異於人者，從幼不凡也。

虞邵庵三像

吳江虞拳言家有邵庵三像，其一玉冠竹杖，其一有自書逸乎千載之贊，其一則歸休戴笠圖，有自書四律詩，今道園學古錄、道園遺稿皆無之。其詞曰：「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希。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山中欲雨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南園多竹暑氣微，遊來結屋相因依。掛巾石壁晝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絺絺。隣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餐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莫問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饒尋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高昌王世勳碑

高昌王世勳碑，虞雍公紱之詳矣。此碑尚存副，在帖睦兒補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家。蓋帖睦兒補化二子，長不答試里嗣，亦都護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和

賞次子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岩，爲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至江東廉訪副使、浙東宣慰使，介立不羣，草書逼真舅氏。和賞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肅。國朝洪武三年，宋國公西征，全部士馬金印歸附，除和陽衛指揮同知，洪武七年卒，賜葬聚寶門外。子偉字懷英襲職，後調宣府前衛，卒，子永傳。寧云，偉之姑妙光，適莽速者，前廬州宣讓王世子之子，廿五孀居。偉遺腹子，三歲母亡，賴姑以生，寧亦遺腹子云。

曹濮河水之患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患極慘，間有發地深數丈，見全骸兩兩卧土炕尚分明者，蓋水至，頃刻間不能避也。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烟墩收貯糧食柴水

景泰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餘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金榮襄時爲戶部，以未審有無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無見行。近聞纂修舊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侯欽奉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

烟墩上收貯五箇月糧食柴薪，並置藥弩於上。就於烟墩傍邊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箇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欽此。此事與鄧鎮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無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請否。

糾劾多出上旨

山西參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云天順中，科道糾劾，多出上旨，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賜酒饌而退，亦或賜果核焉。其劾安遠侯柳溥西邊玩寇章，出內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云上或先扣問茲事可否舉劾，英皇之盛德其至矣哉。

三母俱被榮命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乞封前母，詔從之，不爲後例。景泰七年冬，盛亦冒昧自陳，蒙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命下，今上龍飛，爲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自東廣赴闕。時僉都御史已逾二考，吏部以聞，而先母淑人、今老母太淑人復俱被榮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如鄒侍郎幹等皆未得如願。噫！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爲報也。

堂上官出自甲科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爲最，次則正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璉、蕭維楨□□□□尤未若七年則今姚尚書白、尚書王尚書一時聯官，尤爲罕見也。

結銜有一定之序

故事，朝官結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卽書光祿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事。夫文淵供事始於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三品官，以縣從二品外陞書進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爲何說也。閣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國，蓋亦崇尚勳德之義，今亦異矣。

偏忌不喜甲科

人性好惡偏忌，雖中人以上不能變。石璞太保、寇莊愍左憲、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不繇甲科，皆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觀政進士如無人。郎中龐勝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爲此文耶！展毓御史亦云寇

公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導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教職，官至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豔夸道，蓋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也。

桂孟平六詩

陸人桂、衡孟平、錢塘儒學修業齋訓導，遷山東，轉谷府奉祠，後卒于長沙。予嘗得其詩文手稿一帙，皆紙背也，蓋洪武二十年在錢塘學館所作。其正則其學者日課題目，製作字畫，皆有可觀。予既幸其稿之遇予，而又懼夫久而逸也，命萬全訓導張升選得六篇焉。其送王惟中代屠先生云：「秋來忽得桂衡書，又報王郎去聽除。若有鄉情須記我，便生官況也從渠。山中歲月三逢雁，客裏饔飧兩饌魚。此去上林方較獵，要圖奏賦識相如。」其蘇李泣別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滴爲功名。」送孫性初主簿興化云：「新柳色未勻，北郭燈盡試。買舟吳山驛，送子爲貢士。楊柳陰滿地，荷葉大如錢。送子浙江亭，去作閩中官。爲士必作官，未有如子快。讀書取青紫，信若俯拾芥。雖繇讀書力，亦荷明主恩。子尚夙夜思，何以答至尊。惟皇有大誥，善惡靡不載。善者子當師，惡者子當戒。恭惟大誥言，昭若日月懸。爲民父母者，不出於此編。子能遵守之，萬無一不濟。豈惟免疵癘，亦可長

富貴。父母願子安，師友願子賢。子有萬金書，到任及早傳。」其九日陪陳廣文貢有道游伏龍岡新庵云：「久客思歸未賜環，登高且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重九，不見黃花露一班。老境更從天卜健，僧房常許客偷閑。廣文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似此間。」其春暮云：「忍將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自斜。晚白菜肥蠶出火，冬青花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賓餼，入室今惟對影嗟。無可奈何聊且睡，不勞春夢繞天涯。」時孟平喪偶。其雲濤軒云：「高臺圖畫自天開，下有軒居亦壯哉。雲氣四時多似雨，濤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槎泝天潢去，莫遣舟來雪夜回。擬待他年具輕轍，中流小試濟川才。」其安節堂云：「晚節何繇得此安，阿兒能孝母心寬。蟪蛄曉饌來江浦，絡緯秋聲上井闌。松柏耐于花易過，衣裳偏是綵宜春。登堂爲爾歌眉壽，春酒香濃奈子丹。」

懷來石橋遺址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虎形，俗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文皇帝兵北出道此，厭其名，卽命毀之。今城隍齋築，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如土墓、猪窩等處，當時皆不駐營，居人多能言其事云。

宣府儒學聖像

宣府儒學聖人土像，初譚總戎以銀帛作心臟之屬，不久盜穴其背而去，後易以錫，最後惟易以帛，而莫不然，蓋今凡五易矣，未可止也。因悟古人作主之意，無論其他，卽此一事，亦足知其可行而無弊也。嘗見兵後復守獨石等八城，人家瓦屋中脊無不斷裂，蓋流俗，凡建宅第中，脊中或置銀錢故也。又凡厚葬，墓園多遭盜發之慘，蓋亦是耳，可不戒哉。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爲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廟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于節庵夫婦畫像

于節庵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宥還，將以節庵柩歸葬于鄉。一日無聊中坐裱褙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庵家圖畫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人者，太監盧永後被旨宥免，籍物皆給還，兩畫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氏有此事，不亦一奇幸哉。張郎中座中言如此。

史記所載非實

史記所載，如紂囚西伯於羗里，閔天求美女文馬，奇怪物以獻，乃赦西伯，又云西伯陰行善，此類甚多。嘗以爲閔天事未必實，陰字未必當。此史遷之所以爲史遷，去六經遠矣。

〔一〕「六」明弘治作「七」。

〔二〕「悟」原作「語」，據明弘治本改。

水東日記卷二十八

楊文貞敘譜至多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譽，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爲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敘譜幾五十餘家，自昔文人序譜，蓋莫盛於斯。文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然文貞文與位稱，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士大夫皆惇本務禮，此亦可爲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議焉。

文章正宗敘論

文章正宗，西山謂：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杜預、藝虞諸家，往往湮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蘇今視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

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定執除之歲，正月甲申，學易齋書。

辭命 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氏曰辭謂辭令。曰命，謂神靈章創之命。

曰誥，謂康誥、盤庚之屬。曰會，謂齊命于藩之命。曰禱，謂如衛太子戰禱。曰誄，謂如哀公誄孔子之誄。

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御史掌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質諸先儒

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其可見者

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

誓衆，甘誓、秦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

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

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

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

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

下，無復深純溫厚之指。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

爲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矣。

議論 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于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于師友切磋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爲祖，而書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彤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諍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爲世膾炙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爲準的，則反正之評，詭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敘事 按敘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于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詩賦 按古者有詩，自虞廣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

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衡。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于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一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註楚辭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與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吝，儻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此書今二十四卷，一卷辭命一、二卷、三卷辭命二，其四卷至十五卷議論一之十，若十六卷至二十一卷皆敘事，二十二上下卷以至二十三、二十四卷則皆詩也。其文春秋傳、史、漢之外，所取韓、柳二大家爲多。詩自書、傳所載古辭康衢謠以及黃鶴紫芝歌外，則古詩、蘇、李、

班婕妤、魏武帝、文帝、王仲宣、曹子建、劉公幹、阮嗣宗、嵇叔夜、左太冲、張茂先、傅休奕、張孟陽、束廣微、孫子荆、陸士衡、劉越石、郭景純、陶靖節、謝靈運、顏延年、鮑明遠、謝玄暉、沈休文、陳伯玉、李太白、杜子美、韋蘇州、柳子厚、韓退之而已，其嚴如此。

許文宗交吳閑閑

古人託交方外，固多有之。夫士生兩間，可事可友大夫士之賢者亦多矣，奚方外哉？要亦有說。元御史中丞、中書左丞許文忠公，交遊滿天下，而獨于吳閑閑最厚。公自政府得請歸，閑閑遺以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從公子邁也。」後公赴召入京，閑閑卽率其徒治具相勞旅館中。公既陞見將歸，造閑閑，不告以故，但酒至爲引滿。閑閑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公明日遂行。大抵相識非難，相知爲難，而知己爲尤難耳。所以古之人有甚不得已者，至欲以麋鹿爲友，以草木爲友，豈非有激而云然。則使與之而得人，惡可以其方外而遂已耶？

用記許公二詩，云「中書久病得請將歸，吳閑閑大宗師亦有疾，以其像爲贈，云代彼陪行焚香對之作，此以謝。」宵人本是山澤臞，涉世政坐饑寒敲。五年黃閣事何補，種種老病叢屏軀。藥京歸來十浹日，藥裹不可離須臾。平生結客半寰宇，未免操瑟從齊竽。可人底事期不來，承

慶堂深誰敢呼。邇來亦復詩作祟，清減益見風標孤。杜門却掃難折簡，豈意惠然來畫圖。相看一笑但臆對，妙契未許卮言料。清水寒玉照林表，和氣春風生坐隅。齋居頓覺俗氣遠，高致已逼沉疴蘇。我方歸思劇迅矢，公自有分居方壺。過從此去計必少，夢中道路多縈紆。便當卷奉江湖去，願得始終如歷驢。小樓對閑閑宗師像，因次舊韻寄之。鼎食不解肥我臙，多病亦爲山林敲。巾車孤舟任所適，何往不可容微軀。莫言五十未爲老，縱有七十來須臾。今年兩耳得差勝，飽聽萬籟吹笙竽。閑人多事迫詩債，野老敗興時招呼。小樓今日好風色，目斷天末冥鴻孤。一時幽興豈容負，況對蓬島神仙圖。篆烟凝坐共心賞，盡醉更把空尊料。懷人未免有芥蒂，處世已覺無廉隅。分江小鼎煮粟粒，誅茅別墅營屠蘇。遠山但藉一枝杖，中流誰辨千金壺。菊籬秋香晚未減，松窗月色寒相紆。我行不武分歛迹，安得甘草資蠻貊。」

許中丞舊第

中書舍人王陳嘗謂予言，少師楊公東華鐵獅子舊宅，是元許有壬中丞之第，云云。因貽書叔簡尚寶，求其詳，答書云：「先高祖景行待制爲許公同年進士，高祖致政入京時，館于許。聞之先公云，西小廳內粉壁上有高祖所題數字，壁久湮滅，亦不知爲何字。而許公曾差廣東買馬，路經秦和，則主於寒家，卽今學後所住之屋，是其遺址。蓋是時高祖休致在家，與盤桓者

數日，今本縣儒學大門所刻「道義之門」四大字，卽其時許公親書也。近得太僕丞安陽許顥所寄圭塘小稿，後見海昌朱永年之子裡識云：「幼曾聞少師公言，吾私第前元許中丞故宅也。昔吾曾祖待制公嘗留題壁間，至今墨痕猶在。」又曰：「許公文稿，亂後散失略盡，吾亦頗存其數帙」等語。好問簡討書云：「顥字孟敬，同年進士也，嘗爲安平令，有政績，陞今官，求作圭塘稿序，而云圭塘卷子諸名公墨蹟文及有壬登科錄具存其家。」（一）孟敬又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遺失久矣，聞少師嘗收有，嘗就叔簡少卿求之。少卿云書籍在泰和，許集有無，未可知也。

殺虎及射野豕法

帥府茶會，言及殺虎云：虎骨之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支鎗。虎撲人，性勁，必及中鎗卽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鎗既接，可殺也。又聞野豕力雄甚，牙一觸馬腹卽潰。其尤老者，恆身漬松脂，眠以砂石，爲自衛之計，鎗不能入也。中官海壽，射生有名，無不應弦倒。一日，得老豕，矢着輒火迸，數矢不入。一老胡教之，云令數卒隨之，作呵喝聲，豕必昂首聽，領下着矢，彼必倒地，尾後更着矢，斯仆矣。已而果如其言。

舊碑石

宣府廟學記、彌陀寺碑二文，皆出東里楊公，廟學碑尤偉，螭刻頗工。蓋二石皆古墓舊石，其舊文莫能記也。因訪姚文公所銘浙西廉訪副使宣德府人潘澤民墓碑而知之。古詩云：「後人重取書年月」，又云：「知作誰家柱下石」，又云：「留與出家夜搗衣」，觀是碑，詠是詩，不自知其感嘆之至矣。嘗聞阮安督工建太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磨去刻字，置之隙地。今三年一立石，皆此物也。若新建廟學之碑，則即程鉅夫國子學先聖廟碑石，而又屬之鉅夫裔孫南雲書之，當時亦以爲非偶然之故也。

前元加封孔子制碑

天順四年，盛自兩廣入議。八月日，上有事西壇，忝扈從。衆皆盛服候駕，劉祭酒崇益條就前班偶聞老李公語，退而見告曰：「太學有前元時加封孔子制碑，卧草間，欲具奏重立門下，適請于李公，公言此立則可耳，何用奏？」崇益故有僚舊之好，盛因復之曰：「此前代所立，若建學時因而不改，可也。今國于監建自我朝，已有御製碑矣，一旦遽立前代詔旨，未宜。若具奏重立，恐亦未當。況加封諸制已有史傳，聖道重輕，初不繫此，須更商量。」後竟不知此事如

何。秀才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復仆矣，秀才亦不能悉其如何也。

論興安

予嘗謂己巳北狩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白可知，而或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爲獨知之真，內惟興安一人，似昧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今日偶王陳舍人語，頗不合。陳之言曰：「當時內非興安，外非于少保等持論之堅，必與虜絕，以愧之激之，財天旋地轉，不可奪也。」雖亦主一說，終非正論。予略與之辯，陳笑曰：「興安受佛戒，遺命化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圖充供。此豈其報歟？」

禽聲類人言

汴洛深山中多亂禽，其聲多類人言。一鳥云：「兒回來，孃家炒麻誰知來。」土人以爲昔人有繼母，偏愛己子者，以生麻子授己子，熟麻子授前妻之子，囑之曰：「植麻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其謀。中途幼子嗜食熟麻子，遂彼此相易，繇是其己子誤植熟麻子，不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爲此鳥，呼其子云。其他類此者多不可勝數，要皆好事者託事警世之意，亦如所謂「提葫蘆」、「脫布袴」之類耳。

稟受厚薄

軍醫范真言鎮守太監蠡縣栢玉、巡撫右副都御史祥符王字兩人，貌皆豐厚，而所稟實異。每治疾，欲宣洩，王服大黃三分卽一二行不止，若栢則須一兩重，纔行也。不同如此。後栢之壽七十餘，王僅及中壽，豈亦稟受有厚薄而然歟？

〔二〕「文」字上明弘治本有「時」字，似是。

水東日記卷二十九

六科舊僚題名

六科舊僚題名。余忝科名，承乏侍近者，幾六載。壬申之夏，始有出參藩政之行，俯仰今昔，又十四五年于茲。年間見予舊所稿六科題名一通，從而觀之，蓋豪傑之士，用世之才，籍籍有聞者，比比皆然，顧予小子，庸庸碌碌，不能無愧，而龍去鼎湖，則又不能無悲慨焉者。於是以其字稱，邑里，初升官位，近據旁求，略加增注，謹錄置冊中，亦以識一時遭際之榮，海內交遊之盛，有如此爾。又安知他日不有子孫世講於斯者乎？賤氏名在蘇崑縣霖之下，劉安福斌之上，今不書。且兵科先吏科者，蓋題名予所爲也。成化丙戌春三月上日，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前承事郎、兵科都給事中崑山葉盛識。

兵科

李春

景陽

無爲

陝西左參議

蔣性中 用和

上海 左

江西右參議

婁昇 孟高

湘潭

黃仕儁 廷臣

富順 右

南京太僕寺少卿

唐世良 武進

浙江右參議

姚銑 孟聲

都

蘇霖 濟民 嵩縣

左 都

山東參政

劉斌 次珣 安福

廣西僉事

孫祥 廷瑞 大同

右副都御史

覃浩 志廣 安陸

水東日記卷二十九

南京工部右侍郎

豐慶

文慶

鄧縣

河南右參議

王宣

明理

淇縣

四川左參政

王鉉

宗鼎

上虞

右都

河南參議

錢澍

民望

金壇

長沙府知府

谷茂

秀實

簡縣

貴州參議

李英

尚賢

合州

貴州參議

劉清

廉夫

滁州

刑部右侍郎

方輔

廷臣

淳安

江西參議

張海

朝宗

錦衣

饒州府知府

嚴誠

克誠

京山

鄭林

伯森

常山

劉彝

惇倫

安福

廣平府知府

吏科

孟鑑

克明

博野

戶部右侍郎

姚夔

大章

桐廬

南京刑部右侍郎

包良佐

克忠

蘭溪

張固

公正

新喻

都

都

大理寺右少卿

翟敬 致恭

大興

大僕寺右少卿

張讓 孟謙

當塗

程信 彥實

河間

左都

山東右參政

王汝霖 民望

崑山

河南左參議

喬毅 志弘

樂平

右都

大理寺寺丞

李讚 公美

山陽

左都

山東右參政

毛玉 良器

武進

王芳 字直

金溪

潘榮 遵用

龍溪

右都

楊瓚

廷器

壽張

都

陝西右參議

蕭斌

德宜

朝邑

左

都

通政司左通政

戶科

李素

尚文

安邑

都

光祿寺少卿

錢奂

文昭

鄆縣

廣西左參政

馬顯

文明

廣平

都

河東鹽運使

劉福

慶之

益都

陝西參議

王庚

仲京

江夏

山西右參政

李侃

希正

東安

左都

詹事府府丞

錢森

廷茂

慈溪

雲南參議

王竑

公度

河州

右僉都御史

莊敏

晉江

雷州府知府

陳厚

宜載

清江

何陞

文達

淳安

都

河南參議

李錫

祐之

臨清

陝西左參議

成章

文達

景州

都

經歷

高崇

惟志

金鄉

浙江參議

白瑩

樂昌

潘本恩

博羅

興化知府

楊學

文敷

江津

山西參議

禮科

章瑾

用欽

會稽

都

禮部右侍郎

余忭

士悅

奉化

府知府

王詔

伯宣

衡陽

右都

通政司參議

劉綱

建紀

禹城

都

陝西參議

于秦

文達

陵縣

左

山西右參議

金達

復顯

鄆縣

都

長蘆鹽運使

李春

遇時

章丘

左

都

光祿寺少卿

李實

孟誠

合州

都

兵部右侍郎

張聰

士敏

陽曲

鈞州判官

張軾

子敬

瀘州

雲南參政

陳謨

嘉言

安仁

左

右

東平州判官

楊穉

景實

咸寧

通政司參議

丁本

弘道

嶧陽

福建參議

江玘

用良

錢塘

山東參議

劉觀

尚賓

武進

湖廣參議

刑科

劉孚

誠之

泰和

廣東僉事

祝顥

維清

長洲

山西左參議

宋儒

宗魯

鄞縣

江西僉事

鮑輝

叔大

平陽

王復

初陽

固安

通政司右參議

王理

淑庸

安福

四川參議

林聰

季聰

寧德

司直郎

王鎮

景安

濟寧

經歷

曹凱

宗原

益都

浙江參政

洪本昌

景隆

池州

湖廣僉事

劉璉

宗器

宛平

光祿寺少卿

都

左

都

右

劉益

崇益

吉水

湖廣右參議

徐正

惟中

吳江

司馬恂

伯如

山陰

洗馬

尹旻

同仁

歷城

通政司參議

劉洙

東周

貴溪

應天府府丞

羅晟

公亮

臨安

河南僉事

姚旭

景陽

桐城

判官

徐安行

允端

永嘉

工科

水東日記卷二十九

二九三

李震 用初 大興

南京通政司左參議

尚達 兼達 東平

陳宜 公宜 泰和

應天府府丞

張瀾 遂本 瀘州

興化府知府

張文質 允中 昌黎

通政司參議

路璧 斐資 安福

雲南參政

張敏 時敏 宛平

工部右侍郎

奚倫 守常 宣城

國盛 永盛 淄川

左

都

通政司通政

王讓

克讓

宛平

右

都

湖廣參政

曹鼎

萬鑑

寧晉

平樂府通判

霍榮

文華

盤屋

孫昱

廷昭

濟寧

左

山西參議

黃暉

建昌

廣西僉事

水東日記卷三十

社稷設壇石主爲正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却是要之，祭時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爲屋矣，若設壇石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城隍神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舍境告足，縣官與耆老羣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此宋宣和中縉雲以陽冰篆書舊文重勒諸石，今尚存。歐陽公則云當時天下皆有城隍神，而縣則少也。范文甫嘗問於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

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爲贊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陸游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自故時祠漢紀信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爲爲善之報，亦正論也。又嘗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元吳草廬亦嘗記江州城隍廟云：「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或者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于少保文山像贊

張遂郎中持文山像求題，上有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錢塘于謙贊，且云于公座側每懸置此像，數十年一日也。其辭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狗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

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于繩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虞雍公誅蚊賦

「江水鄉蚊蚋甚惡，予方窮居，日以爲苦，因哀腹笥，得蚊事廿有七。古聖賢無一言之褒，是爲可誅也。作誅蚊賦。其辭曰：惟朱明之肇序兮，迨白藏之紀時。火爍金而方熾，露漱玉而易晞。眷羲和之自東，起咸池日所出處而徂西。邁崦嵫日所入山也，見離騷以頓轡，歸濛汜日所宿處也，見選雜體詩而匿暉。□羣陰之綽綽，襲夜氣之索索。爰有黍民，古今注號蚊蚋爲云云。出于廬霍，呼朋引儔，訝雷車之殷殷，聚蚊成雷，見前書。填空蔽野，疑雲陣之漠漠。梅聖俞詩云。利芥踰麥芒之纖，狹翅過春冰之薄。其賦形而至眇，其爲害而甚博。豈泰山之能負，荀子云蚊負山。詎九牛之可搏。漢書：搏牛之虱。較爾力以何施，念爾欲而甚約。飲不過於滿腹，性無饜而肆藟。若乃皓魄之亭亭，萬木之欣欣，悼永晝之執熱，徙綠蔭以怡情。遽見□而稍稍，復輕颺以營營。白鳥見下註。念炎熇之未去，曾須臾而靡寧。同人於燕息，則東家之夢何緣而見姬旦，鬻宋子京有蚊羸人之句人於尊俎，則鹿鳴之燕何繇而娛嘉賓？以是而肆毒於人，何名乎仁？載引其類，載鼓其翅，但知進而忘退，不顧害而貪利。葬仙鼠古今注以蝙蝠爲云云之腹，而莫追莫悔；

投秋蟲羅，賦謂蜘蛛爲云云之網，而自捐自棄。衝鬱攸而致播，望銀缸而還墜。以此而速禍于

己，孰名乎智？仁既不足以強名，智又不足以自蔽，徒肆情以饜饕，競鼓吻而啜噬。宜先哲之

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老子云蚊虻噬膚，則通夕不寐。見莊子。慨蠢蒙其何識，亦炎涼而絕義。故有蓀

壁琰槐，椒房璇題，疏寮豁其文綺，繡薨煥其陸離。圍皎綃以雲障，焚椒蘭而霧迷。乃戢翼以

遠遞，縱含毒而莫施。以貴嬪之被寵，而不嚼不螫。南史孔貴嬪本傳。畏長遜之當路，而莫近莫

窺。南史長遜本傳。其或柴扉樞居，蓬室桑樞，方親闈之定省，政營堂之卷舒。或漂流於羈旅，

或迫促於郊墟，乃引利喙以競進，共逞貪心而自腴。致晉室孝子，獨當以身。晉書展勳。而高郵

貞女，高郵有露筋小娘子廟。莫全其軀。嗟乎蚊乎，貴者要者，既屏息以遠止；貧者賤者，又窮欲

而紛如。顧余躬而何較，念爾慮其有餘。其間別種，稟性尤酷，實尖其指，實斑其腹，實細其

身，實豐其毒。感變化於天工，載惆悵於羽族。仙禽遠害，必翔于九皋；神鳥覽輝，乃集于王

谷。傳信之鴈，目斷而莫至；報喜之鵲，日聆而不足。此固曠然而難見，爾乃頽然而難逐。可

憐爾之輕而翾，不耻人之厭且辱也。蓋嘗究厥譜系，考于典集，實蚩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

殛。僅存膚血之遺餘，致滋種類之蕃息。見幽冥錄。或別派於腐壤，或聚族於幽濕，惟可夜游，

鮮從門入。驟致身於雲毫，而羽翼翾翾；翾冠子：雲毫之高，而蚊蚋適以翾翾。遽逞威於河內，而入馬

籍籍。古今注：河內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但類非出于華胄，實盡銜於毒

螿，宜見憎于世俗，夫豈問於今昔。惟小白之昏昏，卧柏寢而悒悒。念白鳥之阻饑，褰翠幘而聽人。見金樓子。曾醜類之莫去，宜豎刁之僭逼。此鑒既明，汝惡既極，將不復汝容而搏之，特吾一振手之力爾。因又將驅空中之蚊，挫汝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爲蚊，聞蚊蟲之聲，則挫其精。儂江東之鷓，而不復孕汝之形。爾雅：江東呼鷓爲蚊母，此鳥杜蚊故名。舉所爲蚋者，而族烹於秦鑊，謂之蚋。取所謂蚊者，而築觀於楚廷，楚謂之蚊。永滅蚋尤之裔，庶使天下之爲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大慰勤猛之志，又使天下爲人子者得以寧其親。不復使無用之物，無窮之毒，存於世。此誅蚊賦之所以名也。」

「右先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所著也。先公文集，舊刻蜀中，成書未久，焚於兵火。曾叔祖寶慶府君將求而刻之湖南，亦未及如志，而運革內附後，先參政廣求之不能得。眉州故人史公孝祥守興化，聞黃伯固家有之，遽不可得也。集在京師，屬閩教授謝中物色之，來報云有軍官好書購得此，欲藉手，與集相見，然終不能得之。先參政至潮，從親戚韓大則得誅蚊賦，草於侯頤軒道士處，蓋大德庚子歲也。故人閑上人亦蜀中同出東南之家，以舊故，自吳山訪集臨川山中，問此物所在而視之，則得之三十六年矣。而先參政亦棄諸孤十七年，詩書之緒，不絕如綫，感慨今昔，血涕隨之。偶得此卷，錄送上人，貴得存遺珠于既失，尚故物之可求也。

元統乙亥三月二十七日，集謹識。」

「宋之南，其宰執唯虞雍公爲最賢，觀其誅蚊賦，所謂「使天下之爲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天下之爲人子者得以寧其親」，則知公之志誅惡鉅姦者，欲以寧君親也。其以忠孝教天下後世者至矣。伯生世其家學，能於聖時致身西清，被寵眷也殊甚。及閒寂中乃書先太師此賦以贈人，其志亦有所在乎？閑上人再見伯生，其爲我諗之，和林魯威叔重父題。」

「因讀誅蚊賦，深憐愛國情。三公登問諫，四海失昇平。早覺文章貴，爭期德業成。雲仍蒙世祿，翰墨負時名。丹丘柯九思賦。」

「黍民肆毒不勝誅，屈宋文章太史書。滄海遺珠留得在，白雲深處伴僧居。洛生王敬方。」
「父作更生佛兒，爲命世英。西州睹威鳳，南國剪長鯨，不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錄，妙墨世從衡。遂昌鄭元祐。」

「觀雍公少年之作，可以豫見報國之志；觀邵菴詳書之意，可以深惟追遠之情。忠孝藹然，萃于一門。嗚呼盛哉！閑上人同是蜀人，故獨得之，當刻石寺中，以傳永久，庶不爲他時夜壑舟也。年月日後學蘇大年頓首謹書。」

晦庵答王子令二書

予往年在廣中，有均平徭役，痛折豪右不禮答京官，不容生員，慮利騰錢等事，近復來邊，

首飭邊牆壕塹數萬丈，次修築屯堡五百餘座，以及黜去賤貪老耄將佐等事，不過瑣瑣効職，亦所以扶植貧窮，保全地方之意。奈何得謗紛紛，莫能止息。雖間見奏牘，亦不能什一敷露，或付之呵呵，不則仰屋切嘆而已。偶讀晦菴答王子令二書，乃知前人亦曾受此苦楚也。書曰：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于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藉藉，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乎，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

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令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

又一書云：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人仔細說及。熹又尋卽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諭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令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愔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令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徒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

及考之與留丞相等數書內，拳拳切切及經界事，而竟以漳州進士吳禹圭等沮而罷。先生所以有伉拙奇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天實爲之之嘆。噫！好事難成，固亦久矣。

傳神

予自癸未歲廣州病後，切欲圖寫陋容，以贖于家。甲申八月，東朝房每舉以告，知友如姚大章尚書、岳季方翰林諸公，乃各舉所知宛平陳啓陽、揚州史政輩凡五人，稿亦十餘易，無一肖者，已之矣。是年九月，抵宣府，得雲中李芳，始能彷彿一二。諸公嘗云，貌有不易寫者，聞之久矣。中書舍人東陽吳正希純嘗寫東里楊公坐立像及其諸子隨行像，一一皆逼真。建安公一日見之大驚異，且曰：「吾平生傳神，不啻數十人，無一得真，希純乃能若是。」即躬造希純請焉，希純亦爲之屢易稿，卒無一似，此亦事之不可曉者。

水東日記卷三十一

江南渾潮塞北風沙

江南並海之河江港汊通潮汐者，土人謂之渾潮。來一日，泥加一筭葉厚。故河港常須疏濬，不然淤塞不通舟楫，旋成平陸，不能備旱澇矣。塞北風沙，數日輒一作，作或連日，塵几撲窗，至不辨物色。近日打掃積年封閉卷房，塵沙積地踰尺，其細如粉，所謂塵世濁世者是已。

偷驢賊

戲談於凡四方人，多以其土名或土俗土物爲標榜，如南人曰「蠻子」，西人曰「豹子」之類。獨河南人曰「偷驢賊」、曰「版腸」，不知何說。嘗見河南一土人云：宋祭酒嘗過雒，土人挽留之，不從，以其步蹇藏去。公怒，作詩曰：「蹇驢掣斷紫絲韁，却去城南趁草場。繞遍雒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又云：宋學士也，夫因詩得名，因詩定品。如唐羅隱，盜得之，欲其賦詩等事，世多有之。但二宋在國初皆以文章德行致大名，故無此事，亦決非其言，豈亦薄俗覲託

一時戲謔之言耶？吳越間又有一等，謂之俚鄙文，譏刺上下，無所不有，且極其工巧，人畏惡之。古者異言有禁，如此之流，不謂之異言而何。

圭齋許氏贈公碑

前人所作墓文碑志序，稱述子婦者甚少，詳書其子之行實生卒，及婦家之世出，以及系男女之名者加少也。圭齋之於圭塘家獨然，豈亦變例歟？又其叙祖考官諱亦皆異，而孫婦讓封於祖姑，此亦有元時制，而於是碑有考。況斯銘隔句雙韻，語險辭嚴，尤奇也，是以具錄之。

有元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有序。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于朝，既釋機務，將歸省其先塋於洹水之陽，以顯考魯公行狀命其友歐陽玄文諸神道之石。玄惟方今公卿大臣，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公，兩都有大營繕，諸臣僚家先世碑版，咸以奏請屬筆安陽公爲榮。於法當援吾宗克文忠公例，自表厥考，崇公之阡，又自書之爲宜。安陽公堅辭以爲不可，乃勉叙其行實而銘之。

魯公諱熙載，字獻臣，姓許氏。生七歲孤，太夫人挈之依外家。公幼有異質，處羣中，終日持重寡言。稍長，攻讀書，習爲儒。二十能舉子業，有儔譽。年及受室，娶里中名家。外舅仕湖廣行省，公欲就學東南，因往焉。遂爲當道所知，以行省檄辟德慶路提控按牘。繇是

以本職歷永衡兩路、湘潭一州，凡三考成，資調長沙稅使，遷臨江、撫州兩路總管府照磨，進將仕郎、湖廣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改從仕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位不滿德，而所至稱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其一二存諸簡書，略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獠軼境，州將趙往督捕，府無他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輸糗糧，高城深池，備禦有法。會城中民饑，比馳狀請粟，而先以賑貸，民用無他虞。將士俘鹵有愬非辜，宣慰部使者雜譏之。渠帥利所獲，從□執爭。公駁之曰：「寇徒協從，猶當理出。王民瞞入賊衆，又從而臧獲之，可乎？」上官用其議。薄有左驗，皆免爲民。公以新進下僚代總郡寄，一切興發事皆己出，當道意頗甚之。寇平，吏民咸稱其應變方略有餘。又見其面折元戎，脫民于俘，乃更賞嘆，共剡薦之。在永，永尚巫鬼，里社昇土木偶相，昏晨服食，共具以侈相誇，民坐凋劫。公臬樊侯毀淫祠數百區，以窒其妄。又撤其材，以給費舍、公廡、倉庫之用，公私便之。在衡，安仁盜袁舜一怨苦播州餉，負險挺亂。既誅，朝廷宥其餘黨甚衆。民有越軍砦爲竊攘者，有司得之，獨以強論不赦。公曰：「彼從盜爲亂，猶貫殊死。此因亂爲盜，乃服上刑，不可，請併舍之。」議上，卒從其言。在湘潭，范重二者嘗過友家，乘虛擅供佛鐵器以歸，友踪跡甚急，范慚怖而返之物。游徼發獲之，拘范及友於官。公推讞得實，既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跡其身。公謂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涅，亦不當銅。范卒爲良民。在長沙，征算不苛，羨增秋毫歸官。在撫州，豪民

有龔胡者，爲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浙，聲已狼藉。計贐，自首官。疑有隱，索之，闕地得窟，用版印緇數皆倍所首。獄輸，朝廷遣使分道處決。龔厚貲，折免，姻族又助其營救，已議減死。公持不可，曰：「首寡隱多，去未存本，與未首同。」衆莫能蔽，乃置諸法。未奉祠在京，祠祿優暇，而年近休致，諸子又皆顯融，力請謝事，未報，得瘧疾薨于官。生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亥，薨以泰定四年丁卯二月癸酉，壽六十有七，葬以是年十一月壬午，祔安陽武官原新塋。

許氏世居許昌，曾高己上，金亂失譜。祖考隱德曠僚，諱信。考贊彰德湯陰，因徙家焉。初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毅。妣以孫婦趙氏讓封，初追封湯陰縣君，再封高陽郡君，累封高陽郡夫人，進封魯郡夫人，姓宋氏。公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配高氏，萬寧縣尹榮女。初封恭人，再封湯陰縣君，累封高陽郡君，進封高陽郡太夫人，追封魯郡夫人。恭謹令淑，孝敬事姑，惠慈睦嫻，性多愍惻，尤樂施予。聞故舊家有喪，致廢飲食。拯閭里貧病，如救溺焚。魯公待客好豐，諸子隆師，蓄書，嘗鑿簪珥以繼其資。雖居中饋，經營彌縫，能使夫子處約之久，不失令名，有占賢媛之風焉。至順二年辛未五月庚子卒于揚州，壽六十有七。繇僉樞而下，皆以安陽公貴推恩。

伯子有恒，大寧路儒學正，調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篤於養志，力於幹蠱。魯公年四十，不親細故，內獲夫人儉勤之助，外藉伯子開敏之資，用能安居樂道，專致教子，以有今日。先魯公祥之二日卒，年四十有五，時論惜之。娶李繼狄，集賢直學士文中之女。仲子有壬，是爲安陽公，登延祐二年進士第，初授同知遼州事，歷山北廉訪司經歷、吏部主事、南臺內臺監察御史、詹事院中議、中書左司員外郎、右司左司兩郎中、兩淮都轉運鹽使，兩爲參議中書省事，治書省御史，陞中奉大夫，兼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拜中書參知政事，轉通奉大夫，以本官知經筵事。在位有相業，臨事決議，不愧古人以封讓祖姑者。其初娶景州儒學教授永平趙兼善女，金源世科進士家也。繼室趙氏，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世延女也，並封魯郡夫人。叔子有儀，經筵簡討、武昌水陸事產副提舉，娶劉平江知州傑之女。季子有孚，國學上舍生，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承事郎、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改湖廣行省簡較官。娶張繼賈，安慶總管汝三女也。女二，長巽貞，適江西行省都事趙彝。次安貞，未嫁而卒。孫男四，寶山、燕山、白考、黑考。孫女五，小茶、三茶、增茶、順茶、相茶。

公器識深長，學問篤實，內行慎獨，外交盡忠，性不能酒，長夏盛暑，衣冠儼然，書不釋手。爲貧謀養，不擇祿仕間，關外補四十餘年，僦屋以居，糴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狷介至是。」公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

夫人年二十八居婺，守節自誓，迄公成人，教育甚至。公逮事終身，子職無闕。司征長沙，作綵衣堂，以志其樂。宋夫人病利，力求去職侍疾，寢食爲廢。初喪號慟，絕而復蘇。旅殯原上，苦塊廬墓者三年。每晝端坐木下，狀如泥墜，樵夫牧豎迫而視之，始驚爲公。年踰五十，時祭必哭，哭必致哀。喪禮倣古，不用緇黃，人始議其儉，及送終之厚，祀事之豐，莫不願習行之。既祥，非疾病蔬麪不撤。臨江之除，訝吏再四，必後其妻孥，守丘壠乃去。今長沙人即公廬墓之地作書院，以表其孝，請于中書得永額，所植松柏，愛護之成林。晚歲研精理學，易簣之年，正月朔日，命諸子講周子太極圖說，至原始反終，慨然而嘆，因論人生修短，有若將終焉之意。舅氏宋君寶，早年擇師訓公，遇若己子，公迎養以禮，有子，爲娶令族，俸人盡以資之。始生彰德之東程岡，因以東岡爲號，後更號真拙。著經濟錄四卷、女教六卷，尤長於詩，有東岡小彙傳于世。仁廟初策進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唯安陽公年財二十有九，父母具慶，時人歎之，每以爲義方之勸。公在會福，安陽公官已卿士，而公身教嚴厲，安陽公出人必咨，廉然前修家法。公疾，禱神謁醫，靡不極至。公薨，貧不能治斂，又思得美槨，哀慕不知所爲。朝廷聞而厚賻之，始克歸葬。公葬，墓土未燥，安陽公數遷，遂至宰輔，故贈親之典，備極哀榮。惟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厚其躬，而遠巡退託，未嘗有幾微責報於天，求上於人之意。迨夫積善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與京，天亦莫之或遠也。狀公行者，爲今南臺侍御史濟南張

公起巖，志公壙者，爲今御史中丞浚儀馬公祖常，至玄爲神道碑，三人皆安陽公同年進士。嗚呼！斯亦他貴臣家所難，而魯公有焉。

銘曰：允矣魯公，生而敦龐。爲儒則通，治吏不尨。儒通不窮，若歲徒扛。吏尨則蒙，乃昏然缸。發聲粵禺，初武之登。嬰身事衝，不振不撓。憂民有忭，遇事無憊。或縱爾于盪，或逸爾于鑽。或矯爾倥侗，或鞣爾幻曉。世涂憧憧，公志倥倥。薦于瀕瀕，與俗異腔。且行且邁，孰搏孰控。盤桓令終，德厚信缸。荆士景從，鹿隱維龐。江夏向風，黃孝無雙。醜河爲澗，導岷爲江。溯源之鴻，沿流澹澹。高陽豐形，庭堅龍降。仲才棟隆，仲力鼎扛。公也亢厥宗，仲也爽我邦。洹水沖瀾，太行崆峒。峴山爲雄，厭水勿涳。若堂其封，堅珉如缸。石人載礪，其樹如幢。仲詞春容，銘諉友蠶。公當如崇，仲盍表于瀧。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玄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篆，能靜處士茅紹之集勒。至正四年歲在戊寅八月吉日建。

集句成識

天順七年，予在廣東肇慶軍前用舊韻集趙子昂詩五絕句寄永熙，致之羣公，首章云：「我來君去苦相違，蕭索山川樹影稀。知己如今居鼎鼐，休文何事不勝衣。」時永熙甫自關北遷兵

部也。明年五月予人議，過浙時，永熙遷官，在藩司留連數日別去。夫孰知不久，而予再爲關北之行。又不久，而永熙起巡二廣，而此詩竟成前讖耶，不偶然也。近又簡交游集，景泰中，予在赤城，欽謨自史館集唐詩二首見寄，首章亦曰：「南征復北還，離居不可道。封侯竟蹉跎，志士白髮早。平生一片心，未得展懷抱。」斯又謂之偶然可乎？吁！亦異矣。

海市

登州蓬萊縣納布老人言，海市惟春三月微微吹東南風時爲盛，多見者。城郭、樓觀、旗幟、人物皆具，然變幻非一，或大而爲峯巒林木，或小而爲一畜一物，皆有之。其色類水，惟青綠色。大率風水氣旋而成，西風北風無之，故冬月則罕見也。蘇東坡有海市詩云。

土薄歲入少

朱子答張仁叔之問曰：「李愷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晁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有不同矣。粟一石直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三石，可見古來錢重。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爲病也。」又按宋鄭宣撫鎮蜀時，於關外四州營田二千六百餘頃，除糧種外，歲入官十四萬斛有畸。及其於金州營田五百餘頃，歲入却止萬八千餘斛。以此觀

之，其爲不同者，或者四州田腴，金州田薄之故。則晦庵粟米之分，所料亦恐未爲的當也。宣府官田，成化二年所種四千餘頃，收粗細糧止及七萬四千之上，較之吾嶽旱麥水稻田土每畝歲收米麥四石之上，則關北地土可謂最薄也已。

緝事軍

軍中探聽賊中動靜消息，及專備急幹使令之人，如宋時西邊所謂急脚、急步者，今湖湘謂之健步，西北二邊稱夜不收，惟廣中則稱緝事軍。此輩固自有得力人，但其間儘多虛誑壞事，受賄通賊小人，顧亦在於用之者何如耳。

〔11〕爲「字明弘治本作「偶」。

水東日記卷三十二

石亨新第

英宗皇帝一日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被召入侍。時忠國公新第成，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等謝不知，瑾獨叩首對曰：「此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則誰敢如此？」上顧太監裴當曰：「爾聞若所言乎？」蓋忠國新第極其宏侈，上久疑之，而亨昏愚不自知，此亦驂乘之萌耳。平胡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景昌云：「景昌曾被眷遇，能談舊事。」其言亦不妄，惜師行匆匆，不暇他及，姑記此一事，尚有俟於他日也。

晦庵真蹟

宋劉文節公光祖，蜀簡州人，與晦庵同時同道，端人正學，晦庵極其推重敬服。朱子大全正集有與劉德修書一通，續集所編三通內重出，即前正集一通，別集又有一十一通，後又有三通，皆題曰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顧山周拱維瞻以朱范遠墨卷見貽，晦庵真蹟片紙，蓋即別

集之前第十書也。但首尾月日、具禮官位、寒暄叙次數語特完耳。卷中有吳思庵先生題字，考論既當矣。而予頗以大全編次前後失倫，略爲叙正，錄附其後。德修書次另一小帖，亦出親筆，但疑其非與德修者，茲不復論。若范石湖書，則析出別裝也。

二月十一日熹頓首再拜上記德修官使、直閣左史舍人老兄：頃因閣中人還報狀，不知已達未也。不聞動靜又許久，嚮往德義，未嘗去心。比已春和，恭惟燕居超勝，台候萬福。熹自去年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動轉。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嬾作翠公書，只從州府申乞贍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人社，亦未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卽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脈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哉！偶劉主簿還蜀，附此草草。邈無會面之期，惟冀以時自愛，爲吾道倚重，千萬，至懇不宣。熹頓首再拜上記。

山西疆里圖

山西疆里圖，蓋山西左布政使丘陵封來印本，(一)名山大川，如恒、霍、黃河之類，間見一二，若太原有晉王府，大同有代王府，其分封支邑尚多護衛等屬，此皆不具。所具者，都、布、

按三司，行都司一，行太僕寺一，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一，府三，州二十一，直隸者五，府屬十者六，縣七十五，直隸者十七，州屬者五十八，衛二十，所一百九，守禦所八，衛屬所一百一，內磁州守禦所別在河南界中，此之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蓋在山西境內，所謂犬牙相制云。

抑予于斯圖有感焉。景泰壬申夏，以參政之任駐太原，不過旬日，卽爲雲中、上谷之行。未幾，有協贊獨石之命。自是望井州如故鄉，不復得西轅也。茲復臨邊，雖山西之民間得再見，然亦一切從事于芻糧徵納督過之而已，蓋無毫髮之惠及于山西之人。而吾昔者固嘗食其廩而役其力矣，情何如哉！當時號同官者頗多，以不坐藩司，亦有至今不相識者，謾記于後，正恐不能無遺漏焉耳。

左布政使：楊鼎廷器，扶溝縣人。

張茂景芳，咸寧縣人。

右布政使：侯復，昌平縣人。

陳翌冲霄，虹縣人。

左參政：王英，閩縣人。

劉訓忠言，麻城縣人。

右參政：王庾仲京，江夏縣人。

楊璿叔璣，無錫縣人。

左參議：祝穎維清，長洲縣人。

右參議：郭恕安仁，鷄澤縣人。

魏琳廷珪，肥鄉縣人。

于泰伯亨，德州人。

畢鸞冲霄，井陘縣人。

龔鈍庵民風詩

崑山龔鈍庵老先生今年八十七矣，頌德奧學，歸然鄉邦之重。偶於書笥中得其景泰中寄來關北民風詩數章，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以其與流俗輩所爲空言無補之詩不同，且於吾徒在人上者有警也，錄置冊中云。

民風詩七言近體八首：「種田生計如蟬翼，非橫其如貪暴何。散者每廉收者厚，得之常少失之多。鰥孤未免爲溝瘠，官府何曾媿棗駝。莫爲清高風雨隔，蓬仙須聽玉川歌。」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奇語長民當自責，莫將天數厚相誣。後政指某，前政指某。「昨過任溪南北村，百家能

得幾家存。春秋旦暮常愁餓，父母妻孥半病羶。荇粉磨成連濁土，榆皮剝盡到深根。相逢無復人形狀，兩頰何曾斷淚痕。「釜可生魚甌有塵，此言今日始知真。極貧只爲無他業，大患皆因有此身。顧行耻隨偷作伴，惜名樂與死爲鄰。西風昨夜動寒信，凍殺不知多少人。」賦得田家苦楚吟，一番歌咏一傷心。妻孥命賤等黃土，薪米價高同白金。四隅常有盜賊警，百里寂無鷄犬音。相逢父母聚頭哭，淚滴洪波到底深。「自憐鬚髮白如銀，不道今年遇此連。數畝薄田俱付水，百般老病盡隨身。念渠漂泊無家者，與我同爲失所民。終夜悲吟聲不絕，半因憂己半憂人。」一經水旱便流離，風景蕭條思慘淒。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寂無鷄。顏垣棄井荒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有社公同寂寞，年來不復享豚蹄。「說與農夫聽我吟，我吟真是汝規箴。雖然此歲遭斯虐，未必明年復似今。寧使鳶鳥饜腐肉，莫同鼠狗喪良心。只今父母深憐汝，日夜悲哀淚滿襟。」

新令鄭公有愛民心。」

五言近體四首：「歲運遭凶厄，民風可奈何。不禁潮涵湧，莫禦雨滂沱。盡浸千家屋，都沉萬頃禾。乾坤浮日夜，豈必洞庭波。」潮挾兼旬雨，登時水橫流。鯉從床下躍，鷗向枕前浮。措手知無地，將何望有秋。野翁如杜老，日夜爲民憂。「骨肉流離苦，江湖歲月長。露棲同鳥雀，草食似牛羊。到處卽居處，異鄉非故鄉。問渠愁幾許，洪水共湯湯。」爲問水荒子，何年歸種田。岸陸俱壞盡，屋舍久無全。父母饑難忍，兒孫凍可憐。一朝如一歲，安得到

來年。」

七言絕句五首：「無食無家種種難，風霜漸迫敵衣單。已知性命同螻蟻，不死饑中定死寒。」常年村鼓響鑿鑿，知是田家樂社公。不道今朝逢社日，但聞人哭水聲中。「自從父母育微身，叨長吳中七十春。雖道幾番遭水旱，不曾饑殺許多人。」常歲朝曦夕照邊，千村萬落暗炊煙。如今百姓流移盡，只有滔滔水拍天。「缺食小民方困苦，憂時野老正辛酸。聊成短述將何用，或備仁明得探觀。」

右拙作寫畢，復得一絕，併書奉上：「鍋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

虞雍公奏議序

丞相雍國忠肅公奏議序：「士不觀其常，觀夫處其變而不失其常者，斯可以爲士矣。常也者，天地之大經，君臣之大義，中國夷狄之大分，而天下國家之大計也。當平居無事時，孰不陳大經，明大義，別大分，語大計，昌言放論，若不可以斯須忘。及一朝遇其變，而忽然忘之，視古今之常道，萬世之正理，乃安其所甚屈而莫之恤，曾匹夫之勇不若也，可勝嘆哉！」

余讀雍國忠肅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焉，世但知采石之戰有七千之卒而

却虜兵四十萬，其功甚偉，不可得而沒其實也。然忌者猶曰：「是適然而已也。」曾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逮夫出疆歸闕，又極論之，繇是高宗皇帝擢爲中書舍人。而亮果叛盟，上令侍從臺諫集議，公獨曰：「今令成閔以五萬人守禦上流，未之得也。上流固當益兵，然虜兵必出兩淮。竊料虜以虛聲分我之兵，使行在虛弱，以成其出兩淮之姦謀。」因白宰相陳福、公康伯宜速奏知，令成閔五萬人到池州、駐池州，到江州、駐江州。它日虜重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扞於前，江、池之軍進而援之。虜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官軍之援。是因一軍之出而兩用之，最爲得計。丞相善其言，亦未奏行也。公於集議反復陳之曰：「不如是，臣不知稅駕之所。」及遣公勞師於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厲諸將，旋置於倉卒之際，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是適然而已也」而可乎？自昔狙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皆歷歷見於奏疏也。

孝廟嗣位，公出入往來兩淮、荆襄、秦陝之間無寧歲，撫御諸軍，協和大將，懷來中原之民，預計兵食之闕，其規摹何如也。志未盡展，而議棄陝西、新復之州，議棄唐、鄧、海、泗、藩、籬

之地，議發回歸正忠義之人，其論已紛然而出，公連年舉之凡四十餘奏不置也。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卒使大經不明，大義不著，大分不立，大計不行。公雖居將相之任，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余竊嘗妄論本朝多議論而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而況於積習消靡之後。夫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中興以來，前有魏國張公，後有雍國虞公，爲國家仕其勞而當其危者也。彼曾不少愧焉，又忍妄短毀之乎！今殘虜奔播，有可乘之機。公之奏篇，當使流傳海內，俾有志之士讀之興起，用其遺策，而復我舊疆，雪我大耻，是公九原之心也。前年余與東漕魏了翁嘗跋公之友衛國文定趙公雄所述乾道辛卯烏林答天錫慢侮紫宸殿上，而公從容折之之事，所當刊之於奏篇之後，不然世豈盡知之歟？因公之孫剛簡欲序其篇端，乃併及焉。嘉定十年冬十月，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陽安縣開國伯劉光祖序。

劉文節公文章世不多見，偶從虞氏得此篇，而適有感於公所謂遠近內外勞逸安危之說，謹具錄之。

〔一〕此句明弘治本作「此圖蓋據今山西左布政史丘陵封來印本館而寫之者也」。

水東日記卷三十三

蘭亭禊圖詩序石刻

王右軍發之蘭亭詩有「詠彼舞雩」之言，亦可見其襟抱不凡。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言，又其淺者耳。嗚呼賢哉！世之好言右軍者，顧獨取其字畫，又甚而泥於籠鵝之說，此不幾於以戲劇處先賢耶？惜哉！惜哉！李伯時禊圖，淳祐改元辛丑廬陵曾宏父刻於其鳳山別墅，今在紹興，古意猶存，非諸處翻刻本可及。然歲久損多，損剝亦甚。問錄其詩文，而唐柳諫議、宋米元章二公真蹟附焉。宏父詩跋，及其所考訂諸雜記等詩文多，故弗錄。若宋高宗一札，以高宗非明於知人者，雖有右軍，當亦不知用其眷賞之勤拳，蓋特藝焉而已，故亦無取焉。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

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生死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繇，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詩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郡功曹魏滂：「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忻時豐，駕言暎清瀾。麴臺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右將軍王羲之：「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迺携齊契，散懷一丘。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閭無涯觀，寓目埋白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散騎常侍郗曇：「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遊近郊。」

祭陽桓偉：「主人雖無懷，應物貴有尚。宣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清唱。今我欣斯遊，愜情亦整暢。」

前餘杭令謝藤。

侍郎謝瑰。

王凝之：「莊浪濼津，異步穎眉。冥心真寄，千載同歸。」烟煴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興時遊，逍遙曠通津。」

穎川叟友：「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斯會。」去來悠悠子，披褐良足欽。超迹修獨往，真契齊古今。」

行參軍事丘旄。

前餘杭令孫統：「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云同，競異標旨。平、勃運謀，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踪。回沼激中遶，疏竹間修桐。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峯。」

琅琊王友謝安：「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茫原疇。迴霄垂霧，凝泉散流。」又五言：「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醇醪陶丹府，兀若遊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行參軍曹茂之：「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間。尚想方外賓，□□有餘閒。」

府主簿任凝。

左司馬孫綽：「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修竹陰沼，旋瀨營丘。穿池激湍，連濫觴舟。」右一。「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阜。鶯語吟修竹，游鱗戲瀾濤。携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右二。

穎川庾蘊：「仰想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

王獻之。

王肅之：「在昔暇日，味存林領。今我斯遊，神怡心靜。」喜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詠

曲水瀨，淥波轉素鱗。

鎮軍司馬虞說：「神散宇宙內，形浪濼梁津。寄暢須臾歡，尚想味古人。」

府主簿后綿。

參軍孔熾。

行參軍楊模。

任城呂系。

參軍劉密。

王玄之：「松竹挺巖岬，幽間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前永興令王彬之：「丹岬竦立，葩藻暎林。淥水揚波，載浮載沉。」鮮葩暎林薄，游鱗戲清

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

郡五官謝繹：「縱暢任所適，迴波紫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

王徽之：「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穎，疏松籠岬。遊羽扇霄，鱗躍清池。歸日寄歎，心冥二奇。」右四言。「先師有冥藏，安用聽世羅。未若保冲真，齊契箕山阿。」右五言。

府功曹勞夷。

行參軍徐豐之：「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乍風水歎。」清響擬絲竹，斑荆對綺疏。零鷺飛曲津，歎然朱顏舒。」

前長岑令華者。

徐州西平曹華：「願與達人游，解結遨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汜無何鄉。」王蘊之：「散豁情志暢，塵纓忽已捐。仰詠挹餘芳，怡情味重淵。」

鎮國大將軍掾下迪。

司徒左西屬謝萬：「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玄嶠吐潤，霏霧成陰。」司冥卷陰旗，勾芒舒陽府。靈液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翠蕊，紅葩擢新莖。翔禽撫翰游，騰鱗躍清泠。」

前上虞令華茂：「林榮其蔚，浪激其隈。汎汎輕觸，載欣載懷。」

山陰令虞谷。

前中軍參軍孫嗣：「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真風絕，千載挹餘芳。」

彭城曹誼。

任城呂本。

陳郡袁嘯之：「人亦有言，得意則欲。佳賓卽臻，相與游盤。微音迭詠，藟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渙。激水流芳醪，溢爾素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玩。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歎。」

行參軍王豐之：「肆盼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居幽時。」

後序

孫綽：「古人以水喻性，旨哉，非以淳之則清，滄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

則充拙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整拂之道。暮春之始，楔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籍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成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遠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鷗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繇，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蘭亭詩兼公權續得者亦上，伏惟簡領入篋，餘冀面話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聞老，閣下青標換却舊者，謹空。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簡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可謂三絕。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韓魏公墳

「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已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不知何人語，要亦至理也。新除永寧倉官，彰德安陽縣人，監生出身，問韓魏公之後，其言曰：「子孫聞在浙中，安陽絕無人。雖有韓磐知縣家，非其族也。城中有魏公廟，有司歲一祭。書錦堂記在其中，卽蔡襄所書者。墳去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無存者，多是近年營建趙王府時鑿之煉之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今惟荒烟野草之區而已。」聞之慨然，愈增感乎斯言。

巡按御史

景泰壬申歲，予出官山西，時山西巡按御史慈溪王鼎，是年蒞事大同宣府，七年始以計

還。巡按凡會五人，華亭張鑒、安化璩安、涑水張鵬、通許賈恪、蜀人黃紀是已。紀不及相見，而於先人嘗奉贖也。天順二年，有兩廣之行，廣東巡按者，呂益、白侃、莊欽、李曰良、王朝遠、涂棐。棐嘗遇之道次，清軍則宋榮，探珠則呂洪，護軍則王齊。廣西巡按則吳禎、吳綽、劉淵、袁紀禎。又協贊清軍者易廣，廣東勘劇賊劉清事又有馮定。乙酉歲復來宣府，則有吳編、馮昱、展毓，與今馮徽，又四人矣。御史巡按，祖宗成憲也。一方得一人，則一方倚賴之，一年得一人，則一年倚賴之，不得其人則否，其所任不既重乎！

西園雅集圖臨本

西園雅集圖，李伯時之筆，不可知已，僅於黃文獻公晉卿述古堂記中得之。近時楊文貞公嘗見劉松年臨本，楊文定公嘗見趙仲穆臨本，然皆有不同處。予嘗於董仲魯中舍家見匹紙水墨入細一卷，亦奇絕，不曾裝裱，亦無題款，不知爲何人筆也。

水東日記卷三十四

禱祈道釋文

宋歐陽文忠公、朱文公文集具在，無作禱祈道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遐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爲，于節庵巡撫河南、山西，每旱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耳。

太監陳蕪恩寵

御用監太監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府。宣廟爲皇太孫，蕪在左右，既御極，卽陞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又賜「肅慎」圖書，武定州還，賜玉帶、金鞍、廐馬、金帛、寶楮。陳廬陵循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蠻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爲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予兩夫人及養子

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也。其景泰中疾，命太醫官八人絡繹齋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族與其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燕又有保抱皇子之功，誌祕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於文皇，如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時燕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燕性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

白樂天畫像

白樂天畫像一幅，二像對立，一則五十時容，一則六旬後真也，上有自贊，別稱爲蓬婆臨南地名。仙，此幅元末尚存北方人家。

西園雅集人數

西園雅集圖，揚東里云，嘗見熊天禧先生所題詩及黃文獻公述古堂記，皆十六人。文獻據鄭大民之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可徵無疑。但劉松年臨本無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無咎四人。蓋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詢輩非一人，不能無異矣。楊文敏公題石林所序本則云，此十二人，蓋李伯時、王晉卿、蘇氏兄弟、蔡天啓、黃魯直、秦少游、米元章、王仲至、劉

巨濟、陳碧虛、圓通大士也。考之鄭天民記，復增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無咎爲十六人。及觀陳思允所題，則又少李端叔、陳無已二人，爲十四人。今此本於思允所述相似，獨卷首增張文潛爲四人，則與述古堂所記實同，而於石林、天民序記皆不相合。此二說有不同，文敏說亦欠明白，當考。

宣府衛所屯堡等數

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西陽河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整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鎮朔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參將、參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爲衛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牆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三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川、大小白楊、葛峪、常峪、青邊口堡六。北路，口外開平衛在獨石城，龍門守禦所在李家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雲州、赤城、鷓鴣堡。又有守長安嶺、懷來衛中所，通爲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左右、保安五衛，美峪守禦所。又有守隆慶州永寧衛後所，隆慶、保安二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安、保安右四衛，城三，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二口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守禦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芻亦屬宣府。

廣靈、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撥軍守戍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堡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五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以千文，起「天」字屯堡，止「於」字屯堡，通七百三座。增補虜使邊氓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六十九座。編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文、行、信、教、杜、子、美、上、韋、左、相、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豈、是、池、中、物、繇、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云。各屬原額屯操守戰官軍、舍、餘、土兵等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亡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十八員名。騎操走遞馬驢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二匹頭，邊儲細糧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二升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六厘，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丈四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兩三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六分。奉勅官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具零二頭，墾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買馬一千五百十九匹，詳見玉音碑。碑所遺，則是歲銅牛所餘藁秸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重一十七斤，易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衛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四合。驛

站公務牛九十五頭，地九十一頃，得糧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私百需站道，以爲慰勞行役之費，亦肇自是年，繼是而有爲則月益而歲增矣，當不一書。

竅外同事諸將

予自景泰三年夏至宣府，十一月奉勅協贊竅外軍務，七年十一月奉訃還。于時曹州李公秉總督邊儲，參贊軍務，兼理巡撫，進提督軍務。總戎則都督紀廣，其副都督楊能。廣卒于位，都督過輿代之，暫設而卽去。有副將都督衛穎，參將署都督張欽，卽予所謂官多而不和者。能被召以懷來參將都督楊信升副總兵，代信者，都指揮夏忠。不久忠卒，署都督僉事趙輔寔代之。若萬全右衛，則都督江福，後以事免。代之者參將都指揮張林，兼守西路也。天順八年秋，予以巡撫重臨上谷，適又受代李公焉。茲特以竅外昔日同事諸將佐具列于前，而今日之所與，據今丁亥夏四月而後凡見任者，其前後更調不重見也。則續書之。

鎮守獨石等處宣府副總兵、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孫安。

右參將提督守備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周賢。

協同提督守備懷來衛指揮同知吳良。

赤城隨哨把總指揮梁嘉、馬英、杜旺、鄭友、薛顯、周源。

守備都指揮使王林。

僉事張林、沈禮、黃瑄、張傑、王榮、申義、張壽、鄭祥。

指揮同知陳忠、張琥、〔一〕僉事常貴。

協同守備指揮使王鼎、朱通、吳昇、姚瑄，同知王榮。

僉事繩矩、沙泉、呂貴、程道、閻敏。

中軍：

鎮守宣府鎮朔將軍、總兵官、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顏彪。

協同鎮守右副總兵、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瑀。

協同鎮守副總兵都指揮僉事黃瑄。

隨哨把總都指揮同知孫素、王祥、杜俊。

署都指揮同知江山。

都指揮僉事傅巖、孟璽、文瑄、徐綱、喬清。

指揮使高寧、董鉉、楊琳、祝雄、楊瑄。

指揮同知施祥、陳濬、尚得、曹琮、胡佐。

指揮僉事歐恕、王俊、周賢、周宏、白振、康寧、于昇、趙琮。百戶于海、石泉。

守趙川堡指揮僉事王雄。

守葛峪堡指揮同知羅鎮。

守大白楊堡指揮僉事俞勝。

守小白楊堡指揮僉事王鑑。

萬全都指揮使司軍政都指揮同知周玉。

協同軍政兼管屯田署都指揮僉事李紱。

河南都司輪班都指揮僉事林深。

署都指揮僉事薛鐸，指揮使方寬。

北路：

鎮守獨石、馬營等處左參將都指揮使李剛。

協同鎮守都指揮僉事李延。

守備獨石城署都指揮僉事郭瑄。

協同守備指揮使吳昇。

守備馬營堡都指揮僉事張壽。

協同守備指揮使王鼎。

守備雲州堡指揮同知張琥。

守備赤城堡都指揮同知劉政。

守備鷓鴣堡指揮使姚瑄，同知鄭祥。

守備長安嶺都指揮僉事申義，僉事趙昇。〔三〕

守備龍門衛指揮使陶洪。

守備龍門所指揮僉事閻敏。

東路：

鎮守懷來、永寧等處參將都指揮同知陰傑。

守備懷來城指揮僉事吳清，同知梅盛。

守備保安新城指揮僉事程道。

守備安舊城正千戶王曦。

守備永寧都指揮同知邵佺，僉事馬剛。〔三〕

守備隆慶州指揮僉事汪溶。

守四海冶堡指揮僉事鄒倫、焦圯。

西路：

鎮守萬全右衛等處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蔣良。

協同鎮守指揮同知張順。

守備萬全右衛都指揮僉事胡觀。

守備萬全左衛都指揮僉事楚楨。

守備懷安等衛署都指揮僉事周隆。

守備柴溝堡署都指揮僉事許寧。

守新河口堡指揮僉事秦林、孔海。

守洗馬林堡指揮同知李泰。

守張家口堡指揮使秦亮。

守西陽河堡指揮使賈熊。

南路：

守備蔚州都指揮僉事牛璽。

守備順聖川二城都指揮同知梁泰、楊文。

守本川東城指揮僉事張嵩、時興。

守本川西城指揮僉事劉忠。

同知宋遇，僉事王鉞。

守廣昌所指揮僉事孫冕、宋質。

守廣靈縣指揮使陸鐸。

守靈丘縣指揮使章琮。

直隸保安州知州魏鑑、俞澤。

隆慶州知州師宗文、李鼎。

永寧縣知縣李秀、高翔。

〔一〕此句「張斌」二字原脫，今據明弘治本補。

〔二〕此句上明弘治本有「指揮」二字。

〔三〕此句上明弘治本有「指揮」二字。

水東日記卷三十五

中堂事記紀行錄

往年在京師讀周伯溫近光集，頗知勝國時北出道里風土之詳。近見張耀卿參議紀行、王學士仲謀中堂事記，皆吾徒今日所不可不知者。紀行錄全文、事記則節取有關於道里風土者耳。

王曰：「中統二年二月五日丙寅未刻，發自燕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六日丁卯午憩海店，距京城廿里。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七日戊辰卯刻，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徒於此，故名。兩山巉絕，中若鐵峽。少陵云：「碇形藏堂陞，壁色立積鐵」者，蓋寫真也。控扼南北，實爲古今巨防。午憩姚家店。是夜宿北口軍營，距南口姚店三十里而遠。八日己巳辰刻，度八達嶺，於山兩間俯望燕城，殆井底然。出北口，午憩樺樺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絕異，以暄涼較之，爭逾月矣。午飯榆林驛，其地大山北環，舉目已莽蒼沙磧，蓋古媽川地也。是夜宿懷來縣，南距北口五十三里。縣東南里許有醴泉井，水作淡鵝黃色，其曰玉液卽此出。

也。官爲制務，歲供御醪焉。九日庚午，過統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是夜宿雷氏驛亭，地形轉高，西望鷄鳴山，南眺桑乾上流，自奉聖東諸山下注，白波洶湧，若驅山而東。鷄鳴山者，昔唐太宗東征至其下，聞鷄鳴，故名。東南距懷來七十里而遠。十日辛未午刻，入宣德州。十一日壬申，爲一日留，距雷氏驛九十里。癸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龍。十三日甲戌，至定邊城憩焉，蓋金所築故城也。是夜宿黑崖子，距青龍九十里。十四日乙亥，抵權場峪，蓋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雙城北十里小河之東南，距黑崖甸北一百有五里。十五日丙子停午至察罕腦兒。申刻大風作，玄雲自西北突起，少頃四合，雪華如掌，平地尺許。亂灤河而北，次東北土塋下，羣山糾紛，川形平易，因其勢而廣狹焉。泉流縈紆，揭衣可涉，地氣甚溫，大寒掃雪，寢以單韋，煦如也。沙草氍茂，極利畜牧。按地志，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源陁一帶，遼人曰王國崖者是也。留八日而發，距雙城七十里。二十三日甲申，次鞍子山，南距灤河四十里。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李陵故臺。未刻朔風發，雨霰交作，傳令方春牧馬不勝寒克，瘦弱者悉用穗毳答覆其背，否者以法從事。二十六日丁亥，晨霜蔽野，如大雪，日極高，陰凝始釋。距鞍子山廿有五里。是日完州人來自和林城，說迤北正三月間地草自燃，東自和林，西至炊州，其燃極草根而止，水濕處愈甚，人往來者須以氈濡水覆其上可越。又有黑風掠人面如灼，兵械及山椒遇夜皆有火出，在山者如列炬然。

或者云：火，兵象，皆北兵自焚消燦之兆。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桓州三十里。二十八日己丑飯新桓州，未刻扈從鑾駕入開平府，蓋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崗蟠其陰，灤江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鬱，都東北不十里有大松林，異鳥羣集，曰察必鶻者，蓋產於此。山有木，水有魚，鹽貨狼藉，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河大冰負土，夏冷而冬冽，東北方極高寒處也。按方志，蓋東漢烏桓地也。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

張曰：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峯者，聳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反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劔戟，而蔥翠可挹。已而繇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度瀘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繇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下，有驛曰李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繇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羸羸，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

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成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淖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竊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抵一河，深廣加翁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過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城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繇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弓

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悞謁臘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縣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卽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麻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縣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石墩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繇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道過石墩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東北進遷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湏，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禾樺，不以金銀爲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問避冬，林水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

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潼，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繇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于好善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某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元重建羊太傅碑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公諱祐，字叔子，泰山鉅平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冕相繼九世于公矣。顯祖南陽太守，皇考上黨太守，咸有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誠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羣，遊神玄府，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耀，芳風流遐。年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辟，皆不肯就。羣公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乃公車徵拜中書郎、秘書監。于時當晉之盛，□揚英雋，乃引公爲相國從事

中郎，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集大晉之祚。皇采增暉，帝威遠御。緯絕代之風，弘虞、唐之緒。帝嘉厥庸，讎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詹咨，仍復拜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釐王度，外綏區域，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於鉤陳，握皇樞於紫極，於時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允肅。以江寇未夷，乃命公都督荊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公乃養民阜財，開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以德，□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人，均其澤，軍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功□疇，百姓布野，羣黎被德，殊俗望風，吳人感服，襁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軍。公雖享茅土，歷登台階，吐衄下土，二於姬公。方將殪戎吳□國吊民，然後寢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遊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遵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吊加□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勳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誓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斂。公自出身以暨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謀不廢于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勳，不榮其祿，儀形言行，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略，與衆殊慮，勳業不遂。然蕩滅之計，卒如枯策，用能夷曠世之寇，揀黎民之患。勳烈

水東日記卷三十六

詩林廣記參評

詩林廣記元至正中蔡正孫氏所著，前集十卷，以晉陶淵明、唐杜甫、李白、韋應物、劉禹錫、韓退之、柳子厚、王摩詰、李義山、王建、杜牧、孟郊、賈島、孟浩然、盧仝、鄭谷、李賀、唐彥謙、韓偓、杜荀鶴、陸龜蒙、白居易、（元稹附）、薛能、王駕、張祐、薛道衡、李涉、王播、韓翃、張繼諸人詩，證以名人評議，問附己見，亦多可觀。閒中偶見此本，爲贅一二，與同志者商榷焉。

陶淵明詩，劉後村云云。

後村此語雖不失爲尊坡，謂之至論，則未也。

附王介甫桃源行，高齋詩話云云。

此詩槩言秦亂，猶言嬴氏父子不道久矣。初非於此，以世次先後敘列言也，高齋過矣。此却與東坡二疏贊不同。

杜子美詩，朱文公云云。

文公此語，萬世不易之論。蓋取法於上，自當如此。作文皆然，學者不可忽也。近世士人惑於蘇文生「啜菜羹熟吃羊肉」之語，更不肯做向上工夫，卒之又下於蘇數倍也，何怪？

杜子美和早朝大明宮詩，梅聖俞金針詩格云，胡荅溪云，山谷之言云云。

山谷說當矣。

杜子美櫻桃詩，詩眼云云。

潛溪所謂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出於勉強之言，甚當。

附韓退之謝賜櫻桃詩，胡荅溪云云。

色香味在，名果多具此，況又櫻桃耶？荅溪之議過矣。

杜子美九日詩，楊誠齋云云。

誠齋二說，學者所當知。

杜子美絕句詩，室中語云云。

后山詩語與王、杜二詩未倫，以爲無媿前人，恐誤後學。

杜子美羌村詩，楊誠齋、冷齋夜話云云。

「夜闌更秉燭」，「更」字作平聲讀是。

杜子美何將軍宴詩，胡荅溪云云。

楊東里東郭南園宴集三詩皆用此體。

杜子美縛鷄行詩，洪容齋、文章正宗、步里客談、師民瞻云云。

詩與文稍異者，以詩兼興趣，有感慨調笑風流灑處，如長詩落句，翻空旁人，作散場語是也，然時一出奇可耳。前元詩人陳孚剛中集中歌行，則全用此體，觀者審之。

李太白登鳳凰臺詩，后村詩話云云。

「崔顥題詩在上頭」，太白語也。瞿宗吉詩話乃云：「時人因太白不作黃鶴樓詩，此作譏之。」誤矣。宗吉以博記能吟自負，乃猶若是，可不戒哉！

李太白宮詞，胡荅溪云云。

荅溪間有發明，如此等則似太不知詩矣。李尚有「風吹柳花滿店香」，杜尚有「竹光團野色」，將不曰「柳安得香，竹何爲有光」耶？

李太白宮詞，鞏溪詩話云云。

詩話太白之譏，亦清議中所不可少者。雖然，元微之、李、杜優劣之評，不能勝昌黎、金荊、琳、琅之說。善學古人者，自解領會，各不相掩可也。

韋蘇州郡中與諸文士讌集詩，附東坡效韋蘇州詩，蔡氏云云。「身當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

錢。「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

韋蘇州詩，他如「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餐」、「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顏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與夫「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等句，諷詠反覆，真能使人動心，此前輩大儒所以酷愛之。東坡詩意，蓋亦寧不足於樂天，而獨歸蘇州，以樂天晚年頗惑道、釋，而詩亦有纖艷淫媠之失故也。

劉禹錫楊柳枝辭，復齋漫錄云云。附楊巨源折楊柳詩，胡荅溪云云。

謝疊山說詩本作「水邊楊柳綠，烟絲麴塵」，既無精致，從疊山本，亦不害其爲佳句也。

劉禹錫酬柳子厚家鷄之贈詩，附子厚寄夢得詩，附后山紀徐僊效山谷書詩，附東坡酬柳氏二外甥求筆跡詩，蔡寬夫詩話、復齋漫錄云云。

柳、劉此詩往復八首，今見柳集。「元和脚」者，說者謂柳公權，元和間有書名，此必指公權者，近之。意者以公權字體言也。若東坡又云「元和手」，愈不可曉矣。東坡火急，固因子厚，而后山天厄人窮，則東坡海市詩亦云其相師相推尊，固如此也。

劉禹錫贈白樂天詩，自注云：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爲義不同。三山老人語錄云云。

李頎「片石孤峯窺色相，清池白石照禪心」，唐人亦未嘗忌重疊也。

韓退之方橋詩，蔡寬夫詩話云云。

「作」，唐韻已在「佐」韻造也，亦見子史書，皆韻去聲。唐人集中多自注。音「佐」者，以別入聲作「字耳」，不聞以爲方言也。蔡寬夫旁引曲證，力以方言爲說，類新奇已見矣。三百九十橋在蘇城內，今蘇州人不聞以「十」爲「忱」音。且韓公鄧州人，張公又虢州刺史，不知何以却用吳中方言。使如所云，不知蘇黃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義」，「儲」字又必用呼作何聲耶？尹和靜先生有言：「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予於是亦云。

韓退之之古意詩，附樂天月中桂詩，楊誠齋云云。

「何不中央種兩株」，樂天語固多有類此者，誠齋以驚人句屬之，則恐未然。蓋誠齋之好尚意向與之投合耳。李商隱馬嵬詩，後人尚以爲淺近。徐凝之瀑布，鄭谷之雪詩，石曼卿之認桃辨杏，東坡一以陋惡歸之，不亦宜乎！要之「白俗」之譏，亦出至公，而盛唐正音，茲所以爲不可及歟。

柳子厚南澗中題詩，蘇東坡云云。

「漠漠炊烟村遠近，擘擘鼙鼓隸西東。三叉古路殘蕪裏，一曲清江淡靄中。」外物已知如擘履，此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此陸放翁詩也。朱文公於一時文人最慎許可，而於放翁加推服焉。其跋此詩引季札聞歌小雅，蘇公讀柳子南澗詩爲言，不復詳說，而惟致感嘆之意，蓋欲後之學者致思而自得之耳。

王摩詰欄川庄詩，石林詩話、雪浪齋日記云云。

石林、雪浪論連綿字皆切。

王摩詰山中送別詩，并附詩，胡荅溪云云。

詩不有反前人之意而用之者乎？況相思之切，歸與不歸，思之至矣。荅溪知錄此詩，又從而吹毛之，不思之過也。

李義山詩，古今詩話、冷齋夜話云云。對雪詩，蔡載集云云。

義山固是用事深僻之開先，楊大年諸公亦推波助瀾矣。老坡一出，而才高學富，至於全篇首尾句句用故事成說，則去盛唐爲益遠而不可救矣。

附林和靖書壽堂壁詩，胡荅溪云云。

荅溪說是，此詩與文所以異也。

李義山登樂游原詩，楊誠齋云云。

亡友沈文敏憲副有俊才，尤善論詩，然居常好誦義山登樂游原末句，人頗疑之。景泰初，出官於閩，道中寄友詩亦曰：「回首紅塵人去遠，夕陽西望淚沾纓。」愈以爲非遠大之兆。不十年，竟卒于閩。

附程明道修禊詩，楊龜山云云。

明道先生尚有詩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亦是此氣象。

王建宮詞，陳輔之詩話云云。

疊山云：「說落花氣象便蕭索。此詩從落花說歸結子，便有生意。」

王建宮詞，附杜牧之秋夕、王昌齡長信宮秋詞，茗溪叢話云云。

杜牧之秋夕、王昌齡長信宮秋詞，此等詩人能識之，乃謂與王建宮詞雜，茗溪之言非是。

兩詩亦有謝疊山所說詩意，不可不知。

杜牧之赤壁詩，許彥周詩話云云。

詩人提撥二喬言之，霸業固在其中矣。癡人聽夢，彥周之謂歟？

杜牧之題烏江亭詩。

他本多作「不可期」，此本近是。忌疊之說，雖未必然，然亦不宜爾也。

附王介甫題烏江亭詩，胡荅溪劉後村云云，呂溫「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最先來。」謝疊山、蔡

氏云云。

後村之說當矣。疊山又引柳文箕子廟碑陰語，亦甚當。茗溪陋矣。觀王荊公詩，何等衰

颯，牧之此詩，何等精神。

杜牧之悵別詩，附田晝詩，蔡氏云云。

田承君、汴宋人弟病兄孤，此必摘杜集書帖中語，蔡氏失於考證而拈出之。

杜牧之絕句詩，石林詩話云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

石林所記，亦可以爲世戒。

杜牧之趙使君詩，附元厚之哀曹觀詩。

吾家石本如此，知傳刻之誤多矣。

賈浪仙下第詩、題裴晉公第詩，聞見錄云云。自注詩，隱居詩話云云。

讀賈闋仙題裴公第及下第等詩，知唐人之不聞道，豈獨孟東野哉！夫賢人君子之所爲，亦求諸其身而已矣。闋仙一第不偶，則傷己而尤人。一詩得意，則汲汲於求人之知，至欲以爲其身之進退，亦甚乎！其味道已然。此等詩，選唐音者，皆不著目。吾於雜選唐詩而知唐音之精不可及也。

盧玉川山中詩，胡荈溪云云。

玉川兩語自然，非介甫所易及。荈溪於此止，當謂介甫仰止玉川可也。

李長吉雁門太守詩，蔡氏云云。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經尚可疑，況史乎！史固不能無疑，又況小說雜書，出於傳聞，類於遊戲者乎！王荆公不滿李長吉雁門太守詩是已。夫雲斯須變化之物，固有咫尺不能

無異者。當黑雲壓城之時，安知城內外甲光無日向耶？荆公才高千古，未必有此議論。荆公而然，則其於「南風吹山作平地，夫容泣露香蘭笑」，又何如其爲長吉言也？學者要須識此。

韓致堯雷公詩，附朱喬年冬乾詩，蔡氏云云。附朱文公聞雷有感詩。

韓偓雷公詩，朱喬年冬乾詩，晦庵壬子三月廿七日聞迅雷有感詩，皆名世。大抵前二詩有用世揀民意，後一詩有憤世疾邪之心焉。嘗記景泰中，一日諸公高會，友人湯公讓酒間颺言曰：「胤勣夜來燒燭閱事文類聚，見聞雷三詩，意頗不愜。欲取韓致堯前二句，晦翁後二句，意作一詩，以洩吾思。又有二公在前，孰若合是四句，略援一字師故事。趁韻借乃翁一工字，易去心字，如何？」語已，卽朗然成誦，作瞋目嚼齒態，一座動色。噫！公讓已矣。一時語雖類狂，意則可念也，因并志之。

杜荀鶴關子規詩。

荀鶴此詩，其亦時危言塞，有爲之言歟？

杜荀鶴時世行二首，蔡氏云云。

詩文無關世教，無補治道，所謂雖工何益。吾於荀鶴茲二詩，蓋三復焉。有志於國家生民者，固未可以其非鳴盛之作而忽之也。

薛能絕句詩，王直方詩話云云。

「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唐裴晉公語也。宋相亦有屢題此語於壁間者。蓋曠百世而相感，得此心之同然也。

張祐金山寺詩，附孫魴詩，南唐書、胡荅溪云云。

甫里趙宗文金山寺詩云：「水天樓閣影重重，化國何年此寄蹤。滄海西來三百里，大江中擁一孤峯。濤聲夜恐巢林鶴，雲氣朝隨出洞龍。幾度欲登帆去疾，蒼茫空聽隔烟鐘。」此亦國朝詩可誦者。荅溪評孫魴詩雖未盡，固已得之矣。

白樂天成陽原上草詩，復齋漫錄云云。

「春入燒痕青」，固是五字好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十字句中自不可少，各相本題，各極其趣可也，如欲以彼掩此，奚可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王直方詩話、石林詩話、復齋漫錄云云。附皇甫冉宿嚴維宅詩，蔡氏云云。

歐陽公以「夜半鐘」爲唐詩語病，一時偶記說者之言耳。後人博考，乃有唐人五詩，事原又三出焉。然則讀書未到歐公，又可輕議前人者乎！

水東日記卷三十七

記瀛國公事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空。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右詩不知何人作，嘗聞節之誦一過，適過廷器指揮談及之。爲略考諸史冊所書，野史所記，并附此詩於此，以竣知者。

史云：元順帝名脫懽帖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明宗爲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嘗被譏於文宗，移居廣西，十三歲迎歸卽位。初，文宗在上都時將立之，爲太子，乃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時省臺臣皆不敢斥言，唯諷集使速去。文宗與幼君相繼崩，大臣將立帝，召諸老臣赴上都議事，集亦在列，馬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集乃謝病，歸臨川。帝既立，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繇彼書生耶！」後至元二年二月，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爲真裕徽聖皇后。至正八年十一月，集卒，年七十二。

錢塘瞿宗吉詩話云：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粲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人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繇是喪明，不復能楷書矣。

虞臺嶺觀音堂記

故中書丞相、贈和寧忠獻王康里脫脫公之子曰織木兒達世，偕弟達世貼睦爾既成景賢書院，請于譚慥曰：「興和西南五十里曰桃山，桃山之東五里曰虞臺嶺，供奉尚鷹每夏居焉。歲丁丑，有旨造鷹室，刻二石鼓以紀歲月矣。然其地乃草漠之衝，穀響交錯，繇秦、晉、燕、齊而

北者，蘇灤京、遼東而西者，道必出焉。智愚往復，良惡弗辨，不可以口舌訓。惟觀音大士有救水火刀毒八難之願，雖在介冑，亦爲敬禮。嘗建堂兩楹，道傍先生爲吾記之。予曰：「大士之願，考之釋書可見。吾儔雖罕言，然而人遇暴難，有叩蒙應者，何誠也。猶空谷呼聲，非谷也，人也。大士遇人急難，無叩不答者，何明也。猶日中物影，非物也，日也。然則大士之明，實我心之誠矣。且子不見夫卜者乎，僂僂叩齒，手持著龜，以決吉凶，罔有弗驗，蓋敬愈切神愈靈。人之意氣，一有所屬，則草木朽腐俱爲神明焉。嗟夫！著龜尚爾，矧大士圓通普照，出乎素願者哉！則不待號呼，其救我難也必矣。鐵木兒達世今爲同知樞密事，階資德大夫。達世貼陸爾今爲侍御史，階中奉大夫，俱有令德。視其建造，知其忠厚矣。於戲！吾嘗聞諸中脞云：『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富哉言乎！遂爲記之。」

右虞臺嶺觀音堂記，洛陽譚慥文，至元己卯五月建，新安詹獻刻，今石尚存。是年十一月，曲阜所立宣聖廟碑，歐陽元功之文，康里子山書，亦獻刻焉。獻蓋國朝名書孟舉之先也。

廣寧伯父子名諱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卽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塌築城堡，立烟

墩。一日瞭者言東南南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塢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炮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公至京，面諭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擄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受封之明年，是爲永樂庚子，四月辛丑薨于鎮，享年六十有一。訃至，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謚忠武，官爲營葬，賻卹甚厚。復給舟車歸其喪，令所經州郡皆致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金口御河鄉。公諱榮，世居邳州宿遷。曾祖諱二公，祖諱小大，父諱江，俱追封廣寧伯。曾祖妣余氏，祖妣張氏，母張氏，繼母馬氏，俱贈夫人。配馬氏子湍襲伯爵，早卒，繼室金氏封夫人，子淮早卒，安繼襲伯爵，側室高氏子麟，陳氏子正通，四人，女一人，在室孫若干人。」

及考遼陽新志，則曰：『廣寧伯劉江少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東遼戎政，

能明號令，嚴賞罰，謹斥埃，練甲兵。永樂己亥間，倭賊屢爲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海，塢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略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迫環擊皆奮勇，請人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力之道。賊始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于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願諸君未察耳。』事聞，恩禮優隆，進伯爵云。」

按海倭之患，北自遼海，而山東，而淮揚，崇明，太倉，金山，而浙，而閩，而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備倭官軍，迄今不政廢，然侵掠之患則銷熄久矣。雖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固無出劉忠武公之右者。忠武之功大矣。抑考之遼志作于景泰

中，出五倫書後，固無補于書。文敏碑中亦無金州王家山島之詳。後船生獲，今皆有的數，書而能然，載筆者考究之功，於是有不可誣者矣。獨惜兩京類藁於父子名諱譌謬至是，則楊氏子弟難道其責。噫！忠武之戰功，楊公之文字傳於世者，不四五十年之久，取信之難已如此，吾安得不深慨於斯哉！

王惲徵夢記

至元十七年春，某官真定，夢先祖敦武府君親告某曰：「今濟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內王其姓者，即王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相會，問及陳相石刻，云濟源見有陳堯叟讀書堂故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記之以志異日求訪。此元翰林學士秋濶王文定公紀夢也。

又有徵夢記曰：惲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縞衣，杖而告曰：「若遇而祖，能識之乎？」憶祖妣妙清君平時語惲者，熟視之，爲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載拜已，迺跽而請曰：「惟王氏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源陳堯叟祠碑所刻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三月也。惲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後八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謁濟瀆，託之爲求訪，果於司馬端明所撰四令祠堂記碑脇得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拜謁題名，迺陳之外孫王

悅名氏。吁！亦異哉！題名云：外係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王悅奉詔詣靈祠澗雨畢，參拜堂下，元符二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石肋。父，即前宋王文簡公，曾拜參知政事，名舉正，字伯中，係堯佐之婿。其子海說舉正，次公所謂清德之老是也。其二子名諱，見東坡飛白記。不肖平生，事欲將至，必先警於寤寐間。如先君將歿，以翠徽節度傳廷召爲御史，人以牛刀迎刺於口，斷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有瑤階參筆、月殿芸香之詠；馳奏中統二年十二月爲都事時事。行宮，有雪漢三更、雲輻萬兵之作；進讀東朝，夢紫閣連延、龍馬飛翔之異，是皆明徵而不可誣者。故古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精，有想，唯精誠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因想。蓋不肖每以先世旌紀寂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之必至。所可異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之前，若合符節，此豈止勞於想可致而論耶？又知吾先世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既誘其衷，明夫系之有自，所謂闕而有待者，不知復能鑒佑，使遂其初心，少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亶然。是垂老之日，卽受生之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九日記。

惟吾葉氏自先五世祖秀實公而上，邈不可知，雖家人口耳相傳，聞有少保知錄告身譜牒之語，而厄於下沙之徙，皆不可知。今惟寶藏公所遺至正六年五月遺囑一通，又不知自何時

脫去首幅云云之詳，乃有不可得而知者。先君子每出示此書，未嘗不齎咨涕洟，有千古無窮之恨也。不肖近年獲見玉峯舊志，知宋西澗葉丞相屢爲崑山寓公，開封鄭居中之後人書扁，而崑學今尚存明倫堂扁欸，爲葉忠定公書。西澗卽松陽夢鼎公，而吾友鄭進士時又，居中後也。茲事既嘗以扣時又，又嘗以書託浙江提學吾友張節之考問西澗者，其卽忠定公否。公家去崑遠，又何爲而屢爲崑人書扁，當必有因。蓋張、鄭二公皆相知，皆古心古道，好考求古人行蹟，今皆未有答而死矣。噫！人事理有可訂可徵者，其不偶尚爾，尚奚夢之云乎！吾之懷固有切於王先生，吾之所得則何敢有冀於王先生，然則王先生獨非幸哉！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楊文敏御賜圖書

上御文華後殿，召內閣楊榮面諭之，且賜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楊氏自記如此，王抑庵作公傳不具此，蓋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體當然也。東里、江陵二楊公作碑志，東里略及圖書，江陵不一及。面東里公云：「凡今文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此語有斟酌。考之建安謝世之後，如抑庵公，如臨川王公英，吉水錢公習

禮、周公叙，皆有文字，皆有感公知己之語，而抑庵語尤切。蓋抑庵之去翰林爲禮部侍郎，出東里公意，而建安公則嘗惜之也。

葬穴昭穆

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土庶當如何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又當如何？」朱子曰：「宋故進士或云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略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又問：「某欲改葬前妣，祔于先塋，以前妣與先父合爲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爲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曰：「某聞之昭穆但分世數，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又問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曰：「吾家不曾用。」

達達試馬

達達試馬，凡駒生百日後，(一)以驟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馬蓮花子

北方田野人患胸腹飽脹者，取馬蓮花子擊碎，涼水下，卽泄數行，幸而愈者有也。

〔一〕「百日」，明弘治本作「百餘日」。

水東日記卷三十八

太宗時任事十臣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解縉大紳，各以實對。十人者，黃福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劉儁。然至剛壽終，儁以節死交趾，得贈諡。古亦有之，王倫嘗爲胡忠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

黃東發社倉記

宣府軍民預備倉之舉，予往來於懷者兩年矣。去年七月，御史張海亦嘗言之。願以數年來頗有多事之名，天順四年歲事回，姚大章侍郎語予云云之詳。亦鑒耶律文正王省事之說，又嘗見黃東發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欲爲復止，至今猶豫焉。近得本院咨知商學士弘載言八事，其一曰廣儲積，戶部覆請，乃以其所言鰥寡廢疾無依者作養濟院，數取息一斗，則依擬行之。不知有司里胥之弊有在，而所謂養濟院何嘗得盡鰥寡廢疾無依之人。若取息之說既不

台抵斗還官舊制，亦爲不才官司添一騙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哉，然則東發之言亦可念矣。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諗。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爲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爲率，一戶逃亡，九戶賠備。逃者愈衆，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爲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於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爲之救弊。使法本於儒先，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爲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荊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創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

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于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爲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于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怨。儻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爲記，閱其始末，蓋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于官，不鳩粟于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爲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海角亭記全文

欽、廉、雷在百粵，距中國萬里而遠，郡南皆岸大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有亭在城

西南隅，昔人以是名之。歲遠代易，廢亦久矣。延祐三年秋，余使過郡訪其地，得於荒蕪亂水之間，欲復之未能也。屬之郡吏，曰諾。明年來告成，請記之。夫土木之靡，工人之用，雖未獲諗。至於雲霞之映帶，臨階之出沒，夢寐所歷，猶見其處，亦殊方之勝槩也。然廉烏侯邦，亭有地勝，居是者雖擁高爵厚祿，亦往往有悲憤無聊之感者何哉？蓋嘗因是而億之，地僻遠，加瘴癘，自古以來，非謫徙流離之士鮮至焉。故吾無烏而得之，宜其人之戚戚爾也。抑嘗推昔朝廷之于士大夫，苟非甚過極惡，未嘗不欲曲受而優容之。萬不得已，則又非深放遠屏無以啓其摧痛自反之忠。古之人臣思堯君而心魏闕者，每惓惓于畎畝之間，江海之上，彼蕭牆之內，固有負不扶不持之憂者多矣。然則甚疏之者，適所以甚親之也。于此見聖王忠厚之至也。而居者從未思也，思而或未之求也。登斯亭者，有能驅去流俗之悲，涵養孤忠之氣，把酒賦詩，憑高瞰遠，反而求之，何往而不得所適哉！又豈獨誇結構之華，從臨眺之樂而已。于是記之，俾刻亭上。後之覽者，其不參有所感發矣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今授將仕佐郎、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高平范楮文，承直郎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燕山大都題額。

此吾家所藏范德機先生海角亭記石本，書出漢八分隸，先生筆也。惟草廬先生之次虞、范、揭、楊、歐陽、圭齋、危太樸，皆元之季世文章大家，當時刊刻謄寫文集甚多，今予所見者，草

廬支言集一百卷，虞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遺稿六卷，范詩書坊本七卷，揭詩書坊本三卷，揭曼碩集五十卷，內闕十三卷，楊詩書坊本八卷，危有手筆詩文十餘冊，在危山處，予從潮州人家追還，其借去二冊，止存一冊，未分卷。他如草廬諸經著述、范燕然等諸稿、危雲林等集，皆未嘗見。圭齋雖宋學士所序，七年寓燕之作，亦皆不復可見，僅有其家近年收錄三冊耳。固予寡陋而然，要之其所存亦鮮矣。噫！諸公人品高下，固自有定論，而其文章論議，皆一代奇偉，後學所不可不知者。今僅踰百年，而皆不可得見，借哉！吾家虞文有補遺，揭文有續錄，歐陽有第三冊，自餘有得則姑附漫錄中，吾家子弟尚有以知予意也。

〔〕「候」字明弘治本作「郡」。

水東日記卷三十九

寰宇通志序表凡例

寰宇通志有景泰七年五月十五日御製序，是月初九日所上表，陳德遵筆也。總裁則關中五人，纂修彭時等四十二人，有引用書目，有凡例。此書印裝已備，方欲下頒，適天順改元，遂已。之後有重修之舉，即大明一統志也。茲用略具當時序表凡例如左。

序曰：昔孟軻氏之意，以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致。朕亦以爲地之大也，山川之邈也，苟求其已然之跡，則其理有定，雖萬邦之廣，其事物之實，可坐而得。故古之人求博於其約，求難於其易，務簡以盡煩，務瀋以盡遠，率猶是也。嗟夫！深居九五而欲知四海萬邦之詳，不出戶庭而欲究古今興替之悉，自非大有所從事焉，則雖役耳目於宵旰，疲精神於簡編，安能得博，且難盡煩，且遠於務求之頃哉！是必如堯、舜之知不徧物，急先務乃可耳。於戲！禹貢不可尚矣，周禮職方氏亦成周致治之書。至於後世紀勝之類尤多，然皆述於偏方，成於一手，非詳於古則略於今，非失於簡

便則傷於浩繁，不足以副可坐而得之意。肆朕皇曾祖考太宗文皇帝嘗思廣如神之知，貽謀子孫，以及天下後世，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實之凡有關於輿地者，采錄以進，付諸編輯。事方伊始，而龍馭上賓，因循至今，而先志未畢，則所以成夫繼述之美者，朕焉得而緩乎？竊嘗觀之，善其事者莫先於知，知者所謂務求其已然之跡也。是故語上而不察日月星辰之麗乎天，四時五行之成乎歲，則徒見夫形而上者，其何以參高明覆幬之功？語下而不察百穀草木之麗乎土，山川嶽瀆之別其區，則徒見夫形而下者，其何以贊博厚持載之力？語人而不察聖愚賢否之殊，其情可予、可奪、可親、可疎，語物而不察洪纖高下之各，其類可裁、可培、可傾、可覆，以至語爲天下而不察古今事物之異，其域與時可興、可觀、可因、可革、可損、可益、可勸、可懲，而志其實，其何以副祖宗思盡財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民之志於悠久哉！此朕之於是編所爲惓惓而不敢少緩也。間與二三儒臣商之，使或先後有一未備，不足以全其美，乃復遣人采足，其繼俾輯成編，爲卷凡百一十有九，名曰寰宇通志，藏之祕府，而頒行於天下。蓋不獨以廣朕一己之知，而使偏方下邑，荒服遠夷，素無聞見之人，咸得悉覩而徧知焉。則知之盡，仁之至，庶幾乎無間於遠邇先後矣。

表曰：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同知經筵事臣陳循，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同知經筵事臣高穀，光祿大夫、少保兼吏部尚

書、東閣大學士、經筵官臣王文，資政大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經筵官臣蕭繼，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經筵官臣商輅，伏蒙皇帝陛下命臣等充總裁官，修寰宇通志，茲者編輯已成，凡百一十有九卷，謹用繕寫裝潢進呈。臣循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仰一人而定天下，作之君，作之師，睹萬國之在目中，有其人，有其土。雖疆宇廣大而無外，惟聲教漸被之有餘，誠曠古所罕逢，實今日之幸遇者也。粵稽虞廷，五服五千，大禹任土而作貢，商家九圍九有，成湯纘服以建中，與周禮之職方，暨秦皇之分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域，在聖世莫不尊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之仁綏萬邦，均陶化育。惟古帝王之統御，咸資簡冊以考求。氣習剛柔，緣高山大川之限隔，物生豐瘠，縣來今往古之差殊。固分野應乾象而分賴，民彝匪坤維能易，隨時因革，爲郡爲縣爲州，循分高卑，相統相承相屬。徵輸貢賦有無之攸見，巡狩朝覲道里之所經。上而宮室城邑國都，製有關於禮度；下及人倫德行道誼，事有補于勸懲。凡當景範于前聞，或足表章于後代，如金玉珠璣之爲至美，猶布帛菽粟之不可無志。雖纂于胡元，奈篇帙浩繁之靡恃，書嘗筆于聖祖，適承明製作之未終。夫既有所啟于先，信當無少稽于後。況聖作物覩，車同軌而書同文，道洽政通，化愈隆而德愈盛之時乎！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富貴崇高，孳孳乎惟文教是崇，業業乎惟皇圖是保。繼志述事，成欲就未就之功勳。制度考文，授當行而行之法式。銳聖情于要典，運神算

于淵衷。謂九山九川以盡禹貢之九州，與四荒四裔以至爾雅之四極。自東西，自南北，無遠邇，悉人于編摩；若秦漢，若晉唐，暨後先咸歸于纂輯。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形勝名望，錄奚彼此之分？詩書所稱，史傳所紀，人物才良，載靡古今之間。俗不嫌于鄙，雅賢豈論，夫窮通咸在，所收均爲可述。詳其大而略其細，惟故實之是珍；存所信而遺所疑，必見聞之足據。辭可以興觀羣怨，微鉅兼該；事或關常異盛衰，取舍惟當。比之前志，其文須省，其事須增，是乃全書，勿求爲同，勿求爲異。欲使撫卷帙，洞燭乎八埏；庶幾坐廟堂，克知夫四表。豈徒資翫一時而已，將與天下後世共之。此誠聖明知周乎萬務，上符祖宗，高出于百王者也。臣循等章句末學，樗散凡材，挾冊登朝，本以任夫粗淺；按圖應制，實未達于精深。以管窺蠡測之微，究天覆地載之大，敢不效慎勤于筆札，期酬報于簡編。雖義類凡例，大有據依，奈詞意腐庸，鮮能稱愜。次第無法，詳略過中，文采弗彰，事蹟未備。望特垂于原宥，賜弘運于斧斤。有社稷，有民人，萬載永昭于圖籍，得祿位，得名壽，四海溥戴于生成。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凡例曰：一、凡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勝、風俗、土產、城池、祀典、山陵、宮殿、宗廟、壇壝、館閣、苑囿、府第、公廡、監學、學校、書院、樓閣、館驛、堂亭、池館、臺榭、橋梁、井泉、關隘、寺觀、祠廟、陵墓、墳墓、古蹟、名宦、遷謫、留寓、人物、科甲、題詠等類，各司府州，或載或合，

皆從其所有無，所載之下書州縣名。而州縣字，或有或無，悉從舊文，庶不失實。又如名宦、人物等類，書鄉貫州縣否亦然。其樓閣、堂亭等類下，或有不註廢毀等字者，見其尚存也。

一、各司府州之城，牽連附書于山川等類下，獨兩京之城大書，并書各類視他處較詳者，重京師也。一、郡名止書前代所名，今不因者，庶省重複。一、各司府州所通有而名異，如山川之類者，皆書通有。而名同，如土產、穀米等食物，又如公廨、縣非附郭，及其所屬倉庫、稅課、造作、織染司局、陰陽、醫學等類雜職官司，額止一所，無多寡有無之異者，則皆殺煩不書。獨學較不殺者，崇文教也。其僧道司則以寺觀爲其所統，故于司府州縣所在寺觀之下附見。一、通志所引用，如書則曰「某書」，非書則曰「某云」，非引用者，據實書也。一、書法或有不一者，蓋仍舊文而然。不拘書法，而仍舊文，懼穿鑿失真也。一、凡事覈而所自出之書或涉不經，亦所不棄。一、所進通志表多舉纂脩類例，可以互見，故不復贅於此。若書目多不能具，今大明一統志家有而人見之，云多李少保、呂逢原所爲，彭則進總裁也。

水東日記卷四十

詳記瀛國公事

日記三十七卷已載瀛國公事，近見寰宇通志、政和志、符臺外集，乃知此詩余應作，袁忠徹以爲虞先生作，非也。通錄於此。

通志云：國朝之初，閩儒余應因讀元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己子之詔作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維昔祖宗受周禪，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

政和志云：「福建政和縣儒學訓導余應悲宋室以仁義亡，因覽虞文靖公爲文宗皇帝所草順皇帝非周王己子之詔，撰詩以述其事。」詩同，但「賜宴」作「錫宴」，「仍歸」作「乃歸」，「祖宗」作「宋祖」。

袁忠徹所紀則曰：「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謁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見斯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己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鐵木兒請於文后卜答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隣真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濶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且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燕鐵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巉巉等定議，立姪妥懽帖睦爾爲皇帝，且詔尊文后曰：『燕鐵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

『噫，嚼餓秀才，怎麼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繇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迨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爲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於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天使宋之遺孽滅胡之報復也。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于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笑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爲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楊鼎自述榮遇數事

今戶部左侍郎楊公鼎有自述平生榮遇數條，多可徵者，間摘其要於此。

國朝之制，册后妃并親王行傳制禮，雖公侯伯之封不行，獨進士行焉。王侯受封謝用上表禮，雖三公九卿不用，而進士獨用焉。王侯上謝表，上不御正殿，不更服，百官不朝服，不稱賀。惟進士上表御正殿，更服，百官朝服，侍班稱賀。重科目得賢也。

正統十二年二月十八日，朝廷以人才須先作養，方得實用，文華門會官，以狀元吉水劉儼、淳安商輅、榜眼天台杜寧、廬陵陳文、嘉禾呂原、關西楊鼎、探花監利裴綸、陳倉劉俊、庶吉士西蜀江淵、武城王玉十人者預選，惟寧一人侍講，綸、儼、輅三修撰，淵、文、鼎、原、俊五編修，而簡討一人，玉也。今日於東閣以學士提督進學作文，遇會講經筵則侍班。是月二十一日得旨也。

正統十四年十月，北虜犯順，詔選翰林六科六部屬各道官十五人，各分要地，授監察御史，勅令選練民兵，兼統軍衛，以爲保障，境內竊發，即時殄滅，京畿有警，躬率策應，凡軍需機務，悉聽從便區畫。蓋侍講徐理彰德，編脩楊鼎濟南，簡討王玉衛輝，給事中金達順天，王庾，賂州，御史白圭澤州，李賓懷慶，夏裕兗州，戶部郎中謝佑大名，主事王偉廣平，刑部郎中陳金

保定，主事姚龍河問。既擬以它事不果行者，給事中孫祥，主事汪濬、王槩也。

天順三年四月六日早，有旨賜侍郎、僉都御史、通政、詹事、學士、卿尹等官若干游西苑，先酒飯於左順門東北廊訖，趨右順，出西華、西上、西中、西苑四門，北入椒園，至行殿。殿枕太液池，下瞰如鏡。出北行至圓殿，繇東城門入上殿。殿前古松極奇怪，又置翠屏岩，郭公磚，木變、太湖等石。從西城門下，北至太液，歷御橋，再北至萬歲山，繇西路入山徑，傍有仙人、老虎洞。抵絕頂，人廣寒宮。兩傍圓亭，東曰玉虹，西曰金露。兩亭下次第又各兩殿，東曰方壺，次曰介福，西曰瀛州，次曰延和。山半坪間有仁智殿舊址。自東路出山至九間殿，過黃船廠，過北關口行殿，又西從湖岸折而南，至養牲房，所養者皆珍禽。經虎城至小房子，又名賽瀛州，前後左右皆有殿，中兩傍有水閣，山頂之殿狀如廣寒殿，前有水碎出山腰，垂如珠簾然。流至石池西流，從石龍口吐出，復伏流山下殿前。殿之前鑿石爲流觴曲水，水拆流至東池。衆皆小憩，啜茶畢，出此復南，入湖中，過橋亭，至南臺行殿。前有石砌直階約數十步至水中，是爲釣磯。前所歷覽，皆上游幸所也。既而賜宴於殿之左。既出，仍繇西苑門入，至西華謝恩叩首，始各散歸，霑醉者多。前此，內閣尚書等有賜，此不能記。

天順六年壬午，上元節朝畢，賜常宴九子於闕前，忽中使傳命，召公孤、公侯、駙馬、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學士、通政、卿尹等官若干人至午門裏，宣旨賜觀燈。於是繇右順門

入，傍武英殿過御橋北行，歷思善門西折，而繇仁智門至仁智殿前。丹陛丹墀設燈幾千盞，各極其巧異。詣殿內，中設御座，後樹青斧宸，上有升降珠龍。四圍諸燈，或沙，或魃，或不，或木，或瓦，或甃，或絞綃，或琉璃，或線結，或剪刻，雕鏤製體，莫能形容其詳也。東西壁下數百竿，飛則鳳、鵬、鶴、鷗、鴝、鴉、燕、鵠、鴻、鴈、孔雀，而潛則蛟、龍、龜、龜、鼈、黿、蟹、蜃、鯢、鯨之物，走則麟、犀、獅、象、虎、豹、牛、馬、犬、豕、驪、鹿、兔、熊、羆，而微則蜂、蝶、蛙、蚓、蝎、蚌、蟬、蛾、蝦、蟹、蠃之類，水陸飛潛，無不備有。此日燈也，殿左設一櫺，內蘊圓機，轉上樹十餘人，各異衣冠，左出右入，周而復始。兩傍又樹兩人，以杖笞之，若使之出入然。殿左設一鼓，倚立一童子，執雙槌，兩目口舌俱能動搖闐闐，以槌左右擊鼓，儼然若生。從容敬觀訖，出至奉天門，賜宴於右廊，極其品味之美。

皇上卽位之明年，歲在乙酉，既擇孟春吉日祈穀，禮上帝於大祀壇。復擇仲春元辰，親耕於南郊。其禮儀悉遵祖宗以來斟酌古今定制。前二日進耒耜，御覽畢，以鼓吹導出郊外。預命朝臣一十二員，充三公、九卿，從耕左右。於是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禮部尚書姚夔，兵部尚書王竑，工部尚書白圭，吏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彭時，戶部左侍郎楊鼎耕其左，廣平侯袁瑄，隆平侯張佑，定襄伯郭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陳文，吏部右侍郎尹旻，通政使張文質耕其右。是日駕出，鹵簿導從，詣大次，服袞冕，禮先農畢，易常服。戶部尚書

馬昂進耒耜，耕藉三推訖，詣坐大次前望耕。從耕者各五推九推訖，京尹及赤縣令率耆庶終畝。禮畢，宴勞百官，香宿於藉田畔，還賜三公、九卿、司徒等彩緞、楮幣各有差。

成化元年三月十日，上幸國學，鹵簿大樂前導。詣學，服皮弁，首謁先師孔子，行釋奠禮。惟正位上親行獻爵，其四配十哲、兩廡從祀諸賢，各遣文職大臣祭服分獻。於是少保兼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文、工部尚書白圭、戶部左侍郎楊鼎、東配、東哲、東廡、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昂、兵部尚書王竑、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彭時、兵部左侍郎王復、莫西配、西哲、西廡、其公侯、駙馬、伯、都督、文官三品以上，翰林院簡討以上，國子監各官陪祭畢，上易常服，分獻陪祀官亦易服，同文武百官俱詣彝倫堂。上升座，祭酒、司業行禮訖，進講，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升堂，賜坐侍講。講畢，賜茶。上還朝，百官慶賀。翌日，祭酒率學官諸生上表謝恩，各賜襲衣，并楮幣有差。

脱脱封諡

虞臺嶺觀音堂記，康里脱脱二子：鐵木兒塔識、達識帖睦爾，父子俱有傳在元史。惟達識帖睦爾稍劣。云此碑至元五年立，已云和寧忠獻王，史乃云至正初封諡，蓋史誤也。

人肉油點不圓

肉羹肥油點皆圓，惟人肉羹點皆半側不圓，食人肉多者睛有黃色，頭恒暈欲墜地。洪武初經亂人皆能言之。今日總鎮諸公語如此。

代邸金符冊寶

楊郎中琛、馮御史徽、聶御史友良言，近於代邸得拜觀金符，上有陰文謹身之符□字，王印妃印累朝冊寶，洪武、永樂中所製者，制範書刻皆極精工，近年所頒則不迨，遠甚也。

劉江本名榮

劉江事見前，近從廣寧侯安家詢知□本名榮，父諱江，仍其籍名，後改今名矣。蓋俗從戎者，□仍故爲戶舊名，雖數世不易也。楊文敏公撰廣寧伯劉榮碑失言其故，致不明耳。執筆文人不可不知。

附錄一

四庫全書總目水東日記提要

水東日記二十八卷，明葉盛撰。盛有葉文莊奏草，已著錄。是書記明代制度及一時遺文逸事，多可與史傳相參。其間徵引既繁，亦不免時有抵牾。又好自敘居官事蹟，殆不免露才揚己之病。王士禛作居易錄，多自記言行，有如家傳，其源濫觴於此，古人無是體例也。至於辨請禁官舍家人操習一疏，謂人誣其子與官舍鬥鶴鶉不勝，因有是奏，深自剖析，連篇不已，抑又淺之甚者矣。然盛留心掌故，於朝廷舊典，考究最詳。又家富圖籍，其葦竹堂書目今尚有傳本，頗多罕覩之籍。故引據諸書，亦較他家稗販成編者特為博洽。雖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取長棄短，固未嘗不可資考證也。

附錄二

明史卷一七七葉盛傳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師覆土木，諸將多遁還，盛率同列請先正慮從失律者罪，且選將練兵，爲復讐計。郟王卽位，例有賞賚，盛以君父蒙塵辭。不許。

也。先迫都城，請罷內府軍匠備征操。又請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章七八上，多中機宜。寇退，進都給事中。言：「勸懲之道，在明賞罰。敢戰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當賞。其他守禦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大臣陳循等議召還鎮守居庸都御史羅通，并留宣府都督楊洪掌京營。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窺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荊、倒馬諸關，寇退幾及一月，尚未設守禦。宣府爲大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洪等既留，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帝是之。尋命出安集陳州流民。

景泰元年還朝，言：「流民雜五方，其情不一。雖幸成編戶，而鬥爭讐殺，時時有之，宜專

官綏撫。」又言：「畿輔旱蝗相仍，請加寬恤。」帝多採納。京衛武臣及其子弟多驕惰不習兵，盛請簡拔精壯，備操守京城。勳戚所置市廛，月徵稅。盛以國用不足，請籍其稅佐軍餉。皆從之。明年，上弭災防患八事。帝以兵革稍息，頗事宴遊。盛請復午朝故事，立報可。當是時，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多盛與林聰爲首。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與議大臣或不悅，「彼豈少保耶」，因呼爲「葉少保」。然物論皆推盛才。

擢右參政，督餉宣府。尋以李秉薦，協贊都督僉事孫安軍務。初，安嘗領獨石，馬營，龍門衛，所四城備禦。英宗既北狩，安以四城遠在塞外，勢孤，奏棄之內徙。至是廷議命安修復。盛與闢草萊，葺廬舍，庀戰具，招流移，爲行旅置煖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賦屯卒，立社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鷓鴣諸堡次第皆完，安由是進副總兵。而守備中官弓勝害安，奏安疾宜代。帝以問，盛言：「安爲勝所持，故病。今諸將無踰安者。」乃留安，且遣醫視疾。已又劾勝，卒調之他鎮。

英宗復位，盛遭父憂，奔喪。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制，不許。瀧水瑤鳳弟吉肆掠，督諸將生擒之。時兩廣盜蜂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聞，餘止類奏。疏至兵部，駁不行。盛與總兵官顏彪破賊砦七百餘所。彪頗濫殺，謗者遂以咎盛。六年，命吳楨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

憲宗立，議事人都，給事中張寧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廣東。初，編修丘濬與盛不相能。大學士李賢入濬言，及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辨。稍遷左僉都御史，代李秉巡撫宣府。請量減中鹽米價，以勸商裕邊。復舉官牛官田之法，墾田四千餘頃。以其餘積市戰馬千八百匹，修堡七百餘所，邊塞益寧。

成化三年秋，人為禮部右侍郎，偕給事毛弘按事南京，還改吏部。出振真定、保定饑，議清莊田，分養民間種馬，置倉涿州、天津，積粟備荒，皆切時計。

滿都魯諸部久駐河套，兵部尚書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徒民耕守。帝壯其議。八年春，敕盛往會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初，盛爲諫官，喜言兵，多所論建。既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久虛，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疏，言守爲長策。「如必決戰，亦宜堅壁清野，伺其情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再來。又或乘彼人掠，遣精卒進搗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帝善其言，而圭主復套。師出，竟無功，人以是服盛之先見。

八年轉左侍郎。十年卒，年五十五。諡文莊。

盛清修積學，尚名檢，薄嗜好，家居出人常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不爲身計，有古大臣風。

偽庵雜著

假菴雜著

崑山歸昌世文休

山水近則使人狎吾郡之虎丘也遠則使人思吾
郡之洞庭也狎則屠沽臧獲驟錢擁紅救而山靈
不能拒也洞庭則不然每見有屢約而悖太湖一
帶遂若遠如台蕩然山靈頗不愛俗子所以虎丘
劫火一燒茶樹再伐游屐亦漸稀矣
友輩有談及官府及交易事者不必近惡其俗也
有談閭閻及人隱過者不可近畏其陰也
古云刑不上大夫所以裴袖先之獲罪張嘉貞請

杖之而張說固爭謂以養廉恥也。劉滄失守富公等咸謂當誅而范希文獨不可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此真保全善類之深心哉。知幾所以為神。

李長蘅每言優人宜賜坐以盡其長此亦是一見。但坐則不能轉動作勢生且猶可至於淨外則一坐幾同木偶矣。自可從衆不必立異。

詩至今日欲求新難矣。會稽公安景陵之阱設于前。一失足則墮入矣。拘格律則又苦因襲而格律二字則千古不可越能於執筆時根極性情直進。

所見寫得真至快暢陡然動人則新矣非是則決不傳。

讀孔明全書覺得溫厚懇篤無處不沁生平論交安得有此真實光景所以友天下士不如尚論古人伯鸞擇孟光孔明擇黃承彥女椎髻舉案猶是家常而木牛流馬之法則更異矣嗚呼此所謂伉儷耳。

腐莫腐于譙周矣其與杜瓊言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固宜其勸後主降乎要之其覓性自具不係論

說即其初謁孔明而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孔明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其拜為勸學從事亦稱其素耳當紛紜之世即鈍士不得不為藥籠之收亦具見孔明休休之度王右軍帖云譙周有孫高尚不仕殆非周之象孫耶地震聲如雷而其聲一往不回乃有徧天旬旬作聲不止者乃鼓妖也崇禎二年余寓吳門之雙塔禪院半月中凡兩聞之四月廿九之午刻閏四月十二之亥刻也時天子明聖而災異屢見亦所不解

歡樂亦有闕限到恰適處便可回頭閱視其中利害過此便昏

忠臣告君自有體如不明兩出師表前和平後激烈雖極庸主可以感動而李邕之讒遂至被誅嗚呼誰謂後主懦信孔明誅李邕英主亦不過爾評古人者大率任其意中揣摩一二自謂破俗流作古人知己可謂高矣但有我一持論不相古人不就我意畢竟虛却自心就古人評古人可也寫竹畢竟易于作字兒曹寫竹儘有可亂真者至落款兩三字即竭力摹來終不似也

凡看詩文初入眼時清鑒炯然美惡無纖毫能遁
至閱數篇後與作者之意稍合便生護惜稍離便
生厭棄為識神所役故也所以看書當虛神靜志
則欣欣不生
閱詩文亦不難如不得一篇之中自有作者精神
結聚處但澄心一觀到此處漠然定是學識不
開如與古人面相賞也若此處漠然定是學識不
到
風聲令人悲雨聲令人靜此際得句必佳
退一步人時追維往昔或念故交零落或悔前

事○都○非○或○念○昔○日○之○貧○賤○則○事○宜○歛○恤○或○念○昔○
日○之○富○貴○則○念○頭○亦○一○空○定○有○進○處○
畢○竟○帝○王○自○有○天○命○如○彭○萊○之○說○馬○超○豈○非○崩○徹○
之○說○淮○陰○系○而○卒○以○誅○死○且○詆○孔○明○為○荒○悖○其○人○
已○先○死○矣○書○以○懲○後○之○為○不○軌○者○
先○主○屢○不○免○宥○凶○大○類○漢○高○然○漢○高○滅○項○即○興○昭○
烈○遇○操○難○已○十○倍○于○項○而○肘○腋○之○下○復○有○仲○謀○安○
得○不○偏○安○哉○若○無○孔○明○亦○未○可○知○耳○
世○間○山○水○若○不○將○詩○酒○書○畫○鼓○吹○便○是○頑○山○死○水○
耳○故○能○詩○酒○書○畫○者○多○於○山○水○有○緣○

試繹讎字之義。兩佳矣。言為之間。遂成讎耳。久別乍逢。至友自有一種喜躍。旋而感歎。歷歷叙別來景狀。不覺真懇悲切。乃往。不見友人。當此泛泛不經意。此必漠然無情人也。金蘭籍中。便可除名。

聞笳而悲。聽歌而泣。感當其窮。則反也。

婁東兵順菴侍御鑿池得碑。乃兩面俱。子瞻畫竹。贈賈耘老。其風篠一枝。題句見集中。縱筆沉快。一晴一風。而矩度不失尺寸。至晴竹一竿。坡勢隆起。正意曠神閒。時作也。今眉公移入余山房。作清供。

矣。

畫竹之妙盡於與可之教子瞻數語矣。顧胸中成竹急筆追之。此藏真所謂語疾速則然耳。亦有風日和美意靜神閒送筆多思徐商位置乃至一柯一葉顧盼成妍。正書法所謂遲以取妍也。領畧深者方知與可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良然。息齋殆工似不工意也。四百餘年來仲圭時似與可。仲昭極似息齋。

白民之竹的師仲圭。歎識皆背。余每見其解衣盤

薄執筆岸然恍坐我渭川也一日為金女画扇筆
未下神色頗頽勉為之未甚毀扇而起乃如意地
則宜輟筆

画竹不惟有氣○薰○亦有聲○白○民○之○画○經營慘澹奮
袖而成勃○有氣○余非飲半酣○筆不能奇○當其醉
嘯○發墨縱橫怪石危幹○颯○欲動○殆將睥睨○古人
自出意用也○胸中無事○耳目俱潤○何所不出○况筆
墨之事乎

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作書画法也○
讀書則胸次澄虛○耳目超曠○骨節俱靈○知此須悟○

入難為俗子道。熟處停筆則新意自生。慢處急送則弱情陡舉。白民之拙於石猶余之拙于枯枿也。孫位之水張南本之太約則致精正不必兼。

寫生須毫筆寫意則秃管殘毫唯所用之。石骨不可多皴多則近画工氣勁筆畧鉤方有士

氣耳。

石好不用鋪苔。唐宋山水多不着苔者恐山脉石骨反為苔掩也。叔明之枯苔仲圭之密苔獨闢千古未有不免便後人藏拙。然仲圭画竹旁石亦累

累幾首。又不類峯頭山脚也。

余自喜狂草。每領筆時。意欲有伯英、長史。當其快
意旁觀。責以有飛鳥驚蛇之嘆。顧耳食者。往往以
希哲尊之。真夏蟲語。為之捧腹。

余寫竹頗自謂得行草書法。酒後筆前。雄快中自
有机杼。

橫掃幾幀。不能盡妙。自可達他標格。位置不落夾
耳。若秋霽。明軒名花。韻妓素腕。和墨纖指。展絹小
飲清醞。爾時掣筆。生風聲。韻蔚起。橫筆正。熱殘瀟
欲飛。亦是人生一快。

春山淡冶而如笑
秋山明淨而如板
晴竹也夏山蒼翠而如滴
雨竹也冬山慘淡而如睡
霧竹也

海上陳子有太僕先生家藏文湖州竹一大慎絹

墨完好橫枝抗風筆意靜深神情簡遠梅道人諸
名家題咏餘地今遂如別去廿年故人時入夢想

山陰草書搭鋒不過三字余筆酣時或連綴四五
方輟筆再行其行止不得不然耳

余每論書筆前湏有性筆下湏有才吳中一二名
家有純用遲澁云匆不及草書古人定非欺我

不知古人此語大都指章草二、三之作不啻楷也。若伯英知汝殊愁一帖神奇起忽豈逐筆描畫者懷素自敘云語疾速則曰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此何以解乎一篇自有首尾一行自有疾徐豈可以性之所近而偏執一法抹殺古人其誰信從得無所謂才與性未兼備乎。畫小幅及扇胸中亦須構尋丈之勢縮用之則境界寬若長廊粉壁尋丈紙絹則須以千尋竹胸次縮入之故画竹宜用縮法不宜用伸法常使有餘書法亦然。

書畫俱以平實簡澹為極。諸字不跳擲。畫不怒張。恬寂入玄。乃可窮變。然須得之。縱橫排蕩之後。如所謂轉入平淡。則可耳。此際良難。

綾絹高麗前紙。金箋扇面。書時多病浮滑。須加意。構風骨。多年製紙榜紙。及今閩楚越中。江右嶺剛。澁有鋒。宜寫山水大幅。若書宜濃墨。作擘窠文。衡山先生常用作雙井大書。最稱。今宛陵涇縣紙甚緊細。受墨。蜀中薛濤箋。長丈廣三尺。堅厚潔白。可愛。點筆有生氣。右軍云。弱紙強筆。強紙弱筆。須擇而施之。筆紙相得。亦是一樂。

程君房方于蔥墨茅順之筆亦書家之寶也然妙
在三十餘年前方、程兩君下世墨事衰矣篋中尚
有方、程初年墨十餘挺紫光燭不可迫視近程
孟陽墨真賞一種佳絕入水試之殆過于兩氏也
今尋常新墨而光亦有燭然者借膠光也膠退則
光晦獨方、程昔年之墨彌久而光不減焉得不珍
重之茅筆鋒長管細轉動剝捷然時有太取犀銳
不避卑薄端彰生前余每戒之其他如黃朝元黃
朝輔文甫亦今穎君之冠文甫即朝輔子也陸希
高之子永年殆軼茅而跨黃精妙橫絕一時其人

亦少年娟美能酒能歌而惜已矣至戀一妓交頸
縊死癡絕陸郎使人魂傷心死矣然於諸氏精能
之後而獨以偏師奪聲價者黃文甫茅道生兩人
耳其他鹿鹿都不足道

父與可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子瞻自云吾
竹雖不及石似過之余于白民亦云
富貴驕人者其神常怯以貧賤驕人者其氣常充
何也富貴有得失之患故不似貧賤進退常適耳
夫貧賤驕人者多怨富貴驕人者多嫉此以知人
情寧怨貧賤不怨富貴

貧士寧為介。毋為容。願亦在胸次。何如耳。果有毅然不可奪之節。即容亦終不可狎。其可狎者。必其無特操者耳。

董玄宰榜書。真能寫大字。如小字。可稱獨擅。但效米體。則無不佳。婁子柔任意揮灑。自成眉目。特晚年欲避奴書之誚。乃極意摹山陰。正不必也。然其摹玉濃姿豐肉。亦復娟好。而細翫神情骨氣。終在元豐。紹聖間。筆性筆才。童時已分。此何可強。玄宰之筆性靈。子柔之功夫。實靈則任意多。實則就法多拘。所以玄宰下筆太輕。率而隨處飄洒。

子柔。下筆極沉着。而時有皆拖。希哲大草書。長槍大劍。袒裸入陣耳。野氣不除。不如其小行楷之妙也。真是風流蘊藉。頹盼有餘。

裴晉公曰。鷄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可謂達矣。而臨終乃云。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何其与前語刺謬也。乃知前是偶然興到之語。畢竟有係戀在。

甲問乙曰。我有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子有千金。於我何有。何為敬事。子甲曰。我與子中分之。子敬

事我乎乙曰中分則我与子等耳何為敬事子甲
又曰吾全以千金予子敬事我乎乙曰子貧我
富子敬事我可也我何敬事子

有物於此持以與人其人初辭不受纔受即擁為
己物旁人索之則吝弗與矣故君子不輕與以開
人之吝

假貸不及財。以全交。以長厚。

夏九範先太僕高第也能為微言令人絕倒嘗言
有問龍鮓味何似答之曰似鬼肉

督學較士鹿城兩縣各題一是虎負嵎二句一是

乞其餘不足二句有問九範二題難易答言虎負
岨題較易問何故曰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
九範身最短有許景雲先生亦以短名而稍長於
九範許乃誇夏云世人皆似君我亦可謂長夏答
云世人皆似君我亦不為短
余嘗東李萍槎云弟近狀無似文章不售世翰墨
不療飢李答云文章名世矣售則無名翰墨療俗
矣不飢即俗為之撫掌一喙
歷代之亂莫酷于晉胡人亂華神州陸沉天子無
寧居計窮勢迫夷為奴隸諸王相殘殺士大夫拱

手清談、方鎮收、伯刺史更相殺害、勤王之師不聞、
雖有陶士行、劉越石、祖士雅、溫太真、荀道將、郝太
尉諸公為捍禦、而地蹙兵弱、迄無成功、則以清談
無用之釀禍已深、召此弥天殺運、雖孫吳韓白復
生、不能挽也、先白望而後實、用其萬世永鑒哉、

紀季父遺事遺言

丙午秋闈之後，余竣事歸。季父謂余曰：汝此番自謂可得否？余曰：七義幸不大謬，願何敢必得。季父曰：不然，功名得失，誠未可知。願亦當預策其來，先立定主意，來便不着忙，勿如世人一時耳目無主，自亂方寸也。

季父常言：人謂吾矯情，吾已甘之。大都今世人，品須就性之所近，極偏至一路，去做方易成就。今人動必曰：中庸。誰是中庸哉？季父嘗言：人情萬不可徇，如一中舉人，世俗必曰

宜立官戶以庇宗親。又曰宜收幹僕以充役使。兩
言似近情實宜禁絕。若一時隨俗波流。至後日追
呼徵比。急之不能。緩之不可。或至成怨。為累甚大。
至於濫收奴僕。尤宜痛戒。其一時爭欲附我者。意
在倚勢作威耳。駭既無用。點又生事。或能書者。量
擇一人。察而用之。若夫絕官府不請。苟知自好者。
皆能之。又不如前情之易徇也。宜嚴立此戒。以貽
子孫。

季父曰。僅百畝。初立官戶。至及二千。大抵外舅金
氏為多。後一二宗親之貧者。輸納不能及期。兼以

黠奴乾沒乃更鬻產代償度不能繼遂與先君謀
盡推出所寄田廢官戶而自聚其通族之田立一
排年戶同於編氓樊崇軒邑侯委曲從之給一牒
以垂永遠樊署牒尾云賢者所為每事令人三復
念當役作苦再三強之而不得也每對人嘆息以
為不可及

張元長嘗貽書于余有寧為宋人毋為晉人之語
季父頗然之謂趣味二字宜辨風華嘉逸不過博
得一趣字全是為人若樸誠拙守精神向裏面去
即不言不笑亦自有味宜三思之

余嘗終日侍季父坐未嘗發一言而使人悚然消
其邪心恬寂冲融神情自相映屬不至枯槁
季父結陶菴於西江村時二來往村中命小童攜
胡床自隨倦則擇美蔭坐憩村人化之怒詈之聲
不聞余一日過季父未到江村半里許見兩媪反
唇其一稍黠者云若無歸六相公在近必痛詈汝
也

辛卯以前季父豪氣未除長情浮白縱浪山水間
壬辰計偕北上止張黃門可菴先生邸舍乃親姊
丈也習見其布素藜藿內外臧獲斬以清細約果

毅心竊重之下第歸乃愴然更始痛自刻勵以剴
決自矢事至剴然至乙未計偕識吳子往先生於
京師下第同舟遂止梁溪識高存之先生乃始銳
意聖賢之學刻勵十倍於昔矣未幾而病姚孟長
以為操功太緊精力易疲余以其言徐進之季父
答曰吾無以可操也但唯恐一刻不精明此或畧
費簡點耳

季父晚而識姚孟長欣然謂余曰汝所交往如孟
長乃第一流人吾向來胸中覺格二未化自見此
吾心花頃開

季父与邑侯樊玄之先生臭味契合。然歲不數數見樊先生。貽書邑中某曰。世上有俗人欲絕。不得。世上有賢人欲親。不得。

余從遊季父數年少時習氣未除。每多詰責。然未嘗有愠色。必漸陳大義。動以至情。使人慙悔無地。旋復怡然。

余看四書。季父戒勿使閱講章。須將白父平心理會。誦讀幾過。其義自見。

季父看書。必手自丹鉛。極其精工。故帙如新。使人不忍觸手。每見人批閱書帙。墨瀟淋漓。必為為感。

頌

季父愛淵明集不去手時，諷咏有顏清臣殘碑一紙蠹蝕過半，乃手截其零落幾字集成陶句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及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等語至今猶存。

季父謂余作詩宜五言古以寫性情若近體為格律所縛縱極佳吾所不喜。

乙未之中秋余從季父及高存之吳子往西先生乘月渡太湖之洞庭月翳微雲一望泱泱至次日早抵鼇山微雨沾衣同屐步至包山寺懷竹上人

房休焉自此每不。季父課余時義一首及午完飯
訖即同出步不用向導信足所之遇林麓深蔚或
湖溪山椒靜憩良久而還高先生善琴夜則余輩
息氣靜聽乃屈原問渡一闋悲淒感人是羽聲也
季父命余習之每夜指授一則凡七則而曲終焉
然先生自謂得之嚴天池親授而餘曲尚多今不
復憶止屈原一操雅酷愛之遂至今不廢後先生
殉國迹與三閤大夫同亦奇矣
寓梁溪華藏寺時季父每日課余文間亦自作一
日拈題曰四十五子往先生與余俱未脫稿而

季父文先成。慨慷悲感百千。低回令人遂輟筆。至今為學士家贈矣。

一日拈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題子往先生文先脫稿。神奇超忽。季父嘆賞不置。歡然自謂不如已。而高先生為授梓人。載去。深集中。季父一首。復為坊中誤刻。余名。清真草改正。

亡兒時發。方八九歲。即解人意。有至性。乙巳歲。家大人為願禮。初先生聘之天雄。余復館練川。季父每至。坐之膝上。與喃語。條對詳明。季父喜甚。每曰。阿容談一事。如我親見。述一語。如我親聞。阿容

亡兒乳名也。及詢以某經某史某集所在，即應聲云：「在書厨中某處第幾部。」一簡即得。季父欣然摩頂，移時乃去。

丁酉年，余從游季父於北郊之陸君虞氏。顧雨如張季脩二先生時攜襪過從，或談至午夜，雨如必雋永，季脩必快爽。季父擁被酬接，不覺其煩也。余與君虞乘季父小出，飲大醉，從湖石畔墮花叢中。季父歸而動色相戒，余乃絕飲一月。季父從容謂曰：「吾策汝非能絕飲者，有節可矣。余謂誓必永守此戒。」季父笑曰：「將來忽自破戒，不若今從吾言為。」

便計也。余乃悚然進三爵而退。

常熟令耿來陽先生建文學書院。邀諸公講學。季父獨不赴。余請其故。曰：學道在躬行。耶！講論奚為？辛丑之冬，惡奴徐允微肆逆於家居。余初訴之樊邑侯棠軒。以勿之解任。未了此案。繼訴於新令楊名州鶴楊。故北地濬縣人。謗陋無父。乃不知有先太僕。況於季父。妄意非真家奴。并護其青衿也。乃右袒焉。教奴反訟。一時公論大譁。邑中如朱大參、明山支中丞、簡亭諸儀部、敬陽諸先生。境外則王相國、荆石暨長公、辰玉、丁中丞、改亭、高大行。

景逸、顧吏部、涇陽錢侍御、起莘、葉玄室、吳子往諸先生、咸公正發憤、季父乃因服率余訴之督學趙趙太原人^{名之翰}也、亦惑聽於縣令、時毗陵沈湛源^{名應奎}先生以節義為東林所推、司教吾邑、力爭之、督學不能得、適江右歐陽宜諸先生名東鳳為毗陵守、剛方素著、過崑卒聞之、投袂而起、亟見督學、力持之、乃得伸命、奴於博士堂受笞焉、然季父以法不盡辜、謂不能為親兄討逆鬱、不自得、又五年、武林楊淇園先生名廷筠為督學、乃褫其衣冠、而季父已下世矣、傷哉。

季父手錄三則

勉强為善也。而世以為矯。然則將為不善乎。且天下有自直之木。不待矯也。曲木不矯。則不直。然則矯之使直乎。亡其聽之曲也。好義也。而世以為好名。然則將為不義乎。且與其不惡惡名也。寧好美名。使天下而皆好美名。則天下而皆好美名。為惡者誰乎。使天下而皆不惡惡名。為善者誰乎。處不足而不知節。則終身不足。終身不足。則終身求人。終身求人。則終身下人。終身下人者。亦終身為人。用知傳曰。馴鳥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夫

安得不馴乎。處不足而不知節者，此自斷其下領者也。

吳人徐生好諂事貴人，有貴人者不為動，有求弗與也。當食而生，在輒屏去。他有所不平，則洩怒於生。生以此慙，患疽發背而死。君子曰：徐生之似蛆也，蛆也。蛆自食其土而虛人之陰，乃以之飼鳴所自處者，下也。蟬噪高柳，鶴鳴長松，鴻飛冥鳳，皇翔于千仞，所處益高，人益貴之矣。

右三則季父手

錄未刻